永樂大典

第17冊

永乐大典·17

明·解缙

永乐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四十九庚

原藏北京图书馆

汀　汀州府

名　宦

【临汀志】：陈剑唐，大历四年为刺史。先是开元间置郡治新罗，凡两迁东坊口，剑始至。闻鼓角声堙郁不畅，进吏民问状，曰：不宁惟是，年款不登，民多疾疫。剑曰：治虽草创，堪数迁耶。愕眙久之，乃更卜西五里卧龙山之阳，曰白石村。疏其利病，请之朝而改筑焉。距今五百馀载，城池官守虽有增益，而府治基址无改於旧，民皆德之，其名虽不载於史，长老相传兴汀相为长久云。

刘岐，大中初为刺史，距迁郡八十馀载。更并之初，庶事未备，岐乃筑子城，并罗城敌楼，郡之壁垒於是乎具。

王嗣宗，太平兴国六年来知州事。太宗尝遣武卒察远方事，有至汀者，嗣宗执而杖之，缚送阙下。因奏曰：上不委任天下贤俊，而猥信此辈为耳目，窍为陛下不取。上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既而怒解，嘉其直节，令迁其官。见宋《通鉴长篇》。陈轩，字元舆，富沙人。元丰六年知州事，治尚简静，暇日与郡[1卒]郭祥正登山临水，觞咏酬酢百馀篇，邦人至今以为美谈。山谷诗云：平生所闻陈汀州，蝗不入境屡丰收。其政可知矣。后官至龙图阁学士。

陈粹，字伯光，福州莆田县人。元符三年来治州事，始至郡，劝农桑，禁椎牛博戏，严溺子令，皆因俗制弊。崇宁间迁并学舍，奏图为天下第三，赐书褒宠，卑以因任自是民亦借留。由元符讫大观凡九年，长老至今诵之。

邓强，字南美，长乐人。绍兴二年知州事，始至郡，视庙学荒圮，已慨然有更筑意，无何会诏葺学宫。即日度地得卜於州东，计庸虑材，不扰而集。周阿遂严，凡百具备。且市膏腴以增饩廪，择师儒以严课程，自为之记。谆复其训，於是升堂者数倍畴。昔人以不学为耻，越三年，登进士第者四人，后立祠稽古阁下，春秋释菜惟谨，久而敬之。

陈晔，字日华，长乐人。古灵之后，庆元二年知州事。为治精明，百为俱兴，岁拨郡帑缗钱二百贯助学，人拨隶官田百亩为诸生廪饩，减坊户刂，食盐价以利细民。俗尚鬼、信巫。宁化富民，与祝史之奸者，托五显神为女奸利，诬民惑众侈立庙宇。至有妇人以裙

襦昋土者，哗廉得之窜，窜人祝史，杖首事者，毁其祠宇。郡人广西帐干吴雄，作止俗论二千馀言，绝其事，民有疾率舍医而委命于巫，多致夭札。乃大索境内妖怪左道之术，收其像符祝火之。痛加惩禁，流俗丕变，作义冢以掩遗骼，殡无所归者以千数。越二政，弟

七千八百九十四卷

映继出守，规而随之。捐间帑以助学廪，蠲积逋以宽属县，凡营屋千馀间，翻清流路百四十馀里，自晔创桥于南山高滩角上流，至映方毕工，邦人以棠扁其桥，今名南阜，秩满皆除广东宪，至今相传为闰谈。

李华，字实夫，建安人。有才略。绍定门砌寇猖獗，禁卒喧呶。华以安丰[亻卒]护淮军来摄州事，剿外寇，平内叛於不动声色之顷，闻于朝，进三秩，除太府薄，积宝为乱。值岁饥，移栗给食，全活甚众。绩除直华文阁，因任郡。治卑陋，撤而新之子来经营，成於不日，又念民力凋瘵，乃削苗斛盐价，置均济仓，邦人至今赖之。作堂曰：见思。庵曰：景星。皆以祠公，学宫亦有公像。近郡守周晋以私憾毁见思堂，移其象於光华亭，父老敢怨而不敢言。过故祠至有流涕者，可以见其感人之深。今郡见议别卜地复见思堂，从民志也。

郭祥正，子功父，当涂人。家出於青山，一名谢公山，因号谢公山人。初母梦太白而生，梅圣俞一见曰：真太白后身。王荆公称其诗：豪迈精绝，熙宁间仕至殿中丞，签书保信军节度判官，即挂冠。号醉吟先生。李伯时为之写真，东坡作赞。时方强仕，诸公交荐于朝。寻通判于汀，与守陈公轩相欢莫逆。每于暇日，联辔郊行，觞咏酬酢，逮令所傅诗犹百馀篇。继摄漳州忤部，使者陷以他狱，五年而后直，又号漳南浪士。稍迁朝奉郎，高要郡复弃去，竟不出，有《青山集》行于世。

陈吉老，字子川，莆田人，绍兴癸丑以朝，奏郎丞清流。越三年最闻，迁通判军州事，赣寇闯郡境，吉老自将斩关破贼。长子希造字贤，复善骑射，岁丁巳自杨州录参来侍下，值吉老以境内盗起，治兵于野，希造即橐[革建]为先锋，一岁两捷。明年胡保等寇武平，吉老捕之，遇於义竿口。希造又以鍪弧先登，追奔深入，矢尽道穷，应兵不至，死之。吉老忍痛击贼大溃，曳兵渡水，溺者大半，俘[音或]或以百数，凯旋郡将以下道迎，且伤唁其失子之戚。吉老曰：马革裹尸南八，男儿事，人患不得其死耳，何至作儿女悲酸涕泣耶？时皆服其忠义。因任考满，擢帅杨州，时六县怀感，竞立祠以祀之。且为希造[并刃]庙者五，而留镇最为杰，观一附城内南台二王庙，乃希造骨肉之遗也。遗腹生一子名光祖，朝廷官之加定甲戌，光祖提点广东刑狱，汀人黄焕为连州户曹满归。光祖附金为父改辟祠宇，人乃知希造之有子通显，咸谓忠义之报。绍定间，郡守林屺为之记，列本州祀典。

王杆，字元佐，无为军人，枢密使蔺之子，清白传家。绍定间通判州军事，值内阻外讧，郡将陈孝严措置失宜，引外寇朱积宝兄弟为腹心，仇视禁卒。黄宝等愤而叛父老仓遽来告，拥悴入郡解纷，传呼通判来，叛者少戢战，俄有以刃加孝严者，杆身翼蔽之，晓以祸福弗从，怒叱之曰：若欲杀守，虽先杀我，身投于地，口鼻俱血，左右扶起，众卒感动解去。杆遂同孝严归馆于[亻卒]厅，孝严度失众心，亲书牒付州事于杆，杆力辞军民拜请，同官见事急，迫其权护印，於是军民按堵，内叛甫定，而朱积宝兄弟失所怙。径叛去，劫掠乡保，啸尽几万人屡犯州城。杆指授方略捍御，岌然孤城竟能保有者杆之力也。汀民德之，家奉其祠曰：权郡王生佛朝夕心祝，郡庠乡饮酒礼废，杆权郡日，於元正冬至举行序拜饮酒礼，遂为彝典。学有祠，教授黄士华为之记。

宋慈字惠父，建安人，有拨烦治剧才，绍定间奉捕，使陈[革华]牒差同李监军革，平汀寇

叛。未几剿渠魁於谈笑间。慈参赞之功居多，上功辟差知长汀县，转奉议郎，县治湫隘，慈皆撤而新之，使拯壮丽。时当师旅饥馑之馀，明於听断，参境内大治。任垂满，差

充督视行府干办公事。

刘师尹，字伯任，长乐人。绍兴戊寅为录事参军，甫三载，会安仁保民赖福高等不堪长汀科监之扰，恃监司素有约束，谢不肯受，邑士刘亮遂诉之版曹，下州里对，宰陈梦远怒其越诉，囚而辱之。福高等惧不能直，谋出亮，适古城权巡检张士先督租下里，因留以质。时郡守孙祖善老不事事，郡悴向士俊残忍专决，与梦远为死党，乃张皇事势，加以叛逆，檄正将谢宣以亮示之，士先既脱，宣志於功，斩亮以[illegible]，杀千馀人，焚毁数百家。梦远又诬郡庠叶椿等与贼交通，士俊欲传致其罪，追逮旁午，有惊窜者即系累其父母妻子亲故邻里，锻炼如大辟。师尹知其冤，三[illegible]杭辨士俊益怒，责以必成。师尹度不可回，乃取款状书其尾曰。吾宁弃官，不可陷人於非命。毅然纳禄而去，盖庚辰下月望日也。越明日，教授连潜上书白其事，士俊始少缓其狱，犹衔师尹，[illegible]摭按治，帅司体究得实，先劾罢梦远，台评继上，祖善亦罢，士俊梦远宣仍镌秩，然未足以谢长汀之民也。椿等遂获免，邦人德师尹，绘像立祠且为之记。未几以荐起家，后为度支外郎，论闽广榷盐抑配之害，江浙和买折取之苛，二说皆朝会暮行，为利甚博。孝宗方欲用而遽以疾告，除浙东提举而卒。按《祠堂记》。张振古，清江人，淳熙八年为长汀簿，刚正有守，郡帖督诸乡锐，文移星火，振古悯小民穷困，且多逃亡，死户虚数，归告郡将乞宽期限，不听，声言欲加谴责，振古不为怵，力言不可。郡将怒叵测，振古曰“ 我不忍奉上官暴贫民。”即纳印而去。澹轩杨公方作诗送行云：积刚自许挟浮云，拂拭平生欲佩君。匣古年侵人晕涩，忍随人课割铅熏。又云：张公不是病参军，晚出犹将一事君。耿介只今无伴处，秋光诗好与谁闻。

【兴地纪胜】鲁肇，《东都事略》云：字子开，徽宗朝元• 士大夫。再被降黜，肇请兴俱贬，遂贬汀州。

王继业，闽通文元年，王继业父延宗尝为汀州刺史，继业复出牧，父子相代。

李光《会稽志》云：光字泰发，钦宗即位迁侍御史，极论蔡攸朱[illegible]，谪汀州监酒税。《元一统志》光后事高宗於建炎绍兴间为名侍从， 名执政。

【元一统志】赵令矜，《高宗小历》云：令矜因观秦桧《家庙记》，口称“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桧闻，怒责居汀州，桧死放还。

廖刚，延平人，宣和间来摄郡事，刚正人不敢私干。

江满为汀州郡守，往习坑场发[illegible]，代建昌临川岁输上供银六千两，二郡岁偿锦绢。后更兵火，二郡绵绢不至坑场停开，乃取之於民，满剡章敷陈利害，获旨蠲之。邓侠，福清人。《九朝略》云：熙宁七年侠监安上门，上书斥王安石不当以新法害民，坐纶管汀州。元• 初，东坡苏轼荐之，叙用。进士题名。

【临汀志】进士题名《旧志》：自唐开元末，至大中间，百馀岁，中第者仅得伍愿。又至宋朝太平兴国中，亦百馀岁，仅得罗•，意史有阙文而长老无传耶。然观近世以来，每科得人亦稀间有阙而不书者，或谓水破南午，阴阳家为非宜，虽障而东，气势未复，不然文献非无传。后秀岂为少？而何名第之寥寥也。乾坤旋转，

泮学恢闳，士君子益讲学砺行以需时用，嗣是当连牍比书矣。唐大中十年丙子崔刑榜。伍愿。改名正已， 字公谨， 宁化县人。擢甲科， 调临川尉， 累迁御史中丞。自居职略细故， 存大

七千八百九十四卷

体， 尝从容喻台属曰： 有言责者岂特攻人臣小过而已。小善亦不可掩， 廊庙有失， 犹当救正， 故正人为邪佞所挤者极力营救。大臣或以谗贬， 辄再三论， 时列朋党渐炽， 禁锢名流。正已曰： 势不两立矣。吾祖子胥尽忠孝， 引经直谏， 不免奸謀之口， 终受属镂之赐。今靖赞庸回以诬善良， 吾岂能以一盆水救一车薪火哉？ 遂丐归田里，未几唐室亻叔扰。年八十一致仕， 四子， 泳、演、氵睿、洪， 三以荫补官， 洪独不肯仕， 隐武陵原， 自抱朴居士。自正已后， 子孙蕃衍， 登第者至今不绝。宋朝太平兴国三十戊寅胡旦榜：罗• 。字仲文， 长汀县人， 少聪悟， 尝慕荀文若之为人， 因名焉， 登甲科， 授将仕郎大理评事， 雍熙以后累知忠筠成三州， 所至有惠爱， 筠珥笔风炽， 或曰： 非人好讼， 听者不明， 视事剖决如神， 奸猾无所措， 讼为之衰息。澶渊之后· 以太子赞善太常博士屯田职方员外郎扈从， 许与宰相寇莱公与议机务， 虏人乞和， 遣使报聘亦预遣行使还丐归里。上嘉其劳， 特除诸路提点使， 赐锦衣金带旗 ：， 云： 明时折挂， 衣锦还乡。以示褒赏， 仍知本州事， 未至家而卒。郡有衣锦乡， 仙桂里， 本此。太平兴国八年癸未王世则榜：郑文宝，字伯玉， 宁化县人， 累官至工部侍郎，文章翰略俱优。淳化二年为殿中丞， 奉使川陕， 均税奏蠲商人到岸钱， 行次渝涪， 闻夔州戍座劫掠为乱， 乃乘舸顺流， 一夕数百里， 至则悉擒斩之， 使还，上面加赏激， 赐五品服。寻以文宝为陕西转运， 许以便宜从事， 听用库钱， 会岁歉， 诱豪户出栗三万斛， 活饥民八万六千馀人， 尤长於诗， 为名贤所推重，尝《题缑氏山》云： 秋云漠漠秋云轻， 缑氏山头月正明。帝子西飞仙驭远， 不知何处夜吹笙。后晏元献公守洛， 过而见之， 取乐天语书其后曰： 此书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又《题绿野堂》有云： 水暖凫鹭行哺子， 溪深桃李卧开花。欧阳公谓不减王摩诘， 杜少陵惜在全集不传， 脍炙诸公谈薮者仅存此耳。又尝著《江表志》行于世。端拱二年已丑陈尧叟榜：吴简言，字若讷， 长汀人， 年十二有俊声。后中第调绵州户曹， 寻擢茂异科， 授秘书省著作佐郎。时方招抚酉南夷， 择有才德者往谕， 遣简言出使， 还以功迁祠部郎中， 卒。尝经巫山神女庙， 题绝句云。“惆怅巫娥事不平， 当时一梦是虚成。只因宋玉闲唇吻， 流尽巴江洗” 是夜梦神女来见曰：“ 君诗雅正， 当以顺风为谢。不清。” 明日解缆， 果然。咸平三年戊戌陈尧洛榜：梁[危页]字习之， 长汀县人。博洽能文， 登甲科， 见重於陈尧咨， 属加蔗引， 历知庐州漕广东， 以和戎功迁开封府判官， 兵部员外郎， 出为河南少尹， 卒。顾先世章贡人， 名犯圣祖下一字， 唐末三为州刺史， 有声。子捷， 仕闽为仆射， 充本州总管使。捷子泰， 晖。泰仕南唐为筠州刺史， 晖总殿前步军。晖子藻， 字仲华， 强学多记， 性乐萧散， 父任不就， 三举礼部未成名， 杜门自适， 有诗一编曰：《梁处士集》尝《题南山池》有云：“ 翡翠戏翻荷叶雨， 鹭鸶飞破竹林烟。时沽村酒临轩酌， 旋碾新茶靠石煎。”以子贵累赠工部郎中， 顾之子倚。倚二子， 一居泉南， 淳熙间丞相克家盖其后也。今贡院乃[危页]故宅基。景德二年乙巳李迪榜：黄迪，字梦授， 宁化县人。初母一夕梦老人遗之一小星， 曰：生子宜以迪名。即是为识， 迪性资端谨， 年十八登甲科， 历蕲州教授， 庐州判官， 知泉州同安县监市舶务， 复知建昌南丰县终宣德郎。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姚革榜：伍• ， 字右之， 正已曾孙。中甲科， 调赣州雩都令， 历知宜城浈昌二县， 以廉能称。寻差楚州

团练推官， 先是州有盐场， 自唐乾符间废， 盖百四十馀年， 未有能起之者。· 至首议兴复， 役不及民， 甫期而就， 岁入公上缗钱数万，后人号为伍· 场。天圣间以例转承奉郎守秘书著作佐郎， 孤特寡与， 同列谗忌， 复出知海盐革阳二县， 后加上骑都尉，通判潍州， 寻转运承议郎除太常博士， 文章近古， 尤长於诗， 有集行于世。陈宗道，字道夫， 长汀县人。中甲科， 以文墨议论见知於枢密丁寇 公， 擢开封府教授， 卒。林务滋，字元德， 长汀县人， 中甲科， 累任， 终承务郎。皇• 元年乙丑冯京榜：雷宣，字明之， 宁化县人。历江州户曹， 言州判官， 知抚州宣黄县， 终承务郎， 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五年癸已邓獬榜：伍择之，字元宾， 宁化县人，· 之子， 博洽有器识， 恬於进取， 亲旧力勉， 始就场屋， 中第调南丰簿。时曹子宣子固犹未第， 择之一见奇之，与为忘年友。治平二年， 文潞公荐擢秘书少监。寻以故归里。并议方堂。买监书， 延明师， 聚族党子弟教养之。元· 间复出宰长乐， 时诸司酷暴相矜， 辄兴大狱， 择之盛然曰： 以残忍附上官， 非我志。即日归故庐， 觞咏自娱遂不复出。吴庚，字西美， 长汀县人， 简言之重孙。立志问学， 几忘寝食， 效

原藏北京图书馆

古人铸铁砚以自励， 调黄州司理， 泉州推官， 改京秩， 终清海军签判。元丰三年已未时彦榜：雷尧，改名衍， 字中道， 宁化县人。调江州户曹， 泉州教授， 改京秩， 终连州通判。罗祝，字叔和， 长汀县人。闭户读书， 人罕识面， 再娶未期妻卒。悉以房奁归诸外族， 契券皆未启缄， 人颇以廉称之。贯穿经史， 虽注疏亦皆研究。元· 间， 朝廷行十科， 祝以明经中第， 调漳州法曹， 本路曹按行，欲秉烛入库， 祝坚执於律不可。漕遂止尝手释六经， 及注唐书， 尤精於律数， 终明州视察推官。绍圣元年甲戌毕渐榜：鲁旦，字升仲， 宁化县人。调南康都昌尉，终郡武法曹。伍文仲，字仲成， 宁化县人， 止已五世孙。七岁能属文， 人目为神章， 十六魁乡荐， 累七举， 中第， 复应宏词科而卒。四年丁丑何昌言榜：谢潜，字致虚， 长汀县人， 读书过日终身不忘， 擢乙科， 调衢州理掾， 崇宁四人应博学宏词科。甫半途， 自惟儒释书虽遍览， 惟道书未睹， 乃馆于道宫， 取道藏书遍览之， 果中选。调瀛州教授， 未赴间， 上封事讥切时事，坐元· 党籍，更赦历知古田弋阳建宁三县。佐建宁治声最著， 毁淫祠， 禁溺子， 邑人生子皆以谢名， 与郡守谢洞父子酬唱百馀篇， 曰《 [illegible]江集》。建炎初， 高宗驻跸维杨， 潜书取二圣策以献， 进秩二等。将除词报金人再寇， 陷于虏， 终奉议郎。元符三年庚辰李釜榜：伍懋，字深道，· 之孙。调饶州乐平尉， 江州德安丞， 历知雩都遂安游溪将乐， 四县寿八十有二， 终承议郎。大观二年己丑贾安宅榜：王明哲， 字季通， 长汀县人， 调南剑州法曹， 终邵武军邵武县丞。父逸事见遗逸门， 兄宗哲， 弟宣哲， 相继登科。伍仲休字通远， 止已五世孙， 博学善属文， 充贡上痒擢第， 调南康军理掾， 辟差安远令， 寻知惠州何源县。丁母忧， 勺水不入口， 毁瘠致病， 终承直郎。政和二年壬辰莫俦榜：雷协，字彦一， 宁化县人。尧从弟先贡上庠， 以学易知名。虽僻书隐传皆涉猎，调信州上饶尉， 南安军上繇令， 福州古田县丞， 终宣教郎兴化军教授。五年乙未何桌榜：邓立中，字从之， 长汀县人。有节概谋略， 调崇安尉。时方腊寇浙东， 声入闻立中民兵， 修分水寨， 坚壁以守。贼恃众卫突， 立中出贼不意， 击贼败走， 闽人赖以按堵。诸司列奏改承奏郎， 知通州海门县， 未赴闻， 金人犯顺擢行军总管， 奉使募福建民兵得数千人， 转战而前， 收复光蔡等州。因守蔡， 虏人再犯， 遂见害。朝廷以立中死事， 进秩朝散郎， 官其子穆， 累赠中大夫。穆字应和， 慷慨有父风， 调杨州泰兴令， 浚河灌田二千顷， 再调濠州定远令， 枭椎俚之逋寇， 葬无归之枯灰， 民畏而爱之。丞尝熟， 摄县事， 有溃兵绝江由福山闯关， 邑人大恐， 穆单车抚谕， 遂皆宽心。有久讼得宜， 袖白金数斤为谢， 穆正色却之。终朝散郎， 徽州通判， 寓居常之无锡。绍熙初， 录建炎中兴节。义之后， 孙岫补初品官。张远观，字子周， 宁化县人。才气豪迈， 不拘小节， 酒酣为文愈逸。游上岸庠， 国子祭酒郭公视其文， 曰： 兹八面受敌人也。调洪州理掾， 言州推官， 改秩知邵武军建宁县终承务郎， 子良裔。八年戊戌王嘉榜：王宗哲：字廷俊， 长汀县人。初省试中末第， 会朝廷责有司取人过额， 减百人， 公在数中。遂东归读书， 绝意功名， 以诗酒自逸。至政和戊戌十四年， 恩沛，

复还取减百人廷对， 调建昌南丰簿， 历泉州理掾， 韶州教授， 潮州潮阳， 丞全州灌阳令。年逾七十， 引年致仕， 归旧庐创堂手植六柳， 号六柳， 先生。与郡守张宪武，教授戴觉， 为诗友， 更唱迭和， 尤豪饮， 百杯不乱。宪武《题六柳堂》云： 六柳先生以道名， 归来高伴子真耕。方瞳绿鬓君知否， 一片云台尽不成。年八十一， 感微恙，命笔书遗言云： 人有死生， 性无新故。修然而来， 修然而去， 不亦乐乎？ 正卧而逝，终奉议郎。黄• ， 字文伯， 宁化县人， 迪五世孙。常举八行游上庠， 同舍饮服。又再举登第， 调信州玉山丞， 严州录参， 改秩授建州观察推官。建炎二年戊申李易榜：罗烈，字子刚， 长汀县人。刻意学问， 年几寇， 经史百氏之书靡不通贯， 调泉州同安尉。时杨京力叛， 自剑趋泉， 烈部兵捍扼， 邑人恃以无恐。再调循州兴宁令， 会群盗出没，一日贼突入县， 执烈以行， 烈不为恐， 以理晓谕， 贼不敢加害， 送之还邑， 各遁去，无何贼党复合， 烈亲率千馀人捣贼巢， 贼溃走， 得所掠子女二百馀人， 愁召其家人还之， 终宣教郎， 知庐陵县， 喜注述， 有《博文新说》十卷，《古文类证》数万言， 注杜甫诗事类千馀条行于乡。绍兴二年壬子张九成榜：王宣哲，字仲济， 初以累举恩授登仕郎， 再领广西漕荐登第， 调桂州法曹， 有能称， 终奉议郎枢密院计议官。五年乙卯汪应辰榜：汤萃叟，

七千八百九十四卷

字起萃， 宁化县人， 登乙科。少好吟咏， 有《马上吟》云： 宿雨洗山新绿嫩， 晓风吹杏浅红乾。沙头路暖日初上， 行客杨鞭不觉寒。晚年自述幽居云： 葛中簪下无多发，茅客门前有好山。皆脍炙人口， 终饶州推官。伍杞，字卿才， 宁化县人， 仲询之孙。调安南理掾， 治具多所平反。时有外邑尉以赀补官， 急於谋赏， 盗不及数， 诬平民以充。杞得其情， 尉惧罪， 求援至郡， 郡欲曲从， 杞力争且不欲贻尉失入罪， 止下县更讯士论高之， 终宣教郎， 知潮阳县。赖绂， 字冕仲， 清流县人， 调梅州程乡尉， 会盗起， 绂随宜招捕， 境内悉平。再调镇南军节度推官， 侍郎李迢师江西， 雅重之， 率诸司判剡。改京秩， 知南剑州， 县漕司增敷民盐， 绂知其抑配， 坚不奉命， 终签判清远军节度使判官。初巨盗赖亚夫仇绂之季父， 又欲害其孙， 绂冒刃入贼以死请， 贼义而释之。程乡秩满， 归闻俞澈明等聚众亡命， 亲入巢穴谕以祸福， 众皆感泣解散。州党归重焉， 子简。张良裔，字景先， 宁化县人， 达观之子， 自幼端重不媚时好， 宣和间， 三经考学行， 良裔独好二程先生之学， 虽屡黜不变建炎间学禁开， 中第， 调循州龙川簿， 以伯父年逾八衰无子， 难於迎侍， 不果， 赴郡守袁思永， 运使黄积厚其行， 奏辟武平丞以便侍养。到官会草寇窃发， 良裔单骑造贼垒， 论以祸福贼首相顾感泣， 愿得改过， 时有挟贵攘功者良裔不之校。投檄而归。群盗复作累年莫弭， 再调雩都， 迁衡山丞以卒。初其父达观， 与秦桧同年进士， 厚善， 或劝之投文以贽， 笑曰： 附丽谋进， 吾先人所羞也。假先人以自售于权门， 何以见先人於地下乎？ 竟谢不往。十二年壬戌陈成之榜：黄烈，字辉道， 老成畏厚， 乡党推重。调潭州户曹， 再调福州候官丞， 当途交荐改京秩， 知兴化军仙游县， 承议郎主管台州崇道观。五年乙丑刘章榜：伍升，字景升， 佑曾孙， 调建昌军南城县尉。二十四年甲戌张孝祥榜：赖遂良，字少褚， 长汀县人， 调赣州龙南县主簿。二十七年丁丑王十朋榜：李汝朋， 字吉甫， 贯济南府， 以本州二十三年流寓， 解还省中第， 调连州司法参军。欧阳旦，字景初， 长汀县人。累任二广， 诸司交辟， 终苍梧县令。隆兴元年癸未木待问榜：杨方，字子直，长汀县人， 清秀笃孝， 行已拔俗， 中乙科。平昔心师朱文公， 调弋阳尉， 还特， 取道崇安参请， 数月面受所传而归。未赴， 改清远簿， 广宪姚孝资檄摄曲江坑治， 纲船入境剽掠， 禽获五千馀人， 径上之， 郡官广七年， 以廉介刚直著， 武宁丞满， 当路交荐改秩， 适赵忠定公开蜀辟阃， 辟制机。逾二年用赵公荐， 召封， 孝宗喜具刚直骨鲠， 擢宗正簿。俄避嫌请外除，仆卒庐陵。淳熙末守建昌， 寻召除编修， 首言过宫事，恳切余无所隐。宁宗登极， 除校书郎， 复守庐陵。明年韩专柄， 以伪学排天下正士， 或指为忠定党， 竟罢去， 俸余尽寄公帑， 退居章贡开阁读书， 无复仕进念。即所居植淡竹， 自号淡轩老叟。嘉泰三年以临川守起家， 仅五月力乞祠归嘉定更化以侍右召进， 考功复赵忠定谥， 议允在廷推服。然操履刚正， 终与时忤， 未盈季复去国。阅二年， 广右开漕， 择老成鲠介者加宝谟阁直兼庾事， 至即循历属部， 发责奸贪， 轺车连岁畏途，入象州以疾终， 年七十八。桂岭稚耄闻之， 莫不涕泣， 菊坡崔公与之《祭文》曰： 一死为民， 可谓明白。北山陈孔硕《挽诗》云： 南民何德辱公尤， 六辔周遭死始休。淳熙二年乙未詹马癸榜：翁熙，字正之， 长汀县人。调袁州户曹， 长於吏事， 三鞫款狱， 平反平允， 守欲上其事， 辞曰： 受赏则实前勘官於何地？ 竟已， 辛丑秋被檄验旱伤， 徒步阡陌， 不惮劳动。壬寅主行赈济， 遍历乡落， 劝分富民廪， 后民赖全活摄亻辛， 捐

俸不受， 垂满而卒。五年戊戌姚款榜：吴雄， 字梦锡， 长汀县人， 笃学， 尤深於《易》，调隆兴府户曹， 宪马大同委决疑狱， 剖析如神， 宰靖安， 有劝民五事， 谕民十诗， 白注《孝经》一编， 戒论上户毋闭粜， 毋文非， 务本抑末， 有关风化语为职者称赏， 终广西帐干。八年辛丑黄由榜：张颐，字绍烈， 清流县人。调南剑州将乐县主簿。十四年丁未王容榜：黄允升，字晋之， 宁化县人，· 之从弟， 累任改京秩， 终奉议郎赣州会昌宰。弟颐。广元二年丙辰恼邹应龙榜：邓应龙，字少慈， 长汀县人， 从杨淡轩授春秋登第， 后试律， 中首选。调潭州理掾， 到官枷械笙杖依法称其轻重， 丽狴犴者以理开论， 皆得其情。虽贬黜他州者亦辞谢而去。有兵士盗帅金下狱， 株连数人皆坐流， 应龙力争， 帅意未解， 应龙曰： 若使罪及无辜， 应龙有去官而已。帅叹曰： 其人若不胜衣， 乃能守法如此。长沙士人周凯犯公罪， 状陈雪， 委看详， 见其可采， 力为申请改正， 周得应举， 遂中副榜。秩将满， 殊不为荣进计， 帅守嘉其恬退， 与诸司

原藏北京图书馆

交荐， 且送以诗曰： 言行相符匪伪儒， 众方汲汲独徐徐。一生多病缘勤学， 五斗无馀更买书。典法但知修职业， 存心不为人门闾。寮中未必皆同趣， 去后令人叹索居。生平既见於此诗矣。赵希[王与]，字璧寓， 宁化县以成忠郎试登科第， 调潮州录参， 终承直郎广东宪干。嘉泰二年壬戌傅行简榜：黄颐，字敬之， 宁化县人。允升之弟， 中乙科， 终饶州录参。丘唐杰，字景文， 宁化县人， 中乙科， 终丰州法曹。

开禧元年乙丑毛自知榜：赵汝求，字叔艺， 寓长汀县， 调临安府仁和县主簿， 言州万安丞， 终福州观察推官。嘉定元年戊辰邓自诚榜：赖简，字仲敬， 长汀县人， 绂之子，调赣州宁都县尉。七年甲戌袁甫榜：伍唐，字日卿， 宁化县人， 调江陵府松溪簿尉重庆府节度判官， 终衢州教授。孙功甫。十三年庚辰刘渭榜：黄三益，字宗友， 长汀县人，调漳州龙岸县主簿， 终广州司理参军。十六年癸未蒋重珍榜：伍梦谐，字子蒙， 宁化县人。调赣州瑞金尉， 沣州法曹， 终漳州录参。宝广二年丙戌王会龙榜：赵与堂，字升甫，寓宁化县， 终建宁府户曹。端平二年乙未吴叔吉榜：刘并，字清叔， 宁化县人， 事继母以孝称。调会昌尉， 当差寇往来之冲， 常勒弓手申警， 寇不敢犯。嘉熙间王

漕野差临川和[入米入米入米入米]， 时朝廷降见钱充本， 他官皆易楮， 并独戒吏无得效尤， 遂先办后宪司论擅易本钱事， 黜者数人。并愈见知， 辟大庾令。会谭如海哨聚， 宪司檄督捕， 擒如海。后调辰州判官， 江西宪辟知瑞金县， 筑城建学， 能声益著以平峒寇功， 就任改京秩。终奉议郎。嘉熙二年戊戌周坦榜：鲁华，字荣叔， 长汀县人。调赣州曹金尉， 梅州教授， 终文林郎南安军官。赵与冈，字可如， 寓宁化县。调邵武， 南尉广州， 东莞临场， 终藤州地。淳• 四年甲辰刘梦炎榜：潘全，字会道， 长汀县人。调赣州安远尉，转文林郎广州观察推官。张廷辅，字熏伯， 宁化县人。唐之孙之大学上舍释褐， 终常德府教授。范廷杰，字俊卿， 长汀县人。四魁乡荐登第， 终赣州信丰县主簿。宝• 四年丙辰文天祥榜：黄潜，字浩之， 宁化县人。终广州番禺县尉。伍安然，字文卿， 宁化县人，吉州永新县主簿。

特奏题名。熙宁六年癸丑：伍锡字康侯， 宁化县人， 汀州长史。绍兴五年乙卯：陈贯字道夫， 长汀县人， 永州文学。八年戊午：伍利用，宁化县人， 连州录事参军。刘易简，字至德， 武平县人， 循州龙川县丞。十二年壬戌：谢郏字元鼎， 长汀县人， 韶州录事参军。叶彦先，长汀县人， 龚州平南主簿。罗门言，长汀县人。十五年乙丑

雷靖，字明夫， 宁化县人， 惠州海丰县主簿。十八年戊辰：伍时可，汪流县人。伍致远，清流县人。二十七年丁丑：王仕，鲁真， 长汀县人， 泉州永春县令。王佐，字之才， 仕之弟， 循州司法。兴隆元年癸未，陈肃字原休， 长汀县人， 融州司理。吴兴权，字周辅， 长汀县人， 融州司理。巫晦，字明先， 宁化县人， 赣州信丰县丞。徐衍，字敷言， 宁化县人， 南安军上繇令。雷硕，字潮清， 宁化县人， 嘉州文学。雷彦国，字振文， 宁化县人， 眙州恭城县尉。张九思，字德

二， 清流县人， 英州含光县令。乾道二年丙戌：黄槐，字上达， 宁化县人， 肇庆府高要县尉。伍冕，宁化县人， 永州文学。五年乙丑：陈才邵，字兼善， 长汀县人。潭州湘乡县主簿。黄彬，字彦畸， 长汀县人， 连州连山县尉。淳熙二年乙未：钟迪，字德明， 长汀县人， 赣州宁都主簿。锺遂，字德茂， 迪之弟， 潭州湘乡主簿。赖绍烈，字景先， 长汀县人， 韶州曲江县尉。八年辛丑：锺秀颖，字德宏， 迪之弟， 广州司户。十一年甲辰：萧雍，字国宝， 长汀县人， 述功郎盐潭州南岳。阴一鹗，字和仲， 宁化县人， 潮州潮阳县丞。十四年丁未：曾，字士美， 清流县人， 安德府司法。伍必胜，清流县人。绍熙元年庚戌：吴筠，字子坚，长汀县人， 封州司法。丘殿爰，字国铭， 宁化县人。曾义节，字士忠， 宁化县人， 南安军南康县主簿。吴梦得，字必强， 清流县人。萧梦兆，字商老， 清流县人。五年甲寅：伍周， 字叔度， 文成妊， 韶州曲江主簿。曾光宗，字升卿，宁化县人，肇庆府高要尉。庆元二年丙辰：黄拱，字少章， 宁化县人， 迪功郎监谭州南岳庙。赖天灵，字汉辅， 清流县人。庆元五年已未：谢傅霖，清流县人。嘉泰二年壬戌：李克已，字子复， 长汀县人。雷倬，字友章， 宁化县人。开禧元年乙丑： 李蹊字成之， 长汀县人。张焕，字明仲， 长汀县人，

七千八百九十四卷

建宁府崇安县尉。嘉定元年戊辰：张昊，字绍龙， 长汀县人， 潮州潮阳县主簿。罗宗友，长汀县人， 潮州潮阳主簿。巫梦文，宁化县人。嘉定四年卒未：郑与，字师点， 长汀县人， 德庆府端溪县丞。黄镐， 字叔京， 长汀县人。陈子遇，字逢时， 清流县人， 梅州司法。张谦，宁化县人， 澧州澧县县丞。嘉定七年甲戌：巨光远，字耀卿， 长汀县人，南安军南康主簿。嘉定十三年庚辰：巫潜，字行可， 宁化县人， 广州怀集县尉。丘鳞，字起潜， 莲城县人。师事杨淡轩， 赣州赣县尉， 有廉声。归值绍定寇， 郡委摄莲城令，画计御寇， 率民登东田石， 全活甚众， 招捕使陈革华奏其功， 辟知邵武军建宁县， 终承直郎。十六年癸未：刘谔字仲甫， 清流县人， 潮州揭阳主簿。锺自强，字行可， 武平县人， 漳州龙岩县尉。吴柔胜，字子常， 长汀县人， 国学内舍， 福州永福县丞， 宣教郎致仕。李恕，字行之， 长汀县人。罗子纯，字粹卿， 长洲县人， 鳞之侄， 赣州宁都县丞。宝庆二年丙戌：伍井，宁化县人， 漳州龙岩主簿。丘方，字正叔， 莲城县人，鳞之侄， 赣州宁都县丞。绍定二年乙丑：吴昊，字成之， 长汀县人， 赣州瑞金县主簿，再任岳祠终大林郎。李径，字德清， 长汀县人。赖炳，字季文， 长汀县人。五年壬辰：王梦昌，字文甫， 长汀县人， 赣州会昌县主簿。端平二年乙未：丘梦周， 字克明， 宁化县人， 全州清湘县丞。嘉熙二年戊戌：陈怡，字叔悦， 长汀县人， 南安军南军县主簿。淳• 元年辛丑：邓文可，字再卿， 长汀县人， 循州司理。江天锡，字顺之， 长汀县人。潮州潮阳县丞， 岳祠。晏景春，清流县人， 袁州萍乡主簿。四年甲辰：赖应发，字儒藻， 长汀县人。南安军南康簿。邹丁，字成父， 长汀县人， 建宁府崇安尉。赖记，字士逊， 长汀县人。再任岳祠。黄大中，字应之， 长汀县人。赣州兴国县丞。伍叔辉，字清叟， 清流县人， 再任岳祠。宝• 元年癸丑：欧阳应星，字瑞卿， 长汀县人。赣州宁都县主簿。黄旗，字显文， 宁化县人， 赣州石城主簿。开庆元年己未：黄荣，字仪夫，宁化县人， 上州文学。特奏名岁月贯字官称之不备者：伍子正，字适道， 宁化县人， 福州文学。徐行中，字适正， 宁州县人， 韶州曲江县丞。伍仲询，宁化县人， 袁州司法。林讲，长汀县人， 邵州司法。伍邦彦，宁化县人， 将任郎。伍民瞻，字表臣， 宁化县人， 福州司户。伍文炳，字积中， 宁化县人， 韶州仁化县令。伍文资，宁化县人， 广州增城县尉。伍见独，字居厚， 宁化县人。潮州司户。伍纯中，字纯甫， 宁化县人， 潮州司户。阴炅，清流县人。吴必胜，清流县人。黄唐臣，字尧佐， 宁化县人， 韶州曲江主簿。刘莽甫，字遵义， 宁化县人。姜文茂，长汀县人。吴融，长汀县人。吴仲衡，长汀县人。巫藻，宁化县人。

武　　将

【临汀志】：山西出将，岂择地哉！习俗成之也。汀民勇悍好斗，有善兵器者，众辄自为大师，委身愿学故保伍纠集足以御非常。而奸究相挺亦善梗郡县，龙蛇虎鼠反掌间耳。使得为朝廷用，安知不能折冲敌忾以就功名，是以愚於彭伍诸人之事而有感焉。

彭孙字仲谋，莲城县人，少以勇敢自负。皇• 问刘石鹘寇江南，募骁壮格捕，孙率里侠应募剿荡，论功不平，斗伤颇众，自度法不便，乃遁山林。诏宥其罪，会田元犹害辰州

用湖北察访荐，讨平之继讨岭南交趾屡捷，廖恩寇闽朝旨命孙专征，乃便道单骑造贼垒曰：尔曹人不若官军之众，粮不及官军之万一，与其假息旦夕，孰若悔过享终身之利？幸我来，不然祸及矣。恩等感泣听命，协众者孙为区别，仝活者近三千人。会巨盗詹遇等起巴陵，逆诛累年。又诏孙讨之，孙默计遇众势锐，非诡计莫胜，乃矫制谕贼曰：有诏赦尔等，宜解甲拜恩。果听命。宴犒未已，悉擒戮之。后沪南蛮乞弟叛，召对，访以策将安出，孙曰：彼负固阻险，急攻则失利，缓则患未已。计其粮其食不过耕种惟时，以兵挠之，使不得从事於田亩，不久当自效顺。会与韩存宝议不合，乞归任，明年再召，上曰：

原藏北京图书馆

存宝果逗留不进，已令处置，孙从容奏曰：存宝材武边将，中不易得，愿宽贷以责后效。上宥之，闻者叹服。乃令孙自择精兵进讨，无何，西夏寇灵武，趣孙赴敌，至则大军已行，孙独以三千军护辎重六万，敌势犹骜，上召问状，对曰：此寇未易猝除，宜坚壁以守且耕且战，期以岁月则兵力不顿，虽缓实笃。明年复建言，原得积兵五万不为经略节制，则灵州可得而木寿，进答刂凡十通，皆边防机密事。会神宗不豫，遂寝。寻告老，累官莱州防御使，陇西郡开国候，食邑一千六百户。历事四朝，数立奇功，赏赍甚厚，然天性忠实，不改故常，享年七十九，卒于东昌。因家焉，子孙居家者数十人。

邓察字慎之，莲城县人，彭孙之婿，有材武，好读兵书。孙平詹遇，察谋居多，论功擢为皇城使。性刚严，驭下有礼，与士卒同甘苦，故皆乐为之用。熙河久叛不能平，察画策收复，超迁熙河兰会都统誉忠勇，战则陷阵先登，殁於王事，终武功大夫。四子，以父荫补官，后皆通显。

伍全，长汀县人。状貌雄伟，膂力过人，号黑龙。绍兴间齐述婴赣城以叛。势熏灼募勇敢士讨捕，全以土豪应命召募，与陈某等协力围城，述坚壁以守，独全叠被铠甲攀缘登城，持铁戟重百斤转战，万夫披靡，遂入城启关，以故诸军第十七将时边事方棘。全乞边任，屡立奇功，迁襄阳府诸军都统。会金虏犯顺，虏有骁将求挑战者，制帅察军中惟全可当之，全亦不辞，挺身勇往，以素所服习铁戟前击之，虏将应手而死。功上闻，转十官，赐金甲名马，赏赍优渥。虏人识其旗帜，见则辟易，终武显大夫，侄廷植受遗泽，终武显郎，知容州北流县。

鲁先，字彦登，长汀县人。少刚骜好侠，因交亡命拘囚，朝旨下汀招募义乍党手戍边，时畏缩无敢行得，先独倡勇应募，由是得千馀人。郡守傅公康嘉其忠勇，俾部押以往，隶黄州屯驻。寻因战捕进勇校尉雄关军统领，累迁至武经郎，知南军兼权琼管。

【临汀志】：名禄不及曰遗，志操自高曰逸，守节不屈曰正，见义敢为曰烈。衡茅之下，闺阃之间，讵能悉知而悉纪哉？今索之故谍，质之寡闻，所书仅此。宜阙左方以立癸。

郑春卿，字荣伯，长汀县人，甘贫乐道，崇宁间诏举隐逸。郡守陈公粹以春卿应，后诏举八行，郡守章公清又以名闻，但辞不就，卜筑南山之阿而老焉。二公累过其庐，一日章公清访之，春卿谢不能，肃诗云：在巷愧无颜子志，过庐难称魏公心。望尘不敢希潘岳，云满南山雪满簪。章次音，属和者数十章。自是高卧，年九十六，矍铄不少衰，忽感微恙，索浴更衣而逝。有诗文三卷。

王格，字伯庸，长汀县人。素有乡曲之誉。常与计偕，恬于进取，以授生徒为乐。少与陈公轩厚善，陈来守，辍已俸五十万馈之，格不为已有，悉归诸郡庠。且裒劝县共买田数百亩，白郡倚税，汀学有田自格始。年逾壮无子，夜梦三四人来访曰：吾十哲徒也。后生四子皆以哲名、宗哲、明哲、宣哲、皆举进士中第，氵春哲贡辟雍早卒。格年六十有五，一日薄暮值雨，公手盖自郡庠归，忽有人相依而行，曰：君数止是，但以君教道多阴德，

得展一纪，有顷不见，格始悟其为神。后果考终七十有七，以子贵累朝奉郎。

徐唐，字守中，宁化县人。未冠受春秋于乡先生吴杲，不两月诵析如流。宰晏君奇之，俾受业于江李泰伯，李曰胡先生讲《春秋》于上庠，子盍造焉。于是负笈京师，质疑问难，旁通群经，诸子屈服，遂见知于欧阳文忠公。亟致其馆，未几荐之。仁宗朝召见，讲易，嘉赏赐银绢百，欧阳公勉就科举不听。嘉• 三年奔母王夫人丧以归，迄庐墓侧

七千八百九十四卷

不复出，时王荆公为峨眉令，志其母之墓。

李元白名齐，以字行，宁化县人。博览强识，不能免就举子业，用人肆其力于诗，出入少陵集中，几逼真。既纂杜诗为押音，又集其句为一编，皆行于世。常集大观升平词十首以进，得初品官，即归故庐敖泉石而终老焉。集句始于王文公，而孔毅甫，葛亚卿，及元白相继而作，俱有闻于时。

宣明，字南仲，长汀县人。常贡辟雍，即浩然有归志，爱城南五里岩洞幽窃，泉清木茂，乃疏池筑馆，卜隐其间。郡守谢公洞榜曰宣岩，与其子吏部外郎敞时往访之，觞永其间，暨豫章洪萏，乡斗曹龚守，户曹谢吉吉。皆有留题。

雷观，宁化县人。靖康间以太学上书，略曰：当今夷狄内侮，国势阽圮之秋，扶颠持危，其急于一相，前日以白时中老缪罢斥，公议称快，意必得贤相当此重任。翌日宣麻，乃递迁张邦昌辈，士民失望，咸谓张邦昌乃前朝辅相之无状者，例从罢黜，已为晚矣。今又相之，将焉用哉。又云：汉陈龟有言，三辰不轨，擢上为相，四夷不恭，拔卒为将，此何等时而递迁港贵臣耶？其言激切，士论韪之。

郑旦，字日升，达城县人。都统使察之族，少颖悟，博极群书，为文典雅，四举于礼部，年甫强，即无复仕意，日以诗酒自娱，士人夫竞馆致之。寻亦弃去作归田记，卜筑县东十里石门岩之侧，傍小斋曰尚友，自为记。客至则高谈痛饮，诙免举恩。同侪移书趣行，答曰：勿复败吾佳兴，隐居凡四十三年，竟以寿终。贞节：叶氏，石城赖冲元妻，本长汀县人。父善习道术而匿其名，从士大夫游，多谈方外事，叶归冲元，事舅姑无间言，勉夫以宦学，处寒素怡然。冲元游岭南表未还，建炎四年盗作，虔化凶锋直捣石城，叶以夫游，舅姑年老势不能通，委命以待。俄而寇至，闾里妇女悉骂驱迫至叶，叶曰：宁受死，义不为窜辱。左右为不善者，或基以苟免，叶极口骂贼，以身自触白刃。寇怒，断其喉并舌，害其儿女。邑人闻之，悉为陨涕。见《章贡志》。晏氏清流县人，适宁化管下大陂材鲁家，孀居。会绍定庚寅群寇猖獗，宁化管下诸堡寨皆陷于寇，惟晏氏义不为贼辱。合亲族田丁据守山寨，倾家资廪饷，贼攻围寨，晏氏选壮丁百人为先锋，亲捶鼓督战，捐道饰金宝等物赏用命者，贼屡攻不能下，乃移檄云：道路梗塞，汝将焉之，沟渎自经，谁其知矣。晏不为动，卒能保护一乡。招讨使陈公章华闻于朝，封恭人，仍官其一子。

永乐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五　　十九庚

原藏北京图书馆

汀　汀州府

仙　　佛

【临汀志】：三仙二佛之名于汀尚矣。仙事茫不可索，佛应日现著，邦人崇向日严以亲，是不可不书。富国先生姓王氏名中正，字平叔，长汀县人。初名捷，咸平中贾贩至南康，遇羽衣士，自言赵姓一见如平生欢，约再会茅山，得铅汞黄金之术，且密缄小环神剑，遗之。戒曰。非过万乘勿轻出，中正挟此，屡走京师，无阶以进。至上饶徉狂呼叫，坐流岭南，复邂逅羽衣者曰：姑候他日。遂复逃至京，师为所司所捕，供奉官谢德权异之以闻。上命皇城司刘承[王圭]问状，中正请面奏承为改今名，对龙图阁下，具陈灵异如唐吉善行由同秀之说。且献所为白金，遂特授许州参军，留居城隍司廨舍。景德祥符间，灵异叠见诏置诸圣祖殿，每归功中正，屡增显秩，遇大典礼，大徭役率为金以进，景灵宫上梁。及庆成，进黄金四千九百两，白金万有二千七百四十两，前后金累钜万，绚烂光彩，不类世珍诏书褒谕，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右神武卫大将军。赐第甘泉坊以卒，赠镇南节度使，命内侍周怀正护丧事，葬开封县槲冈村。又命武宁军节度使，检校夏竦志其墓，谥富国先生，塑像于景灵宫，为圣福辅命中书侍郎景灵宫使，向敏中奉词以告。词曰：其官王中正，　素怀至艺，　沿究真诠，　严奉灵宫，　克精斋洁，　遵承朝命，　颇竭寅恭。每追念于忠勤，　特赐修于素像，　俾侍[亻卒]仪之侧，　仰酬道荫之恩。爰契良辰，　用陈馨荐，　式伸昭告愿鉴虔诚。仍出所进金铸为宝牌，分给在京宫观，并诸州天庆观及名山胜景宫观去处。事载本朝事实。所藏盘龙宝鉴，广尺厚寸，秤之重百两，举之如毫毛。鉴阴有颂，曰：　天地氤氲，　万物化生。龙盘六瑞，　鸾舞双旌，　得吾神鉴，　契道合真。燕云效顺，　可验销兵。二帝三王，　为之远征。英烈著圣，　以成中兴。遗言示子孙曰：俟开边日出进。宣和甲辰出师燕山，五世孙保奉鉴惟进，补右阶，惜不传其留进之意云。

富国王捷，渑水燕谈云，捷少商江淮，遇人受黄金术，后流岭南逃京师，挝登闻鼓上

命之官，更名中正。寓中官刘承[王圭]家，[王圭]数闻中正与人语声云，“ 我司命真君也。”中正尝以药金银助国，谓之烧金土先生，建祠元宁院。《西郡志》云：谥富国先生，塑像景灵宫，为圣祖辅。

梁野人名戴，长汀县人。兵部郎顾之弟，自号野人。家居天庆观左，盛暑昼寝三清殿后。一日就寝，梦金人长丈余，持其左手以一金钱按其掌心，嘱曰：子欲钱，但缩左手，袖中振迅，则随用而足。若妄费漏言，则钱不复出矣。戴曰：诺。既觉左手犹微痛，隐然

七千八百九十五卷

有钱文，试之果然。虽所亲莫敢以告，益放旷歌酒施舍贫乏，人目为狂。其母常诮之曰：吾生二子，汝兄取科第矣，于汝何望，今雨弥旬，薪粒告书，奈何？戴曰：所须若干？母曰：多多益好。翌朝戴引薪米数十担，施施从外来。母曰：强哉儿，多固好，顾安所得钱乎。戴曰：幸母虑，振袖价值，一一如数，无欠无余。母方异之，即告游方外。天圣初，顾守庐州，因投刺上谒曰：梁野人。顾延见惊喜，举酒相属，因曰：吾身为刺史，弟蓝缕如是，得无辱乎？命叠浴更衣，戴正色曰：兄何索我于外耶？拂而起曰：暂出复来，要钱也否？顾曰：当狂犹未歇，忽不见，使人交驰于市求之，佛得。明午旅邸有告曰：昨有道人薄暮抵宿，夜半闻穿排钱声，疑其为盗，隙窥之，室暗无所睹。晨起窥之，但见钱垛半壁。顾于是遣官吏破开，钱上有书云：弟野人以烟罗侣久俟，不果辞，惟冀珍重，有少钱烦周贫乏。仍遗下所服敝衣，异香袭人，殆非人间所有，验其去从，乃拨瓦罅而出。顾感叹久之。自后杳不知所往矣。

黄先生名升，字正道，长汀县人。少不禁荤酒，能呼钱之沉没江河沟壑间者，积之既多，悉以周济贫乏。又能内求口中运真气炼之，一昼夜成白金，名曰阴炼。先是蔡道人自蜀来，升与之厚，死城外五里邸中，升为棺殡。一日忽有自赣携蔡书来者，具言在崆山相候。始盖疑之，如是者十余信，升遂俟崆山下，久无所见，兴屡尽。俄见山腹有人引手招呼，升往即之，再拜祈请，愿从先生后。蔡曰：汝无功行，未可以俱，吾向时所寓之地，有文字笔砚等在墙隙间，汝归诵之足矣。忽不见，升号泣以归。发其殡则空棺而已。即往彼处取其书读之，自是能以考召法后鬼神，前知人祸福，治病全活者众，务行方便，不苟取。年八十六，髭发如漆，绍圣戊寅以符录授其子，端坐而死。后十年，里人有见其与蔡道人者并行江乡市中，追之弗及，岂所谓尸解者耶。

[来力]赐定光圆应普慈通圣大师，郑性，法名自严，泉州同安县人。祖仕唐为四门斩斫使，父任同安令，师生而异禀。幼负奇识，年十一恳求出家，依本郡建兴寺契缘法师席下。年十七得业游豫章，过庐陵，契悟于西峰圆净大师，由是风慧顿发，遂证神足，盘旋五载，渡大和县怀仁江，时水暴涨，彼人曰：江有蜃为民害。师乃写偈投潭中，水退沙壅，今号龙洲。又经梅州黄杨峡，渴而谒水。人曰：微之。师微笑，以杖遥指，溪源遂涸，徒流于数里外，今号干溪。乾德二年届丁之武平，睹南岩石壁峭峻严冗嵌崆，怃然叹曰：昔我如来犹芦穿于膝，鹊巢于顶而后成道。今我亦愿委身此地，以度群品，若不然者，当使殒碎如微尘，发誓已，摄衣趺坐数夕。后大蟒前蟠猛虎傍睨，良久皆俯伏而去。乡人神之，争为之畚土夷堑，刊木结庵，民有祈祷辄书偈付与末，皆书赠以之中四字，无愿不从。淳化间，去岩十里立草牧牛，夜常有虎守卫。后迁牧于冷洋迳，师还岩。一日倏云牛被虎所中，日暮有报果然。师往彼处削木书偈，厥明虎毙于路，复感一青。

猴为牧三年，后忽抱木死，师梦来乞名，与名曰金成王。仍为建庙，民有询过去未来因者，师皆忠告莫不悚然。同道者惧其大甚，师曰：只消吾不语耳，遂不语。一年岩院输布，师以手[答刂]内布中，监临郡[亻卒]张公晔见词闻於郡守欧阳公程，追摄问状，师不语。守卒

愈怒，命焚其衲帽，火烬而帽如故，疑为左道，以彘血蒜卒厌胜。再命焚，而衲缕愈洁，乃遣谢使归，自是白衣而不褐。初，南康盘古山波利禅师从西域飞锡至此，山有泉从石凹出，禅师记云：吾灭后五百年，南方有白衣菩萨来住此山。其井涌泉，后因秽触泉竭。与议请师主法席，以符古识师许之，乃泛舟而往江。有槎椿常害人，船师手抚之曰：

原藏北京图书馆

去去，莫为害。当夕无雨，水暴涨，随流而逝，至山观井无水，遂以杖三敲云：快出快出。至中夜闻有落泉溅崖之声，诘旦涌出满溢。终三年复返南岩，祥符初有僧自南海郡来告曰：今欲造砖塔，将求巨船载砖瓦。惠州河源县沙洲有船插沙岸，无张取者，愿师方便。师曰：此船已属阴府。僧复致恳，师乃书偈与僧，僧持往船所，船应手拔。运塔砖毕，有商假载木，俄恶风飘荡，莫知所往。四年郡守赵遂良闻师名，延入郡斋，结庵州后，以便往来话次。遂良曰：庵前枯池，劳师出水。投偈而水溢，今名金乳。复曰：同有龙潭害民，望师除害。亦投偈而祸去。於是遂良表闻于朝，赐南安均庆院额，遂良授代以晴请，运使王贽过岩以雪请，皆如答应。真宗朝尝斋于僧对御一榻无敢坐者，上命进坐，僧答曰：佛祖未至，少顷师至，白衣衲帽，儒履擎拳，即对御就坐。上问师从何来，甚时届道？答曰：今早自汀洲来。问守为谁？曰：屯田胡咸秩。斋罢，上故令持伊蒲供赐咸秩，至郡尚燠，咸秩惊竦，表谢上乃谓师为见世佛，御赐周通钱一贯文，至今常如新铸。咸秩闵雨，差吏人岩祈祷，师以偈付来吏，甫至郡而雨作，岁乃大熟。胡解印入觐，历言诸朝列。丞相王公钦若，参政赵公安仁，密学刘公师道，皆寄诗美赠。八年正月六日申时，俄集众云：吾此日生，今日正是时，汝等当知妙性，廓然。本无生灭，示有去来，更言何事，言讫，右胁卧逝，春秋八十有二，僧腊六十有五，众收舍利遗骸骼塑为真相，遗偈凡百一十七首，其二十二首乃亲书墨迹，临刊文义雅奥，不可思议而得也。师见在，民呼曰：“ 和尚翁”，亲之也。师灭度，民皆曰：“圣翁” ，尊之也。名公钜卿，大篇短章致赞叹意，无虑数百篇。东坡苏轼云：定光石佛， 不显其光。古锥透穿， 大千为囊。卧像出家， 西峰参道。亦俗亦真， 一体三宝。南安石窟， 闻甘露门。异类中住， 无天中尊。彼逆我顺， 彼顺我逆。过即追求， 虚空乌集。驱使草木， 教诲蛇虎。愁霖出日， 枯旱下雨。无男得男， 无女得女。法法如是， 谁夺谁兴与？令若威怒， 免我伽梨。既而释之， 遂终白衣。寿帽素履， 发鬓皤皤， 寿八十二， 与世同波。穷崖草木， 枯腊风雨。七闽香火， 家以为祖。荫土垂御天， 宋有万姓。乃锡象服， 名曰定应。山谷黄鲁直云：石出山而润自丘壑，松不春而骨立冰霜。今得云门拄杖，打破鬼窟灵床。其石也，将能万里出云雨。其松也。欲与三界作阴凉。此似昔人非昔人也，山中故友任商量。熙宁八年，郡守许公尝表祷雨感应，诏赐号定应。崇宁三年，郡守陈公粹复表真相，荐生白毫，加号定光圆应。绍兴三年，虔寇猖獗，虔化宰刘仅乞灵于师，师於县塔上放五色毫光示现真相，贼遂溃。江西漕司以闻。绍兴二年，嘉普通二字。乾道三年又嘉慈济，累封至八字大师，民依赖之，甚于慈父。自淳熙元年郡守吕公翼之，迎真相入州后庵，以便祈祷，从民请也。后均庆屡请还岩，郡不能夺，百夫舆至中途莫能举，遂留于州。绍定庚寅石祭寇挺起，干犯州城，势甚岌岌。师屡现显。贼驻金泉寺，值大雨水不得渡，晨炊粒米迄不熟，贼众饥困，及战师於云表见名旗，皆有草木风鹤之疑，遂惊谔奔溃祈哀乞命，汀民更生皆师力也。嘉熙四年，州人士列状于郡，乞申奏赐州后庵额有旨赐额曰定光院。续又乞八字封号，内易一旨字，仍改赐通圣，今为定光圆应普慈通圣大师。详见《行实编》。

定光，泉州人。姓郑名自严，乾德二年驻锡武平南安岩。淳化二年，别立草庵居之，景德初迁南康，郡盘古山，祥符四年汀守赵遂良即州宅并后庵延师，至八年终于旧岩。见周必大新创定光庵记。

定应大师，鄞江集云：初波利尊者，自西土来住盘石，即有谶曰：后五百岁有白衣菩萨自南方来居此山，即是定光佛也。至定大师乃应谶。[来力]赐威济灵应普惠妙显大师，叶

七千八百九十五卷

姓，法名惠宽，宁化县人。幼通悟，善根夙植，长得业於本郡开元寺，遍游诸方，悟旨而返。州境山谷深窈，虎豹出没为害，师以解脱慈悲力为之训饰柔服，众异之，号伏虎禅师。南唐保大三年，憩于平原山麓，见左右有龟峰狮石，遂卓锡于此，蹑其巅，以开元钱七为开山兆。有樵者拾其一以归，诘朝复返故所，耆老喧传咸起敬慕。程力督工为并庵名曰普护，庵侧一岭刺天，号吊军岭，道过其上苦渴水，师於盘石上顿锡出水，至今不竭。七年汀苦旱，靡神不宗，郡将闻师道行，结坛于龙潭侧，延师致祷。师云：北方旱气皤甚，实众生罪业，自速其辜，今当普为忏悔，七日不雨，愿焚其躯，及期旱如故。师廷趺坐命厝火于薪，众骇愕。火未及，然油云四起，甘雨倾注，师曰“ 未也。”水流束薪乃已。未几果然见闻赞叹。宋朝建隆三年九月十三日示寂。塑其坏身于庵，凡有所祷，应如响答。熙宁三年，郡列状以闻，赐庵为寿圣精舍，延平之庵，曰油滩，曰小芹，曰白砂。绍兴七年求力封净戒慈应大师。时在汀者犹未封圣院。乾道三年改赐广福，师所经从辄成也。至十二年乃赐号于汀，曰威济。乾道三年加号灵应，淳熙十一年复加普惠，皆以救旱功。自淳熙元年郡守迎均庆院定光真相入州后庵，复於广福院迎师真相，差肩为宾主，以便祈祷。绍定群盗犯城，多方保护，显大威力，师与定光实相叶赞。嘉熙间州人士列状于郡，乞申奏加赐师号，复加妙显，累封至八字，今为威济灵应惠妙显大师。

道　　释

【临汀志】：道学仙释学佛，以明心见性，积功累行为本。若幻小智奇术，玄惑当时，已为仙佛罪人。况未能清净，未断贪嗔者乎？今氅袂方袍相属，未知其所修为何如也。

晏仙人失其名，清流县人。生明溪田家，年甫冠，樵苏山间，忽闻有傍耳而语者，回盼见一道人，馀半桃以遗之，晏食已欲与之语，忽不见，惟觉腹痛，茫茫归家，暴下累日，若醉若寐，家人省问似不能言者，旬馀小愈，即不复烟火食，所嗜惟果实清泉，而朱颜漆发，肌胃泽润，步履如飞，且能言人祸福，乡人异之。悉呼为晏仙人，自是远近辐凑，晏惧泄天机，遂寡言语。邑令遗礼招之不纳，士夫有踵门者，长揖而已。间有一二可知者，今疏于下。里有富民某氏，并居颇雄丽。落成之日，晏过其门，富民延坐扣曰：屋好否？晏曰：光荡荡。富民喜以为佳兆。越三年，染疫无噍类，众始司前时之言。一日父遣如郡输租，泊揽子家，见其母所储寿器，从而抚之曰：便著便著，时媪亡恙。众目为狂晏。未几媪果然暴死。明年冬又在郡毕输，告别，挽揽子之臂啮之二，自是不复来。比及三年，不疾而逝。自食桃之后，阅十五年，逝之日乃生之日也。惜其家人不晓，以释氏荼毗法化之。

曹道翁，不知何许人。宣和间始至县，邂逅道庵初成，遂与居焉，仪状甚野，青巾短褐，对人兀坐终日不谈。居数年稍合药济人，得者辄愈，入市必大醉而归。平时未尝赴供持钵，又无所储生计，而衣食百顷略无窘状。或经旬不爨，人问其故，则云，就食於市，

有尾而伺之者。但见其径趋酒家。据床独坐而酌，取金於袖，无欠无馀，至茶食肆亦如之，诘其所以，至于再三，乃以实对曰：我能呼钱尔。或求其术曰：吾所呼者皆深沟巨壑久湮而不出之物，汝传之必睨人之帑藏，祸将及身，幸无启齿，庵中养鸡一，犬一，不敢升堂，登真观道士丘居通慕而师之，尝假金一阡二百为制衣用，翁令取诸故祠，果得之如

七千八百九十五卷

姓，法名惠宽，宁化县人。幼通悟，善根夙植，长得业於本郡开元寺，遍游诸方，悟旨而返。州境山谷深窈，虎豹出没为害，师以解脱慈悲力为之训饰柔服，众异之，号伏虎禅师。南唐保大三年，憩于平原山麓，见左右有龟峰狮石，遂卓锡于此，蹑其巅，以开元钱七为开山兆。有樵者拾其一以归，诘朝复返故所，耆老喧传咸起敬慕。程力督工为并庵名曰普护，庵侧一岭刺天，号吊军岭，道过其上苦渴水，师於盘石上顿锡出水，至今不竭。七年汀苦旱，靡神不宗，郡将闻师道行，结坛于龙潭侧，延师致祷。师云：北方旱气皤甚，实众生罪业，自速其辜，今当普为忏悔，七日不雨，愿焚其躯，及期旱如故。师廷趺坐命厝火于薪，众骇愕。火未及，然油云四起，甘雨倾注，师曰“ 未也。”水流束薪乃已。未几果然见闻赞叹。宋朝建隆三年九月十三日示寂。塑其坏身于庵，凡有所祷，应如响答。熙宁三年，郡列状以闻，赐庵为寿圣精舍，延平之庵，曰油滩，曰小芹，曰白砂。绍兴七年求力封净戒慈应大师。时在汀者犹未封圣院。乾道三年改赐广福，师所经从辄成也。至十二年乃赐号于汀，曰威济。乾道三年加号灵应，淳熙十一年复加普惠，皆以救旱功。自淳熙元年郡守迎均庆院定光真相入州后庵，复於广福院迎师真相，差肩为宾主，以便祈祷。绍定群盗犯城，多方保护，显大威力，师与定光实相叶赞。嘉熙间州人士列状于郡，乞申奏加赐师号，复加妙显，累封至八字，今为威济灵应惠妙显大师。

道　　释

【临汀志】：道学仙释学佛，以明心见性，积功累行为本。若幻小智奇术，玄惑当时，已为仙佛罪人。况未能清净，未断贪嗔者乎？今氅袂方袍相属，未知其所修为何如也。

晏仙人失其名，清流县人。生明溪田家，年甫冠，樵苏山间，忽闻有傍耳而语者，回盼见一道人，馀半桃以遗之，晏食已欲与之语，忽不见，惟觉腹痛，茫茫归家，暴下累日，若醉若寐，家人省问似不能言者，旬馀小愈，即不复烟火食，所嗜惟果实清泉，而朱颜漆发，肌胃泽润，步履如飞，且能言人祸福，乡人异之。悉呼为晏仙人，自是远近辐凑，晏惧泄天机，遂寡言语。邑令遗礼招之不纳，士夫有踵门者，长揖而已。间有一二可知者，今疏于下。里有富民某氏，并居颇雄丽。落成之日，晏过其门，富民延坐扣曰：屋好否？晏曰：光荡荡。富民喜以为佳兆。越三年，染疫无噍类，众始司前时之言。一日父遣如郡输租，泊揽子家，见其母所储寿器，从而抚之曰：便著便著，时媪亡恙。众目为狂晏。未几媪果然暴死。明年冬又在郡毕输，告别，挽揽子之臂啮之二，自是不复来。比及三年，不疾而逝。自食桃之后，阅十五年，逝之日乃生之日也。惜其家人不晓，以释氏荼毗法化之。

曹道翁，不知何许人。宣和间始至县，邂逅道庵初成，遂与居焉，仪状甚野，青巾短褐，对人兀坐终日不谈。居数年稍合药济人，得者辄愈，入市必大醉而归。平时未尝赴供持钵，又无所储生计，而衣食百顷略无窘状。或经旬不爨，人问其故，则云，就食於市，

有尾而伺之者。但见其径趋酒家。据床独坐而酌，取金於袖，无欠无馀，至茶食肆亦如之，诘其所以，至于再三，乃以实对曰：我能呼钱尔。或求其术曰：吾所呼者皆深沟巨壑久湮而不出之物，汝传之必睨人之帑藏，祸将及身，幸无启齿，庵中养鸡一，犬一，不敢升堂，登真观道士丘居通慕而师之，尝假金一阡二百为制衣用，翁令取诸故祠，果得之如

七千八百九十五卷

同，少年来住此禅丛。谁知今日佑和尚，便是当年锤令公。陈侍郎轩踵至，尤雅重之，赞其真容曰：不是十二面，虚堂空寂寂。不是一千年，丛林声呖呖。奇哉丹青者，具增灭不得。珍重四方闻，一介善知识。

祖镜大师，从密郑姓，长汀县人。幼款悟多技能，且工吟咏，初住石霜山，临米书逼真，为人作字率预言祸福，人皆珍重藏袭，至今多有者。又能隐形出神，剪纸为禽马，使之飞走。宗门宿德或以此咎之，晚方弃去，自号未理翁。继往富沙之天宁，江给事帅福建，延主东禅法席，历九夏，忽示颂辞众曰：阅尽人间七十秋，万缘今日一时休，虚空扑破浑间事，惊起全身露地牛。趺坐而逝，有语录行世。禅衲间或传示寂时，以俗礼葬，逾月启棺，空然无有。谓之尸解去。

禅鉴大师智孜，萧姓，长汀县人。尝住福之白鹿，豫章之上蓝，机法之外，尤长於诗。四皓吟曰：忠义合时难，云林共掩关。因秦生白发，为汉出青山。不顾金章贵，终披白氅还。如今明圣代。高躅更以攀。当时擅诗名，如洪驹父见此作，击节称赏，与之酬唱。青山郭功父亦有往来篇章。自是见知名胜，缁素争传其后。门人编次几三百篇，板行曰《南山集》。一日书颂示众曰：五十春秋，如电如露。月映寒江，分明归去。揖众摄衣端坐而逝。

僧了证，锺姓，武平县人。生不茹荤，年十九礼禅果院僧道松寿，且亟游诸方。一日遇崇首坐者，机缘相契，以黄龙三关语勘之云：我手何似佛手？证曰不劳拈出。又云：我脚何似驴脚？证曰两重公案，崇云如何是座上生缘，证便喝崇云：凭着甚麽？证曰：这老汉犹未知落处，崇乃印可，一坐十年。后崇驻锡常之东禅，证与之分座说法，学者宗仰。宣和初，道松以言招之，曰：吾将老矣，未闻般若。知子得道，幸归一见。证曰：吾有誓若得已事明白，愿普度一切，况吾师乎？乃归一见之，悲喜而悟，有古灵之风。绍兴元年，郡[亻卒]许公端夫摄郡事，延驻开元一年，震潮音，衲子云会。未几有桴鼓之警，亟归灵洞，结茅以居。五年二月送客出洞，归谓侍者曰：吾缘尽矣，当紧锹草鞋为别，侍者请颂。证曰：咄哉呆子！吾平居且倦为此，况临行乎？请益坚。乃强草大字云：来时本无，去亦非有。珍重诸人，月明清昼。掷众趺坐而逝。三日茶毗，五色舍利粲迸如雨，塔在灵洞院。

僧文雅，林姓，号正庵，长汀县人。总角游方外，得业於毗陵，遍参丛林，顿悟宗旨。善医术，好儒书，以诗琴自娱。诸方知识，呼为小雅，归主开元法席，逾三十年。每游诸庄，梦户多先梦锺令公来。嘉熙间，一日忽沐浴更衣，道偈云：萨[土垂]庄装严已现成，老僧恰合去游循。有人问着两来意，天上无僧地绝尘。遂趺坐而化。及荼毗，五色舍利灿然，骨骼不解。

僧普济，张姓，清流县人。住县北归仁里狮子岩，不事检[木尼]，好赌博饮酒，取溪鱼作羹。但饮其沈，放鱼於水复活而逝。人颇怪讶，邻境雨畅不时，诸祷辄应。嘉熙间，一日忽写偈云：记得黄梅与我时，忽然天气报君知。逆行顺化无交涉，撒手毗卢顶上归。又云：山僧普济堂堂去，圆满天台旧故乡。趺坐示寂，乡人以不坏身塑于岩中。刘氏女，宁化县人。父安，上攀龙乡豪也。女不茹荤，美艳而慧。喜文墨，九龄与羽人谈道，以不嫁自誓。

年及笄，父母夺其志，许石城何氏子，御轮卜吉强之不获已，乃勉治奁具，首饰务净洁素白，玉颜丹脸不御铅花华。刘氏聚族往送之，导从甫超境，忽有白鹤从空下，女即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恩怨，吕居仁记刘谏议劾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时，文仲未应出此语，语或误也。年谱又引旧实录，称礼部尚书胡宗愈诋先生。今按宗愈，自中丞执政，其除礼部尚书，乃在罢出守还朝之后。先生去职久矣，实录误也。

范太史乞复召伊川先生还经筵[答刂]子：翰林学士兼侍讲兼修国史范祖禹奏：臣自居讲职，窥谓天子当搏求天下贤才，置之左右，以备顾问，俾益圣学。追观祖宗之时，讲筵之职，多由旧官荐引。故臣每思得人，开达天听。然无因而言，惧为烦渎，或涉亲旧言则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将去讲职。肝鬲所怀，不敢不吐露于陛下。臣伏见元• 之初陛下召程颐对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天下之士，皆谓得人。虽真宗待种放亦不过于此也。孔子曰：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夫举一人而天下莫不归心者何哉？为善于山幽隐者，知其必不废。陛下用颐，实为希阔之美事，而才及歹余，即以人言罢之。颐之经术行谊，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皆与颐相知二十余年，然后举之。此三人者，必非为欺罔以误圣听也，颐在筵切于皇帝陛下进学，故其讲说语常繁多。颐草茅之人。一旦入朝，与人相接，不为关防。未习朝廷事体迂疏则固有之，而言者谓颐大佞大邪贪黩请求，奔走交结，又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以意气后台谏，其言皆诬罔非实也。盖当时台谏山官，王严叟、朱光庭、贾易素推伏颐之经行。故不知者，指为颐党，颐匹夫也，有何权势动人。而能倾大臣，役台谏？自古处士入朝，无有不被谤毁，盖处士本不求仕进，能轻富贵。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无不称重。将谓处士入朝，必有过人之能，致太平之术，故其责望常重。至于不贤者，则直以处士为矫诈，为沽激，为钓名。又处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以处士入朝，未尝不遇毁谤也。陛下慎择经筵之官，如颐之贤，乃足以辅道圣学。至如臣辈，叨备讲职，实非敢望颐也。臣久欲为颐一言，怀之累年，犹豫不果，使颐受诬罔之谤，于公正之朝。臣每思之愧也。今臣已乞去职，若复召颐侍讲，必有补圣明。臣虽老在外，无所憾矣。取进止。

元• 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将免丧。宰相吕正愍公奏，欲与职判检院。苏文定为黄门侍郎，奏云：但恐不肯靖宣仁云，只与西监。遂除直秘阁，权判西京国子监。其月丁亥也。先生之在经筵也，谏官朱公[才炎]，贾明叔，皆其门人。推敬甚备。而给谏顾子敦，刘器之，与先生不合，每屡攻之。先生亦以辅道自居，故帘中以为不靖。四月先生免丧上疏再辞新命，极论儒者进退之道。而监察御史董敦逸奏，以为有怨堂望，轻躁语。五月丙戌改管勾西京所请也。未拜，以疾寻医。八年九月宣仁崩，哲宗亲政，再伸秘阁西监之命，先生再辞。九年二月丁酉，苏文定自门下侍郎守本官知汝州。四月壬子，苏文忠自中山府路安抚使，落两职知英州。癸丑改元绍圣，范公先已数求去，是日除龙图阁学士知陕州，其荐先生必九年三四月间事，盖迟二苏公之去，而后言之也。范致明论，伊川先生入山著书。乞觉察，敕臣寮上言：臣闻私义害国，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说诬民，处士横议，亦圣人之所不容。谨按通直郎，致仕程颐，学术颇僻，素行谲怪，专以诡异，聋鼓愚俗。顷

在元• 中，因奸党荐引朝廷，遂命以官，劝讲经筵，则进迂阔不经之论，有轻视人主之意。议法太学，则专出私见，以变乱神考成宪为事。绍圣中，尝明止罪罚。而元符之末，叙复过忧，犹以通籍，致仕田野出处自如，未当心伏前日之罪。颖洛之凡庶，节操不立之徒，往往为先生弟子，名目标置，朝廷有大政令，则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议之，败坏风俗，莫此之甚。真乡原之乱德，治世之奸民也。原其罪恶，不在邓析少正卯之下。此而不

七千八百九十五卷

淳熙十四年，运使王公回，乞先行汀州经界[答刂]子。节要绍兴间，本路八州，已经界者五，惟漳泉汀以何白旗等作过。之后，朝廷恐其重扰，权行住罢。漳泉从来富庶，未见其病，独临汀凋瘵受病最深，今若不行经界，臣恐十年之后，官民俱病，不可为矣。欲望先行汀州一郡。

淳熙十六年，汀州布衣雷衡陈经界钞盐利害，节要臣伏都本州六县，生灵久困。淳熙间，帅臣赵汝愚，漕臣王回，屡乞行臣本州经界钞盐，整顿疮痍。上俞其请，经令三年，未见措置，切恐朝廷谓经界工费烦重，钞法亏折岁课，臣再以推行二者事节，条具下项，令其经界，工费如后。

一臣州境东西百四十一里，南北五百里，折为六县，长汀管一十四里，宁化一十团里，上杭一十二乡团，武平三十里保，清流八团莲城六里。逐团里又折为都，都又分为十井一都，有十大保，一大保统四小保。量田一井，多者十顷。少者六七顷，绍兴间本州经界，只以水色几七等，定高下，遂以约禾，概以三贯二百钱重为一秤，均受产钱，轻止三分五厘，重止五分。如农人春播五寸，投一种秋收一穗，加一刈二者毕，工不越於芒种、立冬前后一旬。今经界专用绳[乡率]步杖，度之日历数百亩，工又易於播刈。

绍兴间，举行打量，起於已巳正月，毕工三月，正长旬日以量到步亩，通数报官毕日，统数并见图板，亦备工止六，十日，计度一季吏录纸[答刂]应用等，供用二万九百三十六贯省，宽与半年。又肯费钱一万七千二百七十二贯省，米人日支二升官吏倍支，日约七石，共用米一千五百石，其钱州县常赋，及上供，经总制诸司色目不可移兑，则本州县见管常平钱数目钜万。今借为经界之用，候半年就绪，即有后项亏折税米钱仅二十万，可以补填。又日有人户即契牙税钱至多，今具钞盐利害。

乾道壬辰运使陈砚建议行客钞，客钞之行，方阅四月，漕司已卖一千二百万斤，岁额仅登。故漕司无昔时州县乏本不搬之数。客人先次纳钱请钞，后赴仓支盐，亦无昔年州县坐欠赦蠲之弊。但干官司不免占涉，只为其时不曾议及汀与建剑，邵武利害不同。许通行其钞，剑邵郡并可舟运富商尽得停塌，乘见汀之盐阙，番改星夜并程搬来，致使汀州钞法不行，无钱支解，竟行奏罢。淳熙丙午，帅臣赵汝愚抗章，钞议复下，官吏恐行於私封锁益，云汀盐价高，小民难食，不必推行钞法，只与增纲减价，使可纾民。今虽每斤减下钱数，刻削遇於昔日，徒资州县倚法为市，今若钞法一行，盐价不抑自低，官价与邻处略同。民见私贩无息，不战自绝。

绍熙元年，知漳州朱公熹乞行经界，绍兴成法，可举而行。惟里之正长，其役最为烦重，疆理步亩，分别水色，均摊税赋。其在当时，动经再岁，彼出入阡陌，妨废众务已不胜其劳。一有失当，词诉并兴，督责随至。又乡户少谙书算，所召募书人多是奸吏，必须[酉寿]以高价。又簿书图帐费用纸札，亦复不贷。是以当时正长厚者重困，薄者破产。今乞於举行之日，只令正长打量尽图报官而已。官给纸札自差人供攒帐状，正长只役其力，无伤其财。

绍熙元年，知州祝公杯保明经界申运司，转运司据汀州路申，据长汀等六县所申。虽有不同，而其归则一，向来经界不行久年，税籍益不可考。富家典买田宅，必抑令出产之人咸损税钱，然肯售。贫民迫於不给悉，从其精官司未免据契追纳，则不得不转涉流移，此常赋所以大陷。况又差役之际税籍不可举，惟凭得替人指差，其弊尤甚。今若经界果

原藏北京图书馆

行，则凡此诸弊皆可以革。惟上户平日坐享膏腴，量输税赋，亦有计嘱乡司，全不输纳。又不供应役次，今税役均则必竞生词诉，此一说也。诸县皆有顽恶地分，从来不纳二税，亦有税额独轻之处，今税役均，则必有令之不从者。此二说也。本州凋弊之极，逐年应办上供，与夫供军输官之数，已是煎熬。今若诸色供需数目浩翰，何所从出。此三说也。今欲举行经界，乞王人亲临，或监司亲到，以为镇压，顽恶地头或不从命，则乞税钱州不出郭，县不出乡，以其不肖之心。至於从亿之费，则乞朝廷念此一方凋弊，指拨转运使衙合起发赴行，在窠名钱数若干充经界费用。

绍熙二年，知州赵公充夫，经界利害申安抚司札子。节要充夫伏蒙台谕，汀民税赋不均，上户产多不纳官赋，细民产去税存，恐非经界不可。然临汀山郡，税重业轻舟楫不通，米不直钱，大抵皆是贫窘。今若举行经界，当以优恤为先，凡六邑。从前催不到税苗，姑置勿论，且据逐年所纳税赋实数，因地之远近，田之腴瘠，米之贵贱，逐一打量，随宜减损，使之轻重适中。若将元祖额税苗，不以远近尽数均敷。地远谷贱之处，既不可增敷，其势必尽均人负，郭近乡之田为害大甚。则远近俱扰，贫富俱困矣。一六邑若同时举行经界，不能官吏能者有限，顽民皆以量田为名，不纳二税，上供屯驻官兵衣粮必然阙绝。今欲先行一邑，则五邑输纳如故，而事力亦止可了办一邑。一，谓如一县以四至乡团，各取县治在四十里内者，即合照本乡省税元额内数，并不得过乡。若乡团在四十里外，八十里内者，

即合照本乡省税之额，打量减十分之三均敷。在八十里外，百一十里内者，减十分之四均敷。百一十里外者，减十分之五均敷。如莲城上杭武平，人物愈稀。又当随上项乡团近远，递减分数。如此则乡税额既轻易於输纳，必将重土乐业。前日轻弃之地，皆为良田，且所减税额，皆是汀州逐年催不到数，不妨上供岁计，减之无害。

绍熙四年，福建提刑辛公叶疾论经界，钞卤札子节要天下之事，因民所欲行之，则易为功，漳泉汀三州皆未经界，漳泉民颇不乐行，独汀之民力无高下，家无贫富，常有请也。且其言曰：苟经界之行，其间条目官府所虑，谓将害民者，官不必虑也。吾民自任之，其言切矣。故曰：经界为上，其次莫若行钞盐，钞盐利害，前帅臣赵汝愚论奏甚详，臣不复重陈，独议者以向来漕臣岘，固尝建议施行，寻即废罢，朝廷又询征广西更改盐法之弊，重於开陈，其实不然。广西变法无人买钞，因缘欺罔福建钞法，才四阅月，客人买钞几登递年所卖全额之数。止缘变法之初，四州客钞辄令通行，而汀州最远，汀民未及搬贩，而三州之贩盐已番钞入汀，侵夺其额，汀钞发泄，以致少缓。官吏取以藉口，破坏其法。今日之议，正欲行之汀之一州，奈何因噎而废食耶？故曰：钞盐次之。开禧元年，知州陈公铸上经界利害札子。节要臣尝详究经界难行之说，本州产税最重，而米价极贱，商贾不通绝难得钱，奸民豪户犹藉隐冒赋税之利。通融补纳，尚且费力，若或履亩之后，件件得实，不容隐匿，

则其输纳愈更繁重。是以不便者多肆摇撼。又

七千八百九十五卷

此法一行，则须开具图帐，置造砧基，打量顷亩，分定等则。纽计租赋官吏出入阡陌，保正长奔走期会，纸札食前费用百出，若不尽从官司支给，则为大扰，反不若无事之为愈。此议者所以得持，是二说而排沮之也。臣因参用众议，见得本州诸县税赋，递年是仅及一半以上。今若只将十年催到税数取一最多年，分立为定额，从各县量到顷亩，均科年额实催之税，於上供既无亏损，而贫富上下皆受实惠。至於费用一事，本州有交承椿积之钱，朝廷存留以为州郡之备。若量其所用，出捐数十百缗以为百姓经久之利。在於圣时，决不吝惜君蒙采用此议，委自本州选择公明，不扰属吏。先从近郭一县措置打量，则民听不惑，费用亦省。一县既有程式，他邑可以依仿，决无难行之理。

开庆元年，知州胡公太初奏请经界，保伍及移兵官一员置司城外三事。节要窃惟汀郡实底闽陬，土旷而民贫，欲犷而气暴，家乏富饶之蓄。时多寇掠之虞，固切抚摩，尤严控御。臣熟加询究，浩欲奏闻，不敢繁缕渎冒宸聪，姑摭其所甚急，所易行者，条列左方，伏惟圣明采择。

一臣自领事以来，每访民词，以产去税存，业轻赋重告者十居七八，亟加考究，盖由经界不行已久。田无亩步，但计收禾，官司之版籍不存，民户之砧基茂有。以片纸成交穴易，收者获产而出者，之挂税自发。以草帐办催科，贫者供摊而富者之抵拒木力。又有嘱乡胥而暗走税者，有占绝田而莫知其数者，有大家多膏腴而输税轻，小户守硗瘠而输税重者，不均之患，莫此之为甚，拯而理之，莫此之为急。臣谓经界之法未易轻议，自实之令，委为可行。欲望朝廷特赐札下，令照两浙体例，奏行自实，仍以其式颁下，臣当鞠躬尽瘁，期以不扰行之。千里幸甚。

一本州南接潮梅，西连盱赣，寇攘间作，渊薮实繁昨者捕到贼徒，鞠之图圄，多是邻郡奸民来此告说某处某家，富有财物。此邦之奸民籍其向导聚众而行其始集也持挟刀杖，止以贩盐为名。其既集也置立部伍，公以劫屋为事，既行劫掠岂免杀伤。民志惊惶，率多逃匿。臣近行下诸邑，选差隅总重排保伍以五家为一甲。甲有首，五甲为一保，保有长，五保为一大保，有大保长。五保以上为一都，都有官，合诸都为一乡，或为一团，亦各有长。其乡团长即隅总从本州给文帖，朱记应充设。若遇警众急递告捍防，如境内年或一年无虞，与之次第减免力役。如别有保护捕获之功，又行议赏，仍令沿门点定人户丁口，以藉申上。或有聚集俗出外生事者，则自甲保以上互相觉察，以报隅总。关防既密跌荡良难，但邻郡之奸民贩私盐而来者，常十百为群，未易遏绝。欲朝廷行下盱赣潮梅诸郡一体编排保五，严行禁战则犬牙相制，皆不可越境生事，岂惟汀民安而诸郡之民举安矣。

一本州依山为城，境地狭隘，民居市肆，多在城外。以户口计，城外多於城内十倍。又有保节二十一指挥一军营，亦在城外，凡斗殴杀伤，风水盗贼，悉委长汀一尉，而尉或遇差出体究验视，则弥旬旷日，更无弹压警逻之人。窃闻江西间有州郡市井在城外者，分兵官一员莅之本州，有训练一员，兵马监押二员。臣愚欲照例依添差监押一员，置廨舍於城外，俾与长汀尉同任警逻之责。城外无恐则城内愈安矣。此以辱蔽齿之势，委是别无妨

碍，或蒙赐可，即乞札下以遵守。

开庆元年，知州胡公太初帖请诸乡隅总规式。今帖请某人充某县，某乡几都隅总，开具合关报事件在下，须至给帖者。一昨行下选有材德望之人，从本州给朱记文帖，请充隅总。既谓之有材望，非可与几民例论也。如无非公吏斡揽屠贩等人，遇到县请县官以客礼

原藏北京图书馆

接见。到州一同， 若系投词论诉， 自依常式，应有关会，并用文帖，不可据行追呼。如三帖不报，或不了可引出。一隅总专是任责警察盗贼，卫护乡间，应追会公事，催督官物及体究审验等事，自有保正副，及保长任责，并不许官司以帖引累及隅总，如有此色，径请缴回。

一隅总若能保护乡井一年，或半年，境内无虞。从本路县契勘量与次第减免力役，或别有奇功能捕获警援，本县保明申州。轻者借补官赏，重者申奏旌勘。

一隅总既膺此委，尽心协力授卫乡间。乃若托公以行私，恃权而欺众，或掊克民户财物，或侵夺民户田庐，或缉盗而收接其赃，复行纵匿，或容盗而密听其嘱。不即收擒，有词到官，或官司得於知闻，定行审究着实，照条议罪。

一今来编排保伍，专以不扰为先，止要沿门点定户口人丁，置簿抄上，各三本，一申州，一申县，一付隅总，以五家为一甲，置一甲首，以五甲为一保，置一保长，五保为一大保，置不大保长。五大保以上为一都署，都官合诸都为一乡，或为一团，隅总统之仍於各处置立粉壁，大书保下甲下人户姓名，以凭稽考。即不许唤集关留，有妨民业。如将来甲内有人丁事，故甲保次第报知隅总销落，仍申县申州照会。

一人家密处，小保长置梆一双。人家疏处，甲表置梆一双。如遇警急，即仰鸣梆。一梆鸣，众梆皆鸣，甲内及保都人户闻梆不以早晚深夜，即刻前赴应援。各家置枪棒一条，以备缓急，不许非时施用。及将带出入，如有不遵约束，及不相救应之人，仰甲保觉察报知隅总，申县照条断治。

一聚集徒党及十人以上，在法所禁，仰甲内常切觉察递造保长都官，以及隅总。若隐而不告者同罪。或外州县人经过甲内，不许停留过三日。若行止不明者，不许住泊。如违约束，许甲内及保内首告。知而不告者，请隅总觉察，申县科断。

开庆元年，知有公太初奏请武平县令乞免差武臣，复京选同差之法。

照得本州武平县，距州城三百里，从来系文臣窠阙。昨宝• 二年郡守罗宗博申乞从权作文武通差，遂差兵马监押赵与[衤因]前去摄事，且许以就辟。未几以行移检覆死囚事，蒙本路提刑司行下谓辟都监为邑宰。武臣不晓事，且责本州不以人命社稷为念，在后赵兴与[衤因]身故，有成忠郎阮逢午，为见先有文武通差之文，遂就部注授到任。本州方欲占陈，乞仍作文臣窠阙急，据武平县贡补进士，县学长郑震等一白三十人列札状，本县辟居闽底，虽号瘴乡，水土恶弱。今格旧减举主两员，及免用职司。如有三举员，即改京秩，载之图志，隶为中县。注之部阙，京选通差，南岩之佛同居，灵洞之仙可访，风景未尝不美。自开邑而至绍定，宰是邑者，大则奉议宣教之京官，次则承直儒林之选人。代有循良，旧志壁记，历历可见。宝• 二年，本州差州都监秉义郎赵与[衤因]摄令，因缘求辟，知郡罗宗博遂申省，破京选通差之格，放行文武通差。其时本路王提刑因本路具囚上狱，判云：武平一县，有人民，有社稷，往往县官皆武人权摄，令开申状又系辟都监为邑宰。本州殊不以人民社稷

为念。武平只在汀漳之间，何至乏人而置一县於度外？其所以不遵法守，是皆武人无所识之故。牒州契勘，本县官有无注授，因何不行赴上著实，具申以凭区处。绩周知郡县牒回赵都监复旧职，改委宁化县丞赵与康摄事，近县令阮成忠循文武通差之例，注授填赵都监窠阙来膺邑寄。今以书两考矣。第恐后来或又有武弁借径而来，不谙色事，则学校谁与作兴，生灵谁摩抚？自此风俗日薄，人物日凋，户口日耗，财赋日陷

七千八百九十五卷

矣。且福建所隶四十九县，宰皆文充，令皆文选。以闽之属郡，素号文明声教之邦，而汀之武平，独若淮用武之邑，良可惜也。士民昕夕妄议，欲望本州斟酌事体，详与申奏天朝。复正京选通差之条，寝罢武人充阙之。例使小邑之令，获齿诸邑之班爵。人物由是而师表，风俗由是而教化，户口财赋由是而得安集。而节受岂不甦欺，本州所据武平县贡补进士县，学长郑震等所陈委是允当，合行备录具申，欲望公朝，特赐敷奏，永为复文臣窠阙。仍许从本州申辟文臣一次，庶几凋弊之邑，得人经理，实副百里之望，八月三十日奉圣旨依。

题　　咏

【临汀志】：宝• 戊午夏五月太初，以澄江守蒙恩易兹郡，亲朋讲曰：是僻远而难治者也。太初，惟天子命讵得辞，乃於都闽转扣尝官於是者，求郡乘一观焉，则纪载阙疏而不绩者，乂周一甲子矣。事制之仍革户口之登，耗租税之虚盈，人物之盛衰，职官之到罢，皆漫焉莫考。洎驰驱及境，盖俨然一占郡也。山川缭复，城郭缜窄，俗若悍而朴，务若严而顺，兑夂攘时作制御有方，则可以无虞。气候虽不常，摄养有素，则可以无恙。镇之以静，行之以勤，辅之以制节谨度，亦可以无旷。阙信僻且远，乌见其为难治哉。半载而赢百废粗举，遂与文学掾赵君与沐，择前庑之博茂士曰：钟君明之陈君士安，钟君知本，丘君一震，相与审绎旧志。搜猎轶闻，而赵君提纲焉。未几束藁来，太初为定科条，订事实剂雅俗，正讹廖而编成矣。志之外文别为集卷，各十有五，皆阙其左方以立矣来者之绩书。於是由郡而属邑，日户分件列粲然在吾目中，一洗前日莫考之憾。夫以郡创於唐之开元，四百三十年，为我宋之隆兴甲申而志始形，然甚略也。又二十五年，为庆元戊午而志始修，然未备也。又六十年至今日，而志重作，亦未敢以为大备，然则斯文废兴之故，可胜叹哉。世运茫茫，事机浩浩，有绩无绝，有兴无废。所望於后来同志之君子，次年季秋吉日，朝请大夫知汀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主管，坑冶节制，屯戍军马。胡太初序。

州有图志，一邦之史也。凡而山川之融茂，人物之消长，风俗之仍改，户口之耗增，事制之沿革，官吏之更代，校舍之废置，世故之屯屯殷殷，皆击焉。历岁逾远荒陋遗误，则不足以诏后莅政者。著身簿书朱墨严，每为迂缓不切之务，而不介之意，实为旷典。天台境物一赋於孙兴公，则赤城奇胜在目睫。曲江地图一披於昌黎，则击舟韶石可以穷佳趣。矧临汀山水人材之萃可陋乎？《鄞江旧志》：始纂於隆兴者颇略，继修於庆元者尚疏。识者慨其寤叹，今甲子一周，屡修而屡辍，用志不坚，宜志之竟无成也。判府节制宗丞吏部怡斋胡公先生，以迈往之韵负两科重望天下盛名，再持麾节镇抚兹郡。既下车，疏凝蠹，崇学校，厚风化，礼多士，抚摩斯民，政通人和，凡事开治原者，尤切留意越教。月大捐俸积鼎新泮宫。高明其百年阻习作成美意，穷宇照耀旧志，冗略失宜，惧其不足以诏方，未礼请郡士之俊秀，贡士钟明之等相与搜摭而衰，辑之订其舛，猎其遗采录，嘉精专局於黉舍俾，与商其纲，与沐，与三日四友趋承教命，唯谨三阅月仅成编笔削於先生大宗匠之手。俾百年之故典，一旦照明，非洞识卓然，何以及是。抑地灵人杰，机有幸会，际此贤史君植立振起之功欤。与沐懦响异英无能为役，今将得替而得矣。幸而及拭目斯志之成。

若夫贤史君主盟斯文，恢风弘化之功，当有一代大手笔。大书特书以寿於石，与宇宙

原藏北京图书馆

山川同其久者，其是以上裨职方我。开庆改元中秋吉日，学生修职郎汀州，州学教授赵与沐敬跋。

【舆地纪胜】：唐中丞《伍公墓志》正明元年， 舍人张策撰。《鄞江志》庆元武李皋诠次林仲文序。《鄞江集》林仲文序。诗：为郡暂辞双凤阙，全家远过九龙滩。地僻寻常来客少，刺桐花发共谁看。《唐诗纪事》，张藉送汀州源使君。慈竹笋抽疑夏箨，木犀花发认春复。孙公谈圃， 载孙郡字奋学， 学诗联道尽汀州景物《广陵记》居人不记瓯闽事，遗迹空傅福抚山。地有铜盐家自给，岁无兵盗戍长闲。

一川远汇三溪水，千嶂深围四面城。花继腊梅长不歇，鸟啼春谷半无名。

山连庚岭为南徼，水与潮阳作上流。陈轩卧龙胜事堪图画，向压闽南七八州。郭祥正岚烟蒸湿同梅岭，地脉逶迤接赣城。郭仲祥万叠云山拥郡楼，凭栏下瞰卧龙湫。二年吏役何曾到，孤负清风月白秋。袁思永卧龙形胜著瓯闽，前有南楼气象新。新修《南楼诗》我爱汀州好，山川秀所钟。阁前横水，云酿阁亭畔列奇峰。苍玉亭古驿森慈竹，临汀驿莲城挺义松。莲城县有义松， 庆元陈史君诗。尝闻元丰间，元舆守兹土。别乘果为谁，青山郭功甫。二公德望尊，声名播今古。陈晔元丰陈汀州，见谓黄太史。年登境无蝗，政恐不相似。陈映鄞江一丈水，清可照人心。蒋之奇苍玉洞。全闽形势数临汀，赣岭迤疆似井径。江汇里渊销地脉，山横华盖应天星。宋思远《定光南安岩诗》

石耸虚岩接太虚，百千年称定光居。未知天上何方有，应是人间别地无。香风影里迎新魄，梵呗声中见落晖。自恨劳生名利役，不能来此共忘机。

路人云山几万层，豁然岩宇势峥嵘。地从物外嚣尘断，天到壶中日月长。郑弼汀梅之间山万重，南安岩窦何玲珑。青瑶屹立敞四壁，巧匠束手难为工。郭祥正天下名山饶洞穴，不似南安最奇绝。一峰突兀上干天，十二子孙旁就列。上有虚窗透碧霄，夜分明月归岩腹。方开之诗四六：

福抚肇基，斗牛分野。源分鄞派，郡建临汀。东南界於潮梅，西北连於闽越，卧龙山下，建大府之雄居。伏虎庵中，隐真儒之妙相。伍积中致语。

【唐韩彳屋诗】《寓汀州开郑左丞赴洛》：鬓惹新霜耳旧聋，眼昏腰曲四支风。交亲若要知形候，岚瘴烟中折臂翁。

【过汀州】：荒山无寸木，古道少人行。地势西连广，方音北异闽。闾阎参卒伍，城垒半荆榛。万里瞻天远，常嗟梗化民。

【宋钱塘韦先生诗】《十月二日早按行临汀过大雷电而雨》：传车十月到长汀，郁焕犹如暑气生。经夕山川带云雾，凌晨雷雨动栏楹。乍逢旅客殊多怪，怪见邦人悄不惊。聊作小诗傅所过，他年稳坐话平生。

【文天祥集】：予在剑，朝廷严趣之汀。十月行，十一月至汀州而福安随陷，车驾幸海道矣。事会之不齐如此。哀载雷霆走精锐，送樊侍御。斧钺下青冥。送李大夫。江城今夜

出郭惨淡飞云汀。薛州判

【元丁继道诗】《至元丙子十月驰驿至汀州》：踪迹似征鹰，行行近广东。路穷南海际，人在万山中。茅屋蛮烟黑，枫林夕照红。瘴乡难久住，马首竟匆久。

【寓庵稿】《送卓参政出镇汀州》：春雨生绿波，官船载旗鼓。相君罗俊彦，仗节开藩府。推诚散群疑，肃令严威武。年深涧壑寒，慎勿轻豺虎。

八千一百六十四卷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一百六十四　　十九庚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程

【道命录】：司马温公荐伊川先生[答刂]子。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司马光，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左丞吕公著，镇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康国公韩绛等[答刂]子奏臣等，窃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道，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圣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取进止。十一月二十六日，程颐除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元丰八年上。自嘉• 末，二程先生，倡明道学于河洛之间，四方学士从之者已众。而王荆公得政，方以富国强兵之术用天下，大程为监察御史，议不合罢归补外者，十有六年。时温申 公，皆退居河南，而韩康公为府尹，知其贤也。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圣烈皇后同听政。五月二十六日，司马温公起为门下侍郎，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末行，得疾卒，年五十有四，其年六月十五日也。文潞公时以太师致仕居洛，题其墓道曰明道先生。而伊川先生其季也。父太中公当任子先生数推与族人不复受。嘉• 四年，举进士南省合格，及廷试，报罢，遂不试。治平四年九月，申公以杂学士知蔡州，荐先生于朝不得召。元丰末，温公既得政，其年七月五日，申公起为尚书左丞，于是温申康公同上此奏，而蔡确犹为左仆射，故未即行。八月八日，康公除使相判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先生乃有西监之命。先生再拜，奉

山旨，令乘递马赴关。元•二年二月，先生至京师，监察御史王严叟，彦霖言：先生学极圣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纯粹，愿加所以待之之礼，择所以处之之方。左正言朱光庭公[才炎]言，先生乃天民之先觉，圣世之真儒，揆其贤，陈抟种放，未必能过之。若其道则抟放，有不及知者。又言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圣人之道，至此而传，况天子进学之初，若俾真儒得侍经席，岂不盛哉？章再上，有旨，授先生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先生言：既蒙命召礼合见君，祖宗时布衣被召故事，具在，彦霖亦乞召见。问以为国之要，公[才炎]又乞访其至言正论，所以平治天下之道。闰二月蔡确免，四日，司马公拜左仆射。三月十四日，有旨，令先生入对。宣仁圣烈皇后面谕将以为崇政殿说书，先生辞不获，退而受西监之命，遂上奏论，经筵坐讲等三事。且曰：言若可行，敢不就职？如不可用，愿听其辞。二十四日，诏以先生为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御史中公刘学　　言。天下节义之士乐道不出如程某辈盖亦不少，彼无所援于上故不闻耳。望依其所乞，授以初命之官，使得禄以养亲，后日进用未晚，不报，先生亦再辞，而后受。先生在经筵容貌极庄，多所规谏。既以

天下自任，议论褒贬，无所顾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仇，而先生始不安矣。

孔文仲劾伊川先生疏。左谏议大夫孔文仲奏：臣闻十尺之囿，必有荆棘，百步之田，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必有稂莠；日月当天，必有氛• ；明圣在御，必有奸邪。谨按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人品纤污，天资忄金巧，贪黯请求，元无乡曲之行，奔走交结，常在公卿之门。不独交口褒美，又至连章论奏，一见而除朝籍，再见而升经筵。臣顷仁起居舍人屡侍讲席，观颐陈说，凡经义所在，全无发明，必因藉一事。泛滥援引，借无根之语，以摇撼圣听，推难考之迹，以眩惑聪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启以无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开以勿用小人。岂惟劝导以所不为，实亦矫欺以所无有。每至讲罢，必曲为卑佞附合之语，借如曰：虽孔子复生，为陛下陈说不过如此。又如曰，臣不敢子细敷奏，虑烦圣听，恐有所疑。伏乞非时特赐宣问，容臣一一开陈当陛下三年，不言之际，颐无日无此语，以惑上听。而陛下亦必黾勉，为之应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罢讲，及御迩英。学士以下，侍讲读者六七人，颐官最小，乃越次独后问圣体，亻替逾过甚，并无职分。如唐之王亻丕、王叔文、李训，郑讠主是也。亻丕以诗书侍讲，叔文以棋待诏，二恶交踵，终兆永正之乱。讠主以药术用，训以易义进，两邪合踪，卒致甘露之祸。臣访闻，颐有家不及治，有禄不及养，日跨匹马，奔驰权门，遍谒贵臣，历造台谏。其谒贵臣也，暗藉重轻之意，出以语人，收为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节是人皆惮惧，而又深德其造台谏也。胁肩蹙额，屏人促席。或以气使，或以术动。今日当论列某事，异日当排击此人。而台谏之中，常有俦类，竭尽死力，如朱光庭、杜纯、贾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师近二年，颐未尝过臣门，臣比除谏官，颐即来访臣。先谈贾易之贤，又贺与易同官。遂语及吕陶事。曰：吕陶曾补，司谏命已久闻，今闻复下何也？如此，则贾明叔必不安职矣。明叔者，指贾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顺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数日矣。今陶设为司谏，明叔异议，知耻者也。言既不行，其辞去决矣。公能坐观明叔之去乎？臣曰：将如之何？颐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责重也。推颐之言，必是与陶有隙，又欲讽臣攻陶，助易也。臣素与颐不相议，只在经筵相遇，又未尝过臣。一旦乃非意相干，说谕如此。陛下以清明安静为治于上，而颐乃鼓腾利口，间乱群臣，使之相争斗于下，纷纷扰扰无有定日。盖缘执事者推举之过，连误知人之明，伏空论止颐罪。傥未诛戮，且当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取进止。八月二日，奉圣旨，程颐差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元• 二年八月上。先是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经筵之命，闻故事，暑热罢讲，即上言主上富于春秋辅养之道，岂可略？乞遇六参，宰臣奏事退，许讲读官，上殿问圣体。六月又上太皇太后疏，请俟初秋于内殿，或后苑，召见当日讲官，俾陈说道义，仍择臣僚家十一二岁子弟三人，侍上习业。且以迩英迫狭，乞自今于延和讲读，后楹垂帘，太皇太后时至帘下，庶辅道之间，有当奏禀，便得上闻。时已命先生兼修国子监太学条制，先生乞免。兼官专职辅道，亦不许。八月差判登闻鼓院，先生复引前说，且言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体，再辞不受。在职累月，弗言禄，吏亦弗致，诸公闻之，命户部特给焉，及明堂大霈，又不为妻求封。或问之，曰：某起于草莱，三辞不获，而后受命，今日乃为妻求封乎？先生之被旨入见也。苏文忠公轼，同日自右史除中书舍人。苏公先以论新法不合，谪居黄州者五年。温公得政，起用之也。然先生在经筵，归其门者甚盛。而苏公继迁翰林，

亦多辅之者，遂有川党洛党之论。苏公所从，皆轻俊之士，以先生之学，为不便于己，相与排之，而温公素重先生未敢动也。九月温公薨，申公独相，凡事有疑，必质于先生，进退人才。二苏疑先生有力，故极诋之。而先生之门人亦不平。初温公之薨也，上方祀明堂，礼成肆赦。百官既称贺，而两省官，欲往奠温公。先生止之曰：

八千一百六十四卷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有贺赦甫毕？乃往吊丧。坐客有曰：闻哭则不歌，不闻歌则不哭也。苏公遂以鄙语戏先生。未几学士院召试馆职苏公与承旨郑温伯，各撰题。而苏公所问有云：今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女俞]欲。法神考之厉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太皇太后点用苏公者，左司谏朱光庭公[扌炎]，即奏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谓仁祖神考，不足师法。乞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诏特放罪。御山史中丞付尧俞钦之，侍御史王严叟彦霖又继言之，申公乃下言以策题，非是议讽。祖宗诏台谏至都堂说谕。然官司试人，亦无以祖宗故事评议者，盖学士院有失检会，[答刂]本院令知事。乃已二年四月，先生又言：迩英暑热，乞就崇政殿，延和殿，或它宽凉处讲读。给事中顾临，以殿上讲读为不可。是月六日，有旨，展修迩英阁。先生言：殿上讲说，义理之至当，祖宗所尝行。迩英讲说，只自仁宗时，亦从便尔，非避殿上也。且以殿名设职，不必须在本殿说书，然不肯于不可讲说之处，置说书官也。后六日出临为河北都转运使事，神宗之丧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贺，先生乞改贺为慰，及将除丧，有司人以闻乐置宴。先生复以为不可。始先生被命，修三学条制，乞去利诱专委任，及置尊贤堂。待宾吏师斋，立观光法皆不纳，于是台谏论苏公未已。蜀人吕陶为殿中侍御史，为上言，苏轼以鄙语戏程某。众大笑，结冤之端，盖自此始。

五月十六日，遂命起居舍人孔文仲，为左谏议大夫，陶为左司谏，兵部员外贾易，为右司谏。台端王彦霖，谏官朱公[扌炎]，皆徙官。后六月，又命中丞付钦之，典吏部侍郎胡宗愈，两易皆为策题事也。易言陶不当用。七月十二日，陶罢为京西转运副使，易先生门下人也。宗愈既受命，首论先帝三舍科条，固已精密，宜一切仍旧。因是力诋先生，为不宜使在朝廷。一日先生赴讲会，上疮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诣宰相，问上不御殿之因。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人臣弗知可谓寒心。翌日宰执以先生奏，遂请问疾，太皇太后不悦。文仲因奏先生罪，罢之同日，易亦以论事失当，绌知怀州。先生即日归河南既就职。十一月六日，始具奏乞纳官，归田里。三年二月，又乞致仕。章五上，迄不得命。五年正月，以父丧免。先生既罢讲职，其月二十七日，遂命苏公兼侍读。而文仲十一月二十六日，亦改除中书舍人，盖申公不直之也。明年三月二十一日，文仲卒，哲宗旧录附文仲传，载申公之言云：文仲为苏轼所诱胁，论事皆用轼意，又申公家传云，文仲以伉直称。然蠢不晓事，为浮薄辈所使以陷贤良。晚乃自知为小人所给。愤郁呕血而死，盖指此也。其后苏公上章，有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之语，而右正言刘安世器之，亦论先生，辞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论事为非，是因进排诋先生之说。刘非苏党盖其知不足以知先生云。后刘公门人马永乡者，记刘公之言有云，一时讲罢未退，上忽起凭槛折柳枝，有儒进曰：方春万物发生不可无故[片戈]折。上掷去色甚不平。温公闻之亦悦。今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说书，四月二日方再具辞免，继即以暑热罢讲，计先生入侍，不过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谓方春发生之时。若以为二年春讲时事，则元年之秋，温公已薨矣。尚安得闻而亦悦。即刘公之学，自不妄语入，不应如此疏诞，未知永卿误记之乎？

抑刘公于所恶而辟焉，不暇审也。此书久行于世，晦庵先生所作年谱，亦误以为据。而但于注文，疑其不然，今不可不详辩。年谱又载文仲劾疏有云，腾口间乱，以快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今李丙丁未录中有文仲全章，乃无此语。考张商英绍圣初章疏，则谓五鬼者乃指欧阳辈。促蒋，国宝邵离及先生谓受命于吕希纯通传极密，报复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恩怨，吕居仁记刘谏议劾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时，文仲未应出此语，语或误也。年谱又引旧实录，称礼部尚书胡宗愈讴先生。今按宗愈，自中丞执政，其除礼部尚书，乃在罢出守还朝之后。先生去职久矣，实录误也。

范太史乞复召伊川先生还经筵[答引]了：翰林学士兼侍讲兼修国史范祖禹奏：臣自居讲职，窥谓天了当搏求天下贤才，置之左右，以备顾问，俾益圣学。追观祖宗之时，讲筵之职，多由旧官荐引。故臣每思得人，开达天听。然无因而言，惧为烦渎，或涉亲旧言则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将去讲职。肝鬲所怀，不敢不吐露于陛下。臣伏见元• 之初陛下召程颐对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天下之士，皆谓得人。虽真宗待种放亦不过于此也。孔了曰：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夫举一人而天下莫不归心者何哉？为善于山幽隐者，知其必不废。陛下用颐，实为希阔之美事，而才及歹余，即以人言罢之。颐之经术行谊，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皆与颐相知二十余年，然后举之。此三人者，必非为欺罔以误圣听也，颐在筵切于皇帝陛下进学，故其讲说语常繁多。颐草茅之人。一旦入朝，与人相接，不为关防。未习朝廷事体迂疏则固有之，而言者谓颐大佞大邪贪黩请求，奔走交结，又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以意气后台谏，其言皆诬罔非实也。盖当时台谏山官，王严叟、朱光庭、贾易素推伏颐之经行。故不知者，指为颐党，颐匹夫也，有何权势动人。而能倾大臣，役台谏？自古处士入朝，无有不被谤毁，盖处士本不求仕进，能轻富贵。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无不称重。将谓处士入朝，必有过人之能，致太平之术，故其责望常重。至于不贤者，则直以处士为矫诈，为沽激，为钓名。又处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以处士入朝，未尝不遇毁谤也。陛下慎择经筵之官，如颐之贤，乃足以辅道圣学。至如臣辈，叨备讲职，实非敢望颐也。臣久欲为颐一言，怀之累年，犹豫不果，使颐受诬罔之谤，于公正之朝。臣每思之愧也。今臣已乞去职，若复召颐侍讲，必有补圣明。臣虽老在外，无所憾矣。取进止。

元• 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将免丧。宰相吕正愍公奏，欲与职判检院。苏文定为黄门侍郎，奏云：但恐不肯靖宣仁云，只与西监。遂除直秘阁，权判西京国了监。其月丁亥也。先生之在经筵也，谏官朱公[寸炎]，贾明叔，皆其门人。推敬甚备。而给谏顾子敦，刘器之，与先生不合，每屡攻之。先生亦以辅道自居，故帘中以为不靖。四月先生免丧上疏再辞新命，极论儒者进退之道。而监察御史董敦逸奏，以为有怨堂望，轻躁语。五月丙戌改管勾西京所请也。未拜，以疾寻医。八年九月宣仁崩，哲宗亲政，再伸秘阁西监之命，先生再辞。九年三月丁酉，苏文定自门下侍郎守本官知汝州。四月壬子，苏文忠自中山府路安抚使，落两职知英州。癸丑改元绍圣，范公先已数求去，是日除龙图阁学士知陕州，其荐先生必九年三四月间事，盖迟二苏公之去，而后言之也。范致明论，伊川先生入山著书。乞觉察，敕臣寮上言：臣闻私义害国，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说诬民，处士横议，亦圣人之所不容。谨按通直郎，致仕程颐，学术颇僻，素行谲怪，专以诡异，聋鼓愚俗。顷

在元• 中，因奸党荐引朝廷，遂命以官，劝讲经筵，则进迂阔不经之论，有轻视人主之意。议法太学，则专出私见，以变乱神考成宪为事。绍圣中，尝明正罪罚。而元符之末，叙复过忧，犹以通籍，致仕田野出处自如，未当心伏前日之罪。颍洛之凡庶，节操不立之徒，往往为先生弟子，名目标置，朝廷有人政令，则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议之，败坏风俗，莫此之甚。真乡原之乱德，治世之奸民也。原其罪恶，不在邓析少正卯之下。此而不

八千一百六十四卷

治，何以纯一道德？访闻本人，日近以入山著书为名，未委所著书是何等文。窃虑如野史小说之类，妄及朝政，欺惑天下后世，不可不察。契勘本人，在身官职，本元• 奸党荐引所得。伏望圣慈，特降指挥，削夺施行，以为乱治者之戒，取进止。四月三十日奉圣旨，程颐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书令本路监司常切觉察。崇宁二年上。先是伊川先生，自寻医中再辞西监之命，未报。会党事作，绍圣四年二月癸酉，中书省言司马光等，造为奸谋，各家追贬，其同恶相济者亦当惩艾。于是吕汲公，以下三十三人，皆坐贬窜。而先生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其年十一月送涪州编管。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二月癸亥，范忠宣以下十八人，并叙复有差，而先生移峡州编管。四月丁巳，范公等十九人再叙，而先生复宣德郎，任便居住。十一月李邦直、范彝叟、同秉政复先生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崇宁元年，五月庚午，温公以下四十四人，复行追降。而先生追所复官，依旧致仕。乙亥，令三省籍记贬降人四十四人姓名，更不得与在京差遣。而先生预焉。丙子敕榜朝堂。明年四月，御史又以先生为言，遂有是命。晦庵先生作先生年谱云：范致虚言程某，以邪说诡行惑乱众听。而尹火亨张绎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复隶党籍。李文简长编云：按致虚，此时不在言路，熹因语录载此必误也。今按致虚之兄致明，以四月七日乙卯除殿中侍御史，八月十四日庚申罢，则此奏乃致明所上，语录误以为致虚也。元• 学术政事不乞天下之士，皆不得在外私聚生徒，即使邪说诡行无自有详看，不许在外私聚生徒，即不系置学之处，弟子无从听读，难以施行外，其邪说诡行非先圣贤之书。及元• 学术政事不许教授条禁欲偏行晓谕应私下聚学之家，并仰遵依上条取进止。七月十三日，奉圣旨依崇宁二年下。先是元年七月蔡京拜右仆射创讲议司，自领之。至是颁学制于天下，首有元• 学术政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围京师乃罢。言者论伊川先生聚徒传授乞禁绝：敕臣寮上言：臣闻道德之难明，风俗之不一，其患常在于私义害国私智非上。故先王之盛时察奸去邪，尤致其详，命之教，然后为学。而奇言异行，不能自恣于世。其昏顽悖戾不可教化，则诛殛随之，非乐于刑人，以谓奸邪不尽去，则至治之功终无自而成也。恭维陛下，圣学高妙，神断不疑。凡所设施，必操其要比诏有司，增广学校，众建师儒。讲诵之声，遍于天下。方其颁法之始，亲阅条目著之于首曰：邪说诡行，非先王圣人之书，并元• 学术政事不得教授学生，犯者屏出此书既颁。有识之士莫不忻戴鼓舞，咸知陛下之所以惩恶者，著明如此。故行未期月，成效已见。往岁邪党上书之人，有易名遁迹于学者，必闻于朝。而究其实，考校之际，有一言不协于正者必丽于法。而复于上可谓四方风动，丕承圣志矣。然臣窃谓法之施于学校固已精密，而邪奸散处，以聚徒传授为上者，或在闾里，或在原野，或在山林，妄相推称，诳惑后进，如西洛程颐之类，恐非止一二，尚未闻严为之禁也。自元• 以来，俗学得志，以私义相结，而以私智自高，所守甚坚，确然不变，岂特昏顽悖戾而已哉！包藏祸心，无所不至。今党与被谪之人，屏居外郡，气类相感，实繁有徒。饰其前非阴与者，不保其无焉。凡士之未入学或虽学而未能自拔于流俗者，一为所诱，安得不惑？是则邪说诡行非先圣贤之书，并元• 学术政事，敢以教授者犹未能禁绝于学校之外也。近睹礼部行下晓谕，聚学之家全备学制，然播告未严孰任其责。

臣欲乞特降睿旨委府界诸路监司觉察，其部内有如臣言，则上状以闻，随罪轻重，必罚无赦。仍分上下半月，具本部有无上件事迹，申尚书省。若有而不发，许台谏风闻，或察访举发，究验得实，则所隶监司，并坐失察之罪，庶几在学与不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在学之士，均被教养，悉归纯正。俟之以岁月则道德明，而风俗一。所成就者，皆可用之材。而陛下圣德美意，益昭于无穷矣，取进止。十一月四日，奉圣旨。依崇宁二年上。先是七月庚寅，既下元• 学术政事之禁。八月辛酉，颁党人姓名下监司长吏厅刻石，凡九十有七。而先生于除官为第二十，朋庚长　者进有凡清后四日甲申，范致虚自兵部侍郎除顾显彡奠阁待制知河南府，实奉行之。先生于是屏居伊关之南，语四方学者曰，各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尹张见逐，或在兹时乎。三年六月丁已诏，元符奸党通为元符奸党，凡三百有九人，而先生如其旧。上亲书刻石于文德殿之东壁，又命左仆射蔡京书而颁之天下。五年正月乙巳，以星变毁党碑。庚戌，刘忠肃以下二百有七人叙复有差，而先生复承务郎，依旧致仕。三月戊戌，诏党人许到畿县，而先生于余官，为第二等第二十人。大观元年九月庚子，先生以通直郎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五。三年三月戊寅，有旨出籍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阙。二月壬寅，诏元• 学术及元• 党籍指挥，更不施行。时先生之卒，二十年矣。今按十一月庚辰之章，不知何人所上，长编谓当考其姓名，而出之是也。但章中所云，邪说诡行，犹未禁绝。士为所诱，安得不惑者。与尹语所记略同，岂此章即致虚所上乎？未可知也。先生复元官，实录诸书不载，未知在何年月，当俟博识者问之。

绍兴褒赠伊川先生制词：敕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朕惟周衰，圣人之道不得其传，世之学者违道以趋利，舍己以为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者。孰从而听之。间有老师大儒，不事章句，不习训传，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则曲学阿世者，又从而排陷之，卒使流离颠什，其祸贼于斯文甚矣。尔颐潜心大业，无待而兴者也。方退居洛阳，子弟从之，孝弟忠信及进侍帷幄，拂心逆旨，务引其君以当道，由其内以察其外，以所已为而逆所未为，则高明自得之学，可行不疑。而浮伪之徒，自知其学问之末，不足表见于世，乃窃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实奔竞；外示朴鲁中实奸猾；外示严正中实回僻。遂使天下闻其风而疾之，是不幸焉。尔朕锡以赞书，宠以廷阁，所以振耀褒显之者，以明上所与在此，不在彼也。尚其明知享此哉？可特赠直龙图阁。

自渡江后，朝庭次第褒赠元• 诸贤。绍兴元年七月乙亥，高宗皇帝参知政事张守，秦桧曰：党籍至今追赠未毕，卿等宜为朕留意。程某、任伯雨、龚、张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赠。八月戊寅守罢，丁亥桧相，戊子遂赠先生直龙图阁，召其孙将仕郎晟赴行在，先生之没至是二十有五年矣。其门人高弟，往往进为时用，致位通显，而亦有妄托其名以自售者，故制词及之。

朱内翰论孔孟之学传于二程。给事中兼侍讲，兼资善堂翊善，兼权直学士院朱震奏：臣窃谓：孔子之道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孟子之后无传焉。至于本朝，西洛山程颢程颐传其道，于千有余歹之后，学者负芨抠衣亲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隐或见，莫能尽纪其高弟子。曰谢良佐曰杨时曰游酢。时晚，遇靖康建炎之闻致　通显诸子世禄酢仕至监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独良佐，终于监竹木务，名在

党籍著于石刻，终身不遇。虽以朝奉郎致仕，奏补一子。克己入官后，克己逢巨贼，于德安府举家被害。一子渡闽死于瘴病，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贫窭一身，朝夕不给。窃见党籍诸人，及上书得罪，身后无人食禄者，陛下皆宠之以官，良佐之贤，亲传道学，举世莫及，又遭禁锢而死，诸子衰替，最为不幸。伏望许依党人入上书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

八千一百六十四卷

陛下尊德乐道之实，取进止。五月二十四日，奉圣旨，谢克念特补右迪功郎。绍兴六年上。自庆历末年，二程先生侍官南安。闻濂溪周先生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逮熙丰间，二先生德成行尊，南北之士从游者甚众。而横渠张先生，亦以其学传授于关西。二先生之门人，前有故给事中朱光庭公才 炎，吏部尚书邢恕和叔，太学博士刘绚质夫，校书郎李聿、端伯，监西京竹木务谢良佐，显道，监察御史游酢定夫，今龙图阁直学士致仕杨时中立，河中侯仲良师圣。伊川之门人，后有秘书省正字吕大临，与叔起居郎刘安节，元承给事中刘安上，元礼尚书右丞许景衡，少伊，殿中侍御史马伸时中，国子祭酒李朴先之，右谏议大夫李处遁，嘉仲，京兆府路提点刑狱公事郭忠孝立之，太学博士周行已恭叔，徽猷阁待制吴给敦仁，河南张绎思叔孟，厚敦夫畅大隐潜道临汝冯理圣先，永嘉鲍若雨商霖，前秘书丞唐彦思，今著作郎王频信伯，新除崇政殿讲书尹火享彦明，侍读学士范冲元长，临安府府学教授周孚先伯，忱皆其显者也。徽猷阁待制胡安国，康侯，学春秋于伊川而不及见。给事中朱震子发，通判兴化军刘子羽军彦冲，著作郎张九成子韶，秘书郎萧振德起，正字喻樗子才高门元，柳崇皆慕其学焉。自关河陷没，而杨游谢三先生之学，独盛于东南，故朱内翰之言云尔。赵忠简当国，奏行之，自是不乐者，反指以为词，而邪说起矣。

陈公辅论伊川之学，惑乱天下，乞屏绝。左司谏陈公辅奏：臣常谓，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风俗以之。此不可不慎也。国朝嘉•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容私意，不植私党，故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以议论相可否，未尝互为朋此，逐至于雷同苟合也。当是时是非明，毁誉公，善恶自分，贤否自彰。天下风俗，岂有尚同之弊哉？自熙丰以后，王安石之学，著为定论，自成一家，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挟绍述之说，于是士大夫靡靡尚同而风俗坏矣，仰惟下天资聪明圣学高妙，将以痛革积弊，变天下尚同之俗，甚盛举也。然在庭之臣，不能上体圣明，人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利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但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颐，颐死无传焉。狂言怪语，谣说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皆非也。臣谓使颐尚在，能了国家事乎？取颐之学，令学者师焉，非独营私党，复有尚同之弊，如蔡京之绍述，且将见浅俗僻陋之习，终至惑乱天下后世矣。且圣人之道，凡所以垂训万世，无非中庸，非有甚高难行之说，非有离世异俗之行，在学者身蹈之而已。伏望圣慈，特加睿断，察群臣中有为此学，相师成风，鼓扇士类者，皆屏绝之。然后明于天下，以圣人之道，著在方册，炳如日星。学者但能参考众说，研穷至理，各以己之所长，而折中焉。唯不背圣人之意，则道术自明，性理自得，

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国家，无乎不可矣。毋执一说，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者如此，风俗自此皆知复祖宗之时，此今日之务。若缓而急者，伏惟陛下留神听之，取进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止。十二月二十六日，奉圣旨，士大夫之学，当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臣僚所奏，深用怃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绍兴六年。先是赵忠简，与张忠献并相，忠献督军于外，而忠简秉政于中，一时善类。以次仅用范侍读因荐公辅于上，召为吏部员外郎，以其靖康中为言官有声故也。七月癸酉，公辅入对，首论王安石学术之误，后六日遂除左司谏。时忠献犹在淮濡末归也。既而二相有违言。公辅因劾忠简。十二月甲午，忠简求去位。后六日庚子，平江进士耿[乍兹]等八人，伏阙上书，乞留忠简。张公进呈有旨，押赴绍兴府听读，听读之名，自此始矣。又二日壬寅，忠简罢，[乍兹]之逐也。张公命检会绍兴三年禁止，伏阙榜揭之通衢。然不知榜中，所谓靖康奸臣鼓倡诸生乃指公辅也。公辅惧，见上求去，因上此疏。张公批旨行下，是日公辅再上疏言：臣与范冲本非相知，冲虽荐臣，臣实无意。张公复批旨曰：公辅朕所亲擢，非由荐引，可令安职，毋得再请。于是范侍读诸人皆相继补外。自崇宁后，伊川之学为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罢之，至是仅十年而复禁。

周秘劾董令升沮格诏令：侍御史周秘奏：臣窥见，昨者在廷之臣以一家之学，诱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己。士大夫靡然从之，风俗几为之变。陛下灼见其弊，乃因臣僚论列，特降圣旨，且使布告中处，命下礼部郎官，欲遵故例，遍碟所属。而中书舍人，权侍郎董[分升]独难之戒谕。曹吏无得即发，其意犹不以前日所行为非，而今日命令为是也。盖素无士行，躐跻侍从。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极宽容，而[分升]犹敢肆其凶愎，沮格诏令，分无所忌惮，一至于此。若不斥之于早，臣恐阴邪害政，无所不至。臣愚欲望睿断，将升速赐罢黜，以为怀私慢令者之戒，取进止。正月九日，奉圣旨董[分升]除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免谢辞。绍兴七年上。先是陈公辅之奏，录黄下礼部，而吏部员外郎，兼权郎中黄次山，欲镂板，权侍郎董岔，令升曰：少俟之。初六日。令升以已见求对。次山闻即申御史台，谓[分升]沮格诏令。初七日秘以本职进对，遂上此奏。又二日令升罢，张丞相寻奏除次山起居郎。上不许，曰：岂非告奸董[分升]者乎？此风不可长，可与外任。张公意甚沮，遂除次山湖南提刑。

吕安老论君子小人之中庸：尚书吏部侍郎，诸路军事都督府参赞军事吕祉奏：臣伏读圣旨，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览臣僚所奏，深用怃然，布告中外，使知朕意，中外传播，有识交贺，以谓圣有谟训。学者不述于所向道术裂而复合矣。臣窃惟，孔子删诗序书，系周易，作春秋，明礼乐，与门弟子答问，则见于论语。凡学孔子，无如子思，孟子，中庸与七篇之书具存。自汉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学，鸿儒硕学，端亮宏伟之士，接武于时，何尝不由此道，岂待程颐而后传也。臣切详程颐之学，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程颐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见靖康以来，其学稍传，其徒杨时辈，骤跻要近，名动一时，意欲慕之，遂变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则曰：此伊川之学也。其恶直丑正欲挤排，则又为之说曰：

此王氏之学，非吾徒也。号为伊川之学者，类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盖小人之所不为有李处廉者知瑞安县。专事货赂，交结权势，取程颐文并杂说刊板作帙，遍遗朝士。朋比者，交口称誉，谓处廉学伊川，近闻处廉犯人己脏系狱，罪当弃市，远近传笑，此皆子思所谓小人之中庸而无忌惮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其学也谬，乃学者之罪也。臣僚所论可谓切理，欲望圣慈特降睿旨，将日圣旨指挥。臣僚所

八千一百六十四卷

论，出榜于诸路州学学舍使学者皆知旧学，而不为近世小人之所习，以副圣神乐育之意，不胜幸甚，取进止。正月二十五日奉圣旨，依绍兴七年上陈以辅之奏既行，吏部侍郎吕祉安老在建康首上此奏。先是右宣教郎李处廉者知温州瑞安县，以藏罪为监司所按，故安老及之。时公辅之势方盛，朱内翰等皆惮之不敢出口。安老张公客也，乃抗章论此议者，以为难焉。

胡文定公乞封爵邵张二程先生列于从祀：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奏：臣参预从臣，职当次对，虽婴疾疹，尚窃祠宫。苟有见闻，自当论奏，庶逃尸素之责，以酬隆厚之恩。伏见元• 之初，宰臣司马光吕公著，秉政当国，急于得人，首荐河南处士程颐，以为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实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自韦布起居讲筵，而台臣僚光庭等，又奏颐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实天民之先觉，圣世之真儒也。颐之见知于当世至矣。自颐之司，劝讲不为辩辞解释文义，所以积其诚意，感通圣心，固不可得而闻也。及当官而行，举动必由乎礼，奉身而去。进退必合乎义，其修身行法，规矩准绳独出诸儒之表。门人高弟，莫获继焉。虽崇宁间，典加禁防，学者向之，私相传习，不可遏也。其后颐之门人，如谏议杨时，右史刘安节，舍人许景衡，殿院马伸，待制吴给等，稍稍进用，于是传者浸广。士大夫争相淬砺，而其间志于利禄者，托其说以自售。学者莫能别其真伪，传者既失之，河洛之学几绝矣。壬子年，臣尝至行关，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学近日盛行，士大夫将转而为伊川矣。臣语之曰：伊川之学不绝如线，可谓孤立而以为盛行何也？岂以其说满门，人人传写，耳纳口出，而以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惟伊川门人，妄自标榜，如喻樗辈。又益甚焉。或者又言，非伊川门人，却皆进用，樗真其人也，乃不见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称叹者，故樗之改官入馆，舍人王居正命其辞曰：顷穷西洛之渊源，遂见古人之大体。夫西洛渊源，古人大体，虽其高弟谢良佐，游酢，杨时诸人尚难言之，而况樗等曷为者也。乃敢托于词命，妄加褒借，识有忧之。士大夫所学，各分党与，互相排系，自此起矣。绍兴五年，省试举人经都堂陈乞，不用元• 人朱震等考试从于新学者，耳目见闻，既已习熟，安于其说，不肯遽变。而传河洛之学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无以屈服士人之心。故众论汹汹深加诋诮。夫有为伊洛之学者，皆欲屏绝其徒，而乃上及于伊川。臣窃以为过矣。夫圣人之道，所以垂训万世，无非中庸，非有甚高难行之说。离世异俗之行，此诚不可易之至论也。然中庸之义不明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其义可思而得也。不然，则或谓高明，所以处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为二途，而其义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论也。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也。不然，则或以六经语孟之书，资口耳取世，资以干利禄，愈不得其门而入矣。今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使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误乎？夫颐之文，于易则因其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源。于春秋则见诸行事，而知圣人之大用，于诸经语孟则发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则狂言怪语淫说鄙喻，岂其文也哉！颐其行，其行已接物，则忠诚动于州里；其事亲从兄，则孝弟显于家庭；其辞受取舍，非其道义，则一介不以取与诸人。虽禄之千钟，必有不顾也。其余则亦与人同耳。然则幅巾大袖，高视阔步，岂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贤，微仲尼则西山之饿夫，东

国之出臣耳。本朝自嘉• 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张载，此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四人者皆以道学德行名于当世，公卿大夫之所钦慕，而师尊者也。如司马光，吕公著，韩绛，吕大防等，莫不论荐之。会王安石当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东国之贤。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极经世书六十卷，载有正蒙书一十七篇。颐有易春秋传一十卷，颢虽未及著述，而门弟子质疑答问之语，存于世者甚多。又有书疏铭诗，并行于世，而传者多失其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挥，下礼官，讨论故事，惟此四人，加之封号，载在祀典，比于荀杨之列。以见圣朝，虽当禁暴诛乱，奉辞伐罪之时，犹有崇儒重道，尊德乐义之意。仍诏馆阁，褒集四人之遗书，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于学者传习。羽翼六经，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说者，不得乘间而作，而天下之道术定，岂曰小补之哉！取进止。贴黄臣昨见知成都府席益奏，有吕锡山者师事关中大儒张载，乞与差遣契勘本居。凤窃恐其门人子弟，必有流落在川蜀之间者，乞诏席益寻访取索其所著文字，附递闻奏，又贴黄臣窃见。朝廷累召尹[火享]赴阙，[火享]乃程颐之门人。而馆职王[艹频]，亦崇宁初年从学之士也。乞以颐及其兄颢之文字，付[火享]等校正，庶无差误。先是绍兴改元之秋，吕颐浩秦桧并相，秦欲倾吕而夺之柄，乃托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名，俾吕督军于外，置修政局自领之，多引望士，聚于朝廷。首召胡文定为给事中兼侍讲，其所深敬也。吕觉之欲尽去秦所引，而未得其方。过平江太常席益语之曰：目为党可也。然党魁在琐闼，当先去之。吕太喜至常州，会其后军叛去。乃引疾不进复还行在，召朱丞相于绍兴以为同都督胡公驳之，改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命检正黄龟年书侍读行下。胡公以失职求去，乃落职奉祠，其年八月也。秦相三上疏留之，不报，旋被斥，于是程伯禹，张子公之徒，二十余人皆罢去。台省一空。九月朱丞相复拜右仆射，三年秋吕丞相免，四年秋伪齐入寇，朱丞相亦罢。赵忠简相，张忠献自责籍中，以赵公荐除知枢密院，拒贼兵却之。五年春，张公相，夏四月，张公出行边，五月建国公制下，自是二公始有违言。赵公素尊伊川之学，士大夫翕然乡之。然赵公实不识伊川，故有伪称河南门人者，亦蒙进用。张公之门多才吏，赵公亦不乐之。赵公每言于上前，谓元• 之人，与绍圣崇观之党，决不可合。而张公本黄英州所荐，习闻绍述之论，数以孝弟之说，陈于上前。二公所操浸异，赵公改修神哲两朝实录，明著王氏，及章蔡诸人之罪，张公又不然之。六年冬伪齐再入寇，赵公以惧议，弃淮守江。张公为不可力战却之。十二月赵公免相，陈公辅遂上疏，乞禁伊川学。朱内翰在经筵，不敢谏。胡公时奉祠居衡，闻而非之，遂上此奏，然非达也。七年三月十四日，有旨召文定赴行在。初，赵公既去位，张公复引秦丞相为枢密使。秦阳为柔佞，一切无所异会。文定春秋传成，朱内翰乞嘉奖，乃命召之。张公既批旨矣。四月二十一日，张公往淮西视师。五月十三日有旨，胡公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委潭州守臣，以礼津遣，用金字递行。张公既以事不已出形于言，而文定之奏至。公辅乃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共劾胡公，学术颇僻，行义不修，疏文上。六月十二日，有旨，胡安国累上章引疾，可与便郡知永州，胡公力辞，复提举太平观。仲并者江都人，胡公弟子也。以荐对特改京秩。其后通判湖州，坐与倡女违逾抵罪。王明清玉照志载其祷天之词，所谓辟[乡卢]织屦早谐夫夫妇妇之

仪者是也。并尝遗胡公书云，近者伊川之学稍行于世，固可喜矣。然天下之士，乃有饰此为进取计者，往往剽窃仁义之说，故示椎鲁之状，[illegible]然言必称伊川。使在位者，知其虚名而用之。书为石公揆所得，缴上于朝，并之责人如此。而其所自为者乃有甚焉，此学者所以贵于力行也。

八千一百六十四卷

尹和靖以师程学之久，辞经筵：和靖处士尹[火亨]状窃见臣僚上言：程颐之学，惑乱天下。有为此学，鼓扇士类者皆屏绝之。明诏天下[火亨]实师程颐之学，垂二十年。学之既专，自信益笃。自壮至老，居之甚安。使滥列经筵，其所敷绎僻陋之言，亦不过闻于师子。不惟无以发明经旨，又且仰惑圣聪，[火亨]虽甚愚，敢偷一时之显荣，不顾四方之公义，舍其所学，上欺君父。加以疾病之增，精神衰耗，决不能支持前进。伏望朝廷特赐敷奏。许令自便访药寻医，免使道涂填委沟壑，不胜幸甚。伏候指挥。绍兴七年四月上。先是靖康元年秋，种彝叔同知枢密院事，荐先生学行可备劝讲，遂召至京师。先生不欲留赐号和靖处士其年十月也。户部尚书孙传伯野，御史中丞吕好问舜徒，户部侍郎邵溥泽民，中书舍人胡安国康侯，以为未副求贤之意，奏乞特加擢。会围城不果召，虏陷河南。先生之妻子皆死于贼。先生死而复苏，窜于朝安山谷中。刘豫[亻替]立，命为帅赵彬以厚礼聘之，先生逃去，夜涉渭川，间道奔蜀。张忠献为宣抚处置使，招与相见。已而自阆之涪，依其子[上胥]以居。绍兴四年春，张公并相。其五月范元长除徽猷阁待制兼侍讲。元长奏先生诚明之学，实有渊源，直方之行，动合规矩，举以代臣，允愜公议。有旨召先生赴行在，六月十五日也。元长奏蜀道虽通，行旅艰难，自非州郡委曲津遣，无由起发。有旨，川陕宣抚司，差拨人船优给路费津遣前来，宣抚司[答刂]下涪州。其年十月矣。先生辞知州事，李瞻申宣抚司云，尹处士虽寓本州，独处一室，邦人莫见其面，恐非有司文移可致。乞自使司专差官一员，以礼津遣权宣抚副使，邵溥从之。先生再辞。十一月六日，有旨，授先生右宣教郎充崇政殿说书，令宣抚司加礼敦遣赴行在。范侍讲又奏，乞令夔路漕臣一员，往涪州敦遣，仍差拨舟船及兵士二十人，给中金五百两为行费。俟至荆南，令本路帅漕司敦遣皆从之。六年九月，先生离涪。十二月赵公免相，元长亦继罢谏官，陈公辅乞禁伊川学。张公从之。七年二月，先生至江州。以病少留，先已七上章，辞说书之命。至是复引程学为言，乞自便张公耻之。乃显荐先生避伪之节，且言其所学所养，有大过人，乞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礼敦遣。五月二十九日有旨依奏。先生又固辞。九月先生至国门复力辞新命有云：列之经筵陈说，上侧守其师法，则乱圣聪；趋时苟合，则负素志。诏不允，会张公罢，赵公复相，先生犹以疾丐免，上赐之金帛，命赵公存问慰劳，须病愈入见。先生又辞，凡二十状，不允，乃受命既对。又辞于上前，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从伊川也，俟卿以讲学不敢以有他。先生不得辞，遂就职，时年六十有七矣。八年十一月，赵公罢，秦桧独相，除先生礼部侍郎。先生力辞，章十余上迄不就职。九年二月，始得在外宫观云。

汪勃乞戒科场。主司去专门曲说：殿中侍御史汪勃奏：臣伏睹陛下，临御以来，兴衰拨乱，投戈息马，孳孳焉，以讲艺论道为先务。比者兼爱南北之民，力定和议与天下更革。聿修学校，周遍海宇，犹以为未也。涓日之良春幸贤关，秋幸秘省，崇儒重道，同符祖宗，万几余暇不迩声色。亲写群书，刻石上庠，颁赐泮宫，盖将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涤虑，明知上之好恶。臣愚以为今年科场当国学初建，方方多士将拭目以观取舍。为之趋向则所系顾不重欤。今锁院有日欲望戒饬攸司。一去取尤在所谨，苟专师孔孟而议论粹然。一出于正者，在所必取。或采摭专门曲说，流入辽怪者，在所必去，以晓谕诸生。俾

皆知正习，将见文有典则，与六经相为表里，以丕应圣化。岂不韪欤。取进止，八月二十四日。奉圣旨。依绍兴十四年上先是陈公辅，请禁伊川之学，事虽行，赵忠简再入，公辅旋亦罢。八年赵公免，秦检独相，以赵公之门多善士，已深忌之。及决屈己和戎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之议，而一时仁贤争之尤力。桧大怒，遂尽斥之。盖桧初非知道学者，始特窃其名。以倾吕元直，终则没其实，以害赵元镇。是以若是其纷纷也。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桧进呈讲筵阙官，因言士人读书固多，但少适用，或托以为奸，则不若不读之为愈。上曰：王安石，程颐之学，各有所长，学者当取其所长。不执于一偏，乃为善学。桧曰：陛下圣学渊奥，独见天地之大全。下视专门之陋，溺于所闻，真泰山之于丘垤也。桧所谓专门指伊川也。自赵元镇去后，桧更主荆公之学，故上训及之。然桧非但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荆公也。汪勃时为监察御史，未几迁殿中侍御史，首上此奏。桧进呈，上曰：甚善。曲学臆说，诚害经旨，当抑之，使不得作，则人之心术自正矣，可如所奏。他日，上因及尹和靖，桧遂言程氏之徒，祖宗之讳不避，而避其师之名甚严。事君事师之道，恐不当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欲廪人继粟，疱人继肉，曾不思孟子处宾师之位，仕而不受禄，则有此礼。先是胡文定修进春秋传，乞不避名讳，而所引伊川之说，皆称程氏，故桧言及之。然文定所不避者，乃正经本文，而所引伊川之说，初已称其名矣。继而称氏者，盖与左氏谷一体耳。古者臣既死，君不忍称其名，故季文子之告君，有先大夫臧文仲之语。是称字称谥也。伊川在元·间，实未常言禄，桧既不考而妄为云云。然自是又设专门之禁者，十有余年，逮桧死乃已。

何若乞申戒师儒，黜伊川之学：右正言何若奏：臣仰惟陛下，绍开中兴，恢宏治道，天纵将圣，增以缉熙光明。乃崇建上庠，复以元丰舍法造士，銮舆临幸，用彰宠贲，亲洒宸翰，并刊石经，使多士知所取法。士生斯时，亲得圣王为师，何其幸哉！今秋科举，既命有司，群太学国子诸生而试之，又俾同文馆进士附焉，所以网罗四方之士，殆无遗者。前期申敕有司，精加考校，又下臣僚章疏，使士人知所趋向，德至渥也。有司仰体圣意，谨以去取，故一时俊秀之士，多在选中。惟是专门典学，未能遽以尽革。臣请为陛下陈之，盖始缘赵鼎唱为伊川之学，高闶之徒，从而和之，乃有横渠正蒙书圣传十论。大率务为好奇立异，流而入于乖僻之域，虚幻空寂之地，其去圣人之道益远矣。顷缘高闶为国子司业，学者争投所好，于是曲学盛行，虽然凡试于有司者，未有不志于得者也。诚使有司去取之际，明示好恶，彼将之所劝惩矣。臣愚伏望圣慈申戒内外师儒之官，专以正道训饬诸生，有为乖僻之说，虚空幻寂之论者，考选之际，悉皆黜落。如是则专门曲学，不攻而自破。学术既正，则文体自醇，既不陷溺其良心，又不论胥于异习，则人才之盛，风俗之厚，亦必由此而致矣。取进止。十月十七日奉圣旨。依绍兴十四年上。时台官汪勃既请禁专门之学，广东省官何若以为未快，又并伊川横渠攻之。正蒙书者，横渠先生所著。其高羽弟弟子河南府军巡判官苏炳季明厘为十七篇，而圣传十论者，则右承议郎刘子军彦冲所作也。桧进呈，上曰：若所论甚当，程颐当哲朝之初，任经筵奏曰：陛下记得臣说否，如记得，明日可对臣说过，是时宣仁圣烈皇后，闻之大怒曰：皇帝虽年少，然宫中

自不废学，措人家，不识事体如此，于是佥书枢密院，兼权参知政事李文会，退而书之时政记。

曹筠论考官，取专门之学者，令御史弹劾。殿中侍御史曹筠奏：学校科举，必欲得贞贤实能。而近来考试官，多以私意取专门之学，至有一州而数十人者，士子怨忿，有遗才之叹。欲望特垂戒饬，其有不公，令监试御史，出院口弹劾，庶合士心。取进止，九月十二日。奉圣旨。依绍兴二十年上。先是秦桧既禁伊川学，犹虑士人未尽知之。十五年四月三日，桧入居赐第。是夜慧出东方，十二日赦天下，赦书内一项云：勘会数十年来，学者

八千一百六十四卷

党同伐异。今当崇雅黜浮，抑其专门。议者以为祖宗以来，未有此比，盖欲天下户知之也。筠积举得官为台州录事参军，守臣张称欲按其罪。桧与之有旧，引为敕令所删定官，旋除御史，遂上此奏焉。郑仲熊论赵鼎，立专门之学，可为国家虑。右正言郑仲熊奏：臣伏见，工部员外郎杨迥，监察御史胡襄，心向胡寅之门，有识之士，为之切齿。盖有赵鼎妄立专门，互相标榜，大开交结，诡计周密，朝事一切不恤。一时群小所聚，而寅为之魁。又今事已败，而人犹为寅是向。不知国家何负此辈，而迥与襄甘心从之。凡有从东南来者，迥必首诣之，访其踪迹，略无顾避。襄比当秋闱，监试题目，众已议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党。初赵鼎立专门之后，有司附会，尊务徇私，不论才与不才。有是说宁真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于兹。今襄又为之唱，欲使人人尽归于赵鼎胡寅之门而后已。臣所以为国家虑也，欲望亟赐罢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惧。取进止。十一月九日。奉圣旨。依绍兴二十三年上。先一日秦桧奏事，因底伊川而及胡文定，有祖宗之讳不避，而避其师之名等语。右正言郑仲熊闻之，上此奏。迥龟山先生之仲子，寅字明仲，文定公长子也。明仲先以徽猷阁直学士致仕，坐传会赵忠简谪新州安置，故仲熊奏及之。明年三月四日，仲熊复论司勋员外郎，权国子司业，兼权中书舍人孙仲鳌，力主专门，以私党与，包藏其奸，诡计叵测。仲鳌亦坐免。襄字季皋，仲鳌字道山，皆永嘉人。而仲鳌则首论禁诡僻之书，以附桧意者也。其年十一月，仲熊险佥书枢密院事，五年四月，兼权参知政事，再阅　月罢。又数月桧死，仲熊亦废，终身不能复也。张震乞申敕天下学校，禁颛门之学。秘书省正字张震奏：臣仰惟陛下，临御以来，兴学校，制礼乐，厚风俗，美教化。天下靡然乡风，甚盛德也。士生斯时，宜通经学古，仰称陛下乐育之意。然尚有溺于虚无不根之说者，其源渐不可长。愿陛下申敕天下学校，禁颛门之学，使科举取士，专以经术渊源之文。其涉虚无异端者，皆勿取。庶几士风近古，悉为可用之才，天下幸甚。取进止。十月一日。奉圣旨。依绍兴二十五年上。先是秦桧既指伊川为专门之学，士大夫争附之。绍兴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太学生孙仲鳌首论书坊刊行诡僻之辞，望明示条制，更或违戾，必置之法。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新知汉州蔡宙，又论全蜀数道文籍山积，其间岂无诡世不经之书，以惑民听，望申严法禁，不得擅辄镂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板。庶几异端可去，邪说不作。其年七月十二日，监登闻鼓院曹纔，又论建阳邵武两县，民间以印书为业。望下本州县检察，其或以非僻之书刊印，委令止绝。诏委本路提刑赵令根奉行。所谓诡僻不经，皆言程学也。至是震又明指颛门异端虚无之学，渐不可长，从之。后二十余日，桧死，士大夫之攻程学者，自是少息矣。

叶伯益论程学不当一切摈弃。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叶谦亨奏：臣伏见陛下，留意场屋之制，规矩一新。然臣犹有虑者，学术粹驳系于主司去取之间，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摈弃。夫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于孔孟者，去其不合于孔孟者，可以为学矣，又何苟乎？愿诏有司精择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说，使学者无偏曲之敝，则学术正。而人才出矣。取进止。六月十五日。奉圣旨。依绍兴二十六年上。秦桧既死，凶党尽逐，馆职叶谦亨，因对论程学，一切摈弃非是。上曰赵鼎尚程颐秦桧尚安石，诚为偏曲。卿所言极当。于是降旨行下，自桧专国柄程颐学为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

陈贾论道学欺世盗名，乞摈斥。监察御史陈贾奏：臣窃谓，天下之士所学于圣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谓己之学独异于人，是必假其名以济其伪者也。邪正之辩，诚与伪而已，表里相副，是之谓诚，言行相违，是之谓伪。圣人于此，所以谨其疑似，而示以好恶者，不得不然。是故，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孔子之恶乡原者，恶其伪也。行辟而坚，言伪而辩。孔子之诛少正卯者，诛其伪也。以夫人之饰伪若此，不有以抑之，则将欺世盗名，无所不至矣。臣伏见近世才晋绅士夫，有所谓道学者，大率类此。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当然。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耶，是以己之所甚欲者爵位也。其语人则曰：吾常泥滓冠冕而不顾，己之所甚爱者货贿也。其语人则曰：吾能粪土千金而弗受。又其甚者，道先王之语，而行如市人。窃处士名，而规取显位，轻视典宪，旁若无人。故上焉者：得以遂其奸，次焉者，得以护其短，下焉者，得以掩其不能。相与造作语言，互为标榜，有善虽小，必交口称誉，以为他人所难办；有过虽大，必曲为辞说，以为其中为不然。故附之者，常假其势，以为梯媒，芘之者，常获其助，以为肘腋，植党分朋渐不可长。夫朋党之始，不过相与为媒，彼此矛盾而已。万一有是人而得用也，则必求有以相胜，欺君罔上，其术遂行。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也。苏洵有言，事之不近于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故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摈斥勿用，以示好恶之所在。庶几多士，靡然向风，言行表里，一出于正。无或肆为诡异，以干治体，实宗社无疆之福。取进止。六月五日。奉圣旨。依淳熙十年上。自秦桧死，学禁稍开，而张忠献公为桧所忌，谪居连永间者十有余年。精思力行，始知此学可用。然桧之余党相继在位，国论尚未正者也。惟山林之士，不以荣辱贵贱累其心者，乃克好之。先是胡文定既居衡山湖南，学者间往

受业，而得其传者。则公之少子，右承务郎宏字仁仲，谓五峰先生者也。五峰传故右文殿修撰张拭敬夫，敬夫即忠献公之嗣子，所谓南轩先生者也。龟山先生之门，受业者尤众，而剑浦罗从彦仲素，故右正言陈渊几仲，敕令所删定官。李郁光祖，为之称首。又有右承务郎刘子军彦仲，秘书省正字胡宪原仲，建阳刘勉之致中，皆闻河洛之绪。三人自相讲习，不名一师，所谓屏山籍溪白水三先生，即其人也。仲素传郡人李侗愿仲，是为延平先生。延平传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晦庵早孤，初

八千一百六十四卷

从三先生受业，后见延平书弃其学而学焉。年十九，中进士第，调崇安尉，秩满代归，遂不复仕。桧死，陈鲁公执政，言先生之贤，召赴行在。绍兴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也，会言路有请抑奔竞者，意侵先生，先生辞不出。孝宗即位。改元隆兴。陈鲁公独相其年三月十一日，再召先生，先生一辞即至。既见首论讲学复仇二事，不合意。十一月十二日，除武学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职。五月至行在，又以执政钱端礼等议论不合，复引归。三年十一月。陈正献刘忠肃公初秉政，差充枢密院编修官待次，其月二十五日也。五年促就职，会太学录魏揆之元履，以论曾觌赐罢，遂力辞。九月丁母忧，六年十二月，胡邦衡以诗人荐，与王民瞻同召。其月二十六日也。先生以丧制未终，辞既免丧，复申前命。先生以禄不及养，辞者三，时虞雍公独相也。虞公罢，张说犹在枢府。先生又辞者三。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有旨，安贫乐道，恬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观。时梁郑公为相也。淳熙三年，龚庄敏以首参行丞相事，荐先生于上。六月二十一日，除秘书，即上批龚公，以虚名之士，恐误朝廷。龚公力争不能得。十月复许奉祠。五年史忠定为相必欲起先生，赵卫公方执政言，宜以外郡处之。八月五日差知南康军，先生四辞不许乃就职。七年春旱，诏监司郡守条利病。先生因极言近习用事之害，有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不悟之语，上大怒，命先生分析，赵丞相诡辞救解乃止。先生复请奉祠，章五上。八年三月四日，除提举江西常平茶监。待四年阙，七月十七日，以南康修举荒政，民无流殍，除直秘阁，先生亦再辞乃受。浙东大饥，改除提举浙东常平茶监，许过阙，其年八月二十八日也，先生闻命，即日引道，既对，又论近习蔽遮天理，[illegible]乱圣心之害，言极切至。九年，先生行部至台，得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奏之。王丞相素善仲友，除江西提刑。先生章十上，八月十七日，诏罢仲友，而以先生代之。又以先生赈济有劳，进直徽猷阁，先生引义力辞。九月二十三日，诏易江东免避田产。先生又三辞，最后乞退闲，以免宰相中伤之祸。上察其诚乃诏朱某累乞宫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观。十年正月二十三日也。祠命之未下也，时相先擢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至是轮当面对遂上此奏。时郑丙为吏部尚书，相与遂有道学之目焉。夫道学云者，谓以道为学也。其曰：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者。谓道衰学废也。故伊川先生，祭李端伯文，有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之语，而贻书韩持国，孙曼叔，求书馔明道先生墓铭，亦云。家兄功业，不得施于时，道学不及传之书。又云：智足以知其道，学足以彰其德，皆是也。其后进位于朝。则上宣仁圣烈皇后书中亦云：儒者得以道德辅人主，盖非常之遇。所谓道学，意盖如此，近世学者，不知其实，因小人立为道学之目，以攻善类遂并其名。而自讳之，可不叹哉。刘后溪论道学非程氏之私言。殿中侍御史刘光祖奏：臣闻是非不明，则邪正互攻；公论不立，则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长，时之否泰，而实为国家之祸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疏庸，蒙陛下过听，亲擢孤远，使待罪言责。凡赏刑[illegible]滥，号令乖违，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举劾，随事以奏陈。既显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虑。若夫是非方[illegible]，而邪得以害正，清议方晦，而私得以胜公，则往鉴昭然，危机所伏。方今之忧，孰大于此？明是非以别邪正，立公论而抑私情，方今之事，孰急于此？臣观本朝士大夫学术最为近古，足以愧汉唐，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义为道，以正心诚意为学，其交际也。以共学

为朋，而实非朋，以同道为党，而实非党。穷达知其有命，进退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知其有义。是以进之不见其泰，退之不见其戚。穷而在下，则以穷性命之奥为勋名，乐正道之味为钟鼎；达而在上，则以责难为尊主，忠谏为爱君。本朝盛时，初非有强国之术，而国势尊安，根本深厚。盖其学术议论，率由于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间，浑然不见其际。当此时也道臻皇极而治保太和，至于庆历嘉• 兹谓盛矣。不幸而坏于丰熙之邪说，疏弃正士，招来小人，辛而元• 君子起而救之，而末流太分，事故反覆。绍圣元符之际，群凶得志，绝灭纲常。其论既胜，其势既成，嗟夫崇观而下，尚复言乎！臣所谓之消长时之否泰，而实为国家之祸福，社稷之存亡，非虚语也。臣从远方，误玷班列，去来之间，今已一纪。见闻所虑，悉可指陈。臣始至时，虽间亦有讥贬道学之说，而实未睹朋党之分。中更外艰，去国六载，已忧两议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臣复来，其事果见。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恶朋党，乃罪忠谏。嗟乎！至于忠谏为罪，则其去绍兴几何？臣窃谓人言岂可因疾人而并攻其党，因攻其党而并弃其言！得无甚也。陛下至圣至明，初无彼此而众议既已交兴，贤愚岂得无惑？臣本蜀人，为学自有原本，介在朝序。与人亦无亲疏，但以终岁之私忧，首为明主而别白。方今道学，伊洛为宗，非程氏之私言，出于大学之记载。大学之教民，明德为先，其间举诗人之言，于是有道学之目。曰：如切如[土差]者，道学也。然则臣所谓以居仁由义为道，以正心诚意为学者，又在于切磋之，琢磨之。今之道学，其得之有浅深，其行之有诚伪。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学之明德矣，得之浅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祸，则无乃亦非欤。行之诚者，足以为君子矣；行之伪者，人将见其肺肝然。是故其师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为乎？臣每因论学之间，必有至平之说。往往为者色愧，践者心服。又安敢一概轻讥，而痛疾之也。何况其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称，又以为党。若俱摈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进退，率用人言。初无好恶之私，岂以党偏为主。而一岁之内，斥逐纷纷。中间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时，大臣无所异同，给舍无所封驳，侍从无所论救，窃叹而已。委寄谓何所以斯令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责人太苛。自是太高，则实将不副；责人太苛，则众忿且怨。虽然以此穷居议道，犹之可也。朝廷之上，贤才并用，名利之途，智愚交驰，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为荐士之举，若区别而封域之夫，荐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岂无所遗。凡有所扬，岂无所抑。品题既众，则疑怨丛兴。心虽主于至公，迹已涉于朋党。谤先喧于群口，进退岂必于一言。是以一时之虚名，而贾今日之实祸。彼既得志，决不我容。我于穷达进退之间，亦未有充实涵养之素。彼如讥诮，以修往怨，必至过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谏之言，指谓沽名之举。至于洁身以退，亦曰怨怼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讦讪。事势至此，循嘿成风，国家安赖？臣欲熄将来之祸，故不惮反复以陈，伏乞圣心，廓然永为皇极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别，公论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学之讥，由此而消；朋党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国事由此而理。生灵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胜，展转报复，为祸无穷。臣实未知[禾免]驾之所。臣蒙恩擢任，请对之初，首以是非公论为言，

以免异时无所禾免驾之祸。伏乞圣慈，留神采览，必能上当于天心，然后下臣此章，风晓在位，一洗往漏，共趋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诛责，取进止。二月二十七日。奉圣旨。依诏兴元年上。先是王丞相秉政日久，上多失职，周益公既相，拱嘿无所预。姜体仁元善为太学博士，率同志者，请于益公，反复极论，责以变通之理。因

八千一百六十四卷

疏纳知名之士，废不用者，陈传良君举而下，三十三人，淳熙十四年也。益公虽不能用，然其后亦多所收擢，明年五月，王丞相罢。十六年正月，留丞相为次辅，与益公不合，擢何澹为谏长，攻益公罢之。益公之门多佳士，相继去国者众。太学博士沈有开应先，为留丞相所厚，力劝以拔用知名之士，留丞相从之。自是一时善类，多聚于朝。而不得志者，始侧目矣。刘公在三馆时，与何谏议善，及是还为军器少监，首以保全善士劝之，何不纳。会何被命同知贡举，而刘公遂有副端之命，元年三月十四日也。后十余日入对，首上此疏，天下闻而韪之。三月四日，刘公被命，拆号南宫，与何坐席逋迫何曰：近日风采一新。刘公曰：光祖非立异也。但平日与大谏言者，今则自言之耳。及退同院语刘公曰：何自然见公疏，为恍惚者数日，至饵定志丸，他可知也。二十三日，刘公入对，复论前谏议大夫陈贾，今右正言黄抡，[illegible]黠佞柔，清议所非。二十四日，批出贾与祠抡补郡，二人皆攻道学者也。先是刘公以拆号差误自劾，四月一日，既放罪矣。会上之旧给使吴端者，除带御器械，何谏议论之疏三上，御笔令依已得指挥，又有孙• 者，自言寿皇潜邸旧人，亦转行观察使，给事中胡晋臣远封还，录黄诏，趣令书读何胡，既承命。十八日刘公入[illegible]子并论之，不报。二十一日，再言之。二十一日上谕刘丞相，遣都司忱杨经至台谕，指刘公即日三上章论，上不乐，乃坐刘公拆号差误，徒太府少卿，刘公求去，即以为直秘阁潼川府转运判官，其年五月也。十月何谏议除御史中丞，议论自此分矣。始刘公之入台也，识者望其击何去之。以绝祸本。而刘公不忍，但击陈黄罢之。后五年遂有道学之禁矣。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一百六十五十九庚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程

【程子遗书】：门人张绎《录师说》：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吕汲公为使，时朝廷以馆职授子。子固辞，公谓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对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虽然某学仲尼者，于仲尼之道，固不敢异，公以谓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鲁不用则亦已矣。子未及对，会殿帅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见公土胥王谠，谠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处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议北郊，所议不合礼，取笑天下后世，岂不知有一程某，亦尝学礼，何为而不问也。谠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问，而子问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后有问及公所言陈恒之事是欤，曰：于传仲尼是时已不为大夫，公误言也。谢某曾问涪州之行，知其由来，乃族子与故人耳。族子谓程公孙。故人，谓邢恕。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责，故人至一作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一作系之天，安用尤臧氏？因问邢七虽为恶，然必不到更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书到某，云屡于权宰处言之，不知身为言官，却说此话，未知倾与不倾，只合救与不救，便在其间。又问邢七久从先生，都无知识，后来极狼狈，先生曰：谓之全无知则不可，只是义理不能胜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或谓伊川曰：先生于上前委曲已甚，不亦过乎？曰：不如此致力尽心，而于何所。正叔谓某接人，治一作谈经论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体者，诚未有如子厚。子厚谓昔尝谓伯淳优于正叔，今见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诚切，亦于今日天下之事尽记得熟。

【程子外书】：伊洛程宗丞伯淳为汝州酒官，以檄来举哀，府治既罢，谓留守韩康公之子宗师兵部曰：颢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谪官，颢独除监司，颢不敢当，念先帝见知之恩，终无以报，已而泣。兵部问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二公果作相当如何？宗丞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兵部曰：

八千一百六十五卷

何忧？宗丞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验，宗丞论此。时范醇夫，朱公挠杜孝锡伯温同闻之。先生曰：某才十七八岁见苏季明教授，时某亦习举业，苏曰：子修举业得状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望此。苏曰：子谓状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复这学更有里，先生疑之。日去见苏，乃指先生见伊川后半年，方得大学西铭看。伊川谓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说话太多。明道曰：使见吕晦叔，则不得不少，见司马君实则不得不多。吕申公为相，凡事有疑，必质于伊川，进退人才。二苏疑伊川有力，故极口诋之云：伊川涪陵之行过滟• ，波涛汹涌，舟中之人皆惊愕失措，独伊川凝然不动。岸上有樵者厉声问曰：舍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伊川先生自涪州顺流而归。峡江峻急，风作浪涌，舟人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动。岸傍有问者云：达后如此，舍后如此，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起揖之，而舟去远矣。伊川先生自涪州归过襄州杨畏为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余，安敢当此。畏曰：今时事已变。先生曰：时事虽变，某安敢变？此乃刘子驹处见其祖所录， 今省记此。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风痹疾，服大承气汤则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辄利。医者语家人曰：侍讲病不比常时。时大观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视，先生以白夹被被体坐竹床，举手相揖，火亨喜以为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气复者安候也。颐愈觉羸劣，火亨既还，十七日有叩门者报先生倾殂。

左谏议大夫孔文仲言，谨按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人物纤子于，天资个命巧，贪黩请求，元无乡曲之行，奔走交结，常在公卿之门。不独交口褒美，又至连章论奏，一见而除朝籍，再见而升经筵，臣顷任起居舍人，屡侍讲席，观颐陈说，凡经义所在，全无发明。必因籍一事，泛滥援引，借无根之说，以摇憾圣听。推难考之迹，以眩惑渊虑。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启以无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闻以勿用小人。岂惟劝导以所不为？实亦矫欺以所无有。每至讲罢，必曲为卑佞附合之语。借如曰：虽使孔子复生为陛下陈说，不过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闲之余，深思臣之说，无忘臣之论。又如曰：臣不敢子细敷奏，虑烦圣听，恐有所疑，伏乞非时特赐宣问，容臣一一开陈。当陛下三年不言之际，颐无日无此语，以感切上听，陛下亦必黾勉为之应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罢讲，及御迩英，学士以下讲读者六七人，颐官最小，乃越次独候问圣体，横僭过甚，并无职分，如唐之王亻不，王叔文，李训，郑注是也。右孔文仲章疏。按文仲所言虽极其诬诋， 然所载经筵进说， 尤见先生所以爱君之心， 有门弟子所不及闻者， 故特附于此。《吕申公家传》云： 文仲本以伉直称， 然蠢不晓事， 为浮薄辈所使以害善良， 晚乃自知为小人所绐， 愤郁呕血而死。然则此疏不掩防微纳忠之善言， 乃其伉直所发。而凡丑诋无根之语， 则为浮薄辈所使， 而晚乃悔之者也。

【程子遗事】：明道先生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先生谓学者曰：贤看颢如此，颢煞用工夫。并见上蔡语录。常见伯淳，所在临政便上下响应到了。人众后便成风，成风则有所鼓动，天地间只是一个风以动之也。见《程子遗书•伊川先生

语》明道临民，刑未尝不用，亦严亦威然至诚感人而人化之。见《侯子雅言》。明道主簿上元时，谢师直为江东转运判官。师宰来省，其兄尝从明道假公仆掘桑白皮，明道问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为不使？曰：《本草》说桑白皮出土见日者杀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尔。师宰之相信如此。谢师直尹洛时尝谈经与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温说，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春秋》犹时见取，至言《易》则皆曰非是。颐谓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监司谈经而

主簿乃曰：非是。监司不怒，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并见《文集·伊川记》

明道常见上称介甫之学，对曰：王安石之学不是。上愕然问曰：何故？对曰：臣不敢远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尝读《诗》，言周公之德，云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见《遗书》，又按《龟山语录》亦载此语， 称周公赤舄几几， 圣人盖如此。若安石刚褊自任， 恐圣人不然， 恐当以《遗书》为正。神宗问王安石之学如何？明道对曰：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约则未也。荆公常与明道论事不合，因谓先生曰：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后来逐不附已者。而独不怨明道。且曰：此人虽未知道，亦忠信人也。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当时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欲去数矣。其时介甫直以数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议不行，则决其去。伯淳于上前与孙莘老同得上意，要了当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担当了，而介甫之意尚亦无必。伯淳尝言管仲，犹能言出令，当如流水以顺人心。今参政须要做不顺人心事，何邪？介甫之意，只恐始为人所沮，其后，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顺人心事，人谁不愿从也。介甫道此则感贤诚意，却与天祺其日于中书大悖，缘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争于上前，上为之一以听用，从此党分矣。莘老受约束而不肯行，遂坐贬，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复求对，遂见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颜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复何用？欲去，而上问者数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轻用兵为言，朝廷群臣无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观之，犹是自家不善从容，至如青苗且放过，又且何妨？伯淳当言职苦，不曾使文字大纲，只是于上前说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备礼而已。大抵自仁祖朝优容谏臣，当言职者必以诋诘而去为贤，习以成风，惟恐人言不称职以去，为落便宜。昨来诸君盖未免此，苟如是为，则是为己，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今日朝廷所以特恶忌伯淳者，以其可理会事，只是理会学，这里动则于他辈有所不便也，故特恶之深。以吾自处，犹是自家当初学未至意未诚，其德尚薄，无以感动他，天意此，自思则如此。然据今日许大气艳当时，欲一二人动之，诚如河滨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复可笑也。据当时事势，又至于今日，岂不是命？并见《遗书》。

程伯淳先生常曰：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材能知变通用之。君子如司马君实不拜同知枢密院以去，范尧夫辞同修起居注得罪，张天祺自监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谪，介甫性狠，众人皆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用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俾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先生为知言。见《邵氏闻见录》。

圣人志在天下国家，与常人志在功名全别。孟子传圣人之道，故曰：予岂若小丈夫哉！

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且看圣人气象则别，明道先生却是如此。元丰中有诏起吕申公，司马温公，温公不起，明道作诗送吕申公，又诗寄温公，二诗皆见《文集》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国家。虽然如此，去就又却极分明不放过一步。作台官时言新法者皆得责。明道独除提刑辞不受，改除签判乃止。见《胡氏传家录》元丰二年二月，诏以程颢同判武学，顾临权开封府推官，谏官李定以颢尝为御史论新法，与临并

八千一百六十五卷

言罢之。吕申公上疏略曰：颢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讲学议论，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时有论列，皆辞意忠厚，不失臣子之体。扶沟地卑，岁有水旱，明道先生经画沟洫之法以治之，未及兴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沟之地尽为沟洫，必数年乃成，吾为经画十里之间开其端，后之人知其利必有断之者矣。夫为令之职，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饥岁，免于死亡；饱食逸居，有礼义之训，然后为尽。故吾于扶沟兴设学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几成而废，夫百里之施至狭也。而道之兴废系焉，是数事皆未及成，岂不有命？然知而不为而责命之兴废则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尽心也。见杨过《庭闻藁录》。明道终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浑是一团和气，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见《上蔡语录》。

凡诗必使言之无罪，闻者知戒，所以尚谲谏也。如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无至诚恻怛爱君之意，言之安得无罪？闻之岂足以戒乎？伯淳先生诗云：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又云：莫辞残酒十分醉，只恐风花一片飞。何其温柔敦厚也，闻之者亦且自然感动矣。见《龟山语录》学者须是胸怀摆脱得开，始得不见。明道先生作雩阝县主簿时，有诗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看他胸中直是好，与曾点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诗云：闲来无事不

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问周恭叔恁地放开如何？谢曰：他不是摆脱得开，只是立不住，便放却忒早在里，明道门摆脱得开，为他所过者化。问见个甚道理，便能所过者化。谢曰：吕晋伯下得一转语好，所存者神，便能所过者化，所过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横渠云：性。性为能存神，物物为能过化，甚亲切。伊川与居实语，终日无一句相合，明道与语直是道得下。并见《上蔡语录》明道先生与门人讲论有不合者，则曰有商量，伊川则直曰不然。见《外书》康节邵先生作《四贤吟》云：彦国之言铺陈，晦叔之言简当，君实之言优游，伯淳之言条畅，四贤洛阳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宁之间，大为一时之壮。见《击壤集》。

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诏至洛，故相韩康公为留守，程宗丞伯淳为汝州酒官。会檄来举哀，于府既罢，谓康公之子宗师兵部曰：颢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谪官，颢独除监司。颢不敢当辞之，念先帝见知之恩，终无以报，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当如何？宗丞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兵部曰：何忧？宗丞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则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

恐力不足耳。既而二公果并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为温公申公所重，使不死，更相

调护，协济于朝，则元• 朋党之论无自而起矣。论此事时，范淳夫，朱公挠，杜

孝锡，伯温同闻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验，故表而出之。见《邵氏闻见录》。《先生墓志》

韩公持国撰《孙公曼叔书》。见《文集》然《志文》今不传于世。《韩氏家集》经乱而不

存矣。王霖公泽，言明道，伊川，随侍太中知汉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门而右，从者皆随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之，伊川入门而左，独行至法堂上相会。伊川自谓此是颐不及家兄处，盖明道和易，人皆亲近；伊川严重，人不敢近也。尹[火亨]云：亦常闻先生言之。见《涪陵记善录》韩持国与二先生善，韩在颍昌欲屈致之，预戒诸子弟侄，使治一室，至于修治户牖，皆使亲为之。二先生至暇日与持国同游西湖，命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庄敬者，伊川回视厉声叱之曰：汝辈从长者行敢笑语如此，韩氏孝谨之风衰矣。持国遂皆逐去之。闻之持国之子宗质彬叔云。见《祁宽录尹和靖语》伊川先生居经筵，建言今之经筵实古保传之任，欲使内臣十人供侍左右，傥人君出一言，举一事，食一果实，必使经筵知之。有翦桐之戏，则随事箴规，违养生之方，则应时谏止。吕申公曰：主少，非可为之时也。伊川曰：正可为也。责不在人主，而人臣当任之耳。见杨迥《庭闻藁录》程子在讲筵，执政有欲用之为谏官者，子闻之以书谢曰：公知射乎？有人执弓于此，发而多中，人皆以为善射矣。使羿立于其旁，道之以彀壳率之法不从，羿且怒而去矣。从之则戾其故习，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处羿于无事之地，则羿得尽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颐才非羿也，然闻羿之道矣。虑其害公之多中也。见《遗书》文潞公，尹洛先生时为判监，一日府会先生往赴到客次，见乐人来呈乐语曲词，先生讶之问故，对曰：昨日得太师钧旨，明日请程侍讲，词曲并要严，谨依礼法，故先来呈。富郑公司马温公居乡里尤所尊礼，吕正献公，范忠宣公过洛必先来见。吕荣公兄弟，与先生书，必涤笔砚正衣冠然后写，其为当时礼敬如此。见《涪陵记善录》

伊川与韩持国善，约候韩年八十一往见之。是岁元日因子弟贺正，乃曰：颐今年有一债未还，春中当暂往颍昌见韩持国乃往。造焉，久留颍川，韩早晚伴食体貌加敬。一日韩密谓其子彬叔曰：先生远来无以为意，我有黄金药[禾世]木一，重三十两，似可为先生寿，未敢遽言之。我当以他事使汝侍食，从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试启之。先生曰：颐与乃翁道义交，故不远而来，奚以此为诘？朝遂归。持国谓其子曰：我不敢言正为此耳。再三谢过而别。见《祁宽录·尹和靖语》。

吕汲公以百缣遗子，子辞之，时子族兄弟公孙在旁谓子曰：勿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遗颐者，以颐贫也。公位宰相能进天下之贤，随才而任之，则天下受其赐矣。何独颐贫也？天下贫者亦众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殿帅苗履见先生于陵下，时先生方辞西监之命，履问曰：朝廷处先生如何则可？先生曰：且如山陵事，苟得专处，虽永安尉可也。先生尝说颐于《易传》，今却已自成书，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书可出。韩退之称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信然。颐于《易传》后来所改者，庶几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书，待刘绚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诗》全无意思，却待出些文字，《中庸》、《书》却已成。今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今百工伎艺，作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闲过了日月，即是天地间一蠹也。功泽又不及民，别事又做不得，惟有补缉圣人遗书，庶几有补耳。陈长方见尹子于姑苏，问《中庸解》，子云：先

生自以为不满意，焚之矣。问先生曾定六礼今已成未？曰：旧日作此已及七分，后来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则当行之朝廷，不当为私书。既而遭忧，又疾病数年，今始无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间有五经解已成否？曰：惟《易传》亲撰，诸经皆关中诸公分去，以颐说撰成之。礼之名数，陕西诸公删定，已送与吕与叔，与叔今死矣，不知其书安在也。然所定只礼之名数，若礼之文亦非亲作，不可也。并见《遗书》先生被谪时，李邦

八千一百六十五卷

直，尹洛令，都监来见伊川，才出见之便请上轿，先生欲略见叔母亦不许，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于都监厅？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龙门，邦直遣人帐银百星，先生不受。既归，门人问先生临行时诸人尽行皆受，邦直亦是亲戚，何为不受？先生曰：与颐相知即可受，渠是时已与颐不相知，岂可受耶？见《涪陵记善录》

伊川先生言：昔贬涪州，渡汉江中流船几覆，舟中人皆号哭，伊川独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问曰：当船危时，君独无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诚敬耳。老父曰：心存诚敬固善，然不若无心。先生欲与之言，老父径去不顾。伊川先生，元• 初司马温公荐侍讲禁中，时哲宗幼冲先生以师道自居，后出判西京国子监，两加直秘阁，皆辞之，当祸起责涪州。先生注《周易》，与门弟子讲学不以为忧，赦得归不以为喜。见《邵氏闻见录》。先生自涪陵归《易传》已成，未尝示人，门弟子请益有及易书者，方命小奴取书箧以出，身自发之以示门弟子，非所请不敢多阅，门弟子请问《易传》事，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命之，盖其潜心甚久。未尝容易下一字。见吕坚中所录《尹和靖语》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以前反覆[乏山]绎，六十以后著书，著书不得已。见《遗书》先生谓张绎曰：吾受气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后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于盛年无损也。绎因请曰：先生岂以受气之薄而厚为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为深耻。[火享]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门，被教诱谆谆，尝得朱公挠所编杂说呈，先生问此书可观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请曰：前日所呈杂说如何？先生曰：颐在何必观此，若羽不得颐心，只是记得他意，[火享]自是不敢复续。并见《涪陵记善录》及尹公跋夏大所藏语录后。

南方学者从伊川，既久有归者，或问曰：学者久从学于门，谁是最有得者？伊川曰：岂敢便道有得处，且只是指与他个岐径，令他寻将去不错了，已是忒大煞。若夫自得尤难，其人谓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论随力量而有见处，则不无其人也。见祁宽所记《尹公录》。胡文定公曰：安国昔尝见邹志完论近世人物，因问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万物各得其所。又问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问何以不得比？曰：为有不通处。又问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处，必有言行可证，愿闻之。志完色动徐曰：有一二事，恐门人或失其传。后来在长沙再论河南二先生学术，志完却曰：伊川见处极高。因问何以言之？曰：昔鲜于[亻先]曾问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不知所乐者何事？伊川却问曰：寻常道颜子所乐者何？[亻先]曰，不过是说颜子所乐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乐，便不是颜子，惟此知伊川见处极高。又曰：浩昔在颍昌，有赵均国者自洛中来，浩问曾见先生有何语？均国曰：先生语学者曰，除却神祠庙宇，人始知为善。古人观象作服，便是为善之具。见《胡公集》。伊川常服玺袍高帽，詹劣半寸。一本云：帽桶八寸，詹半寸，四直。繁条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绅带青缘，《篆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见《外书》。伊川常爱衣皂，或博褐袖袄，其袖如常人，所带纱巾，

背后望之如钟形。其制乃似今道士，谓之仙桃巾者，不知今人谓大袖方领何谓。见祁宽所记《尹公语》

【邵氏闻见录】：司马文正公在洛阳修史，曰：伊川先生程颐正叔，为布衣年尚少，其见亦有时。今为伊川，学者以文正，斋记中有曰：正叔，云以为字伊川者，非也。楚正议建中，字正叔耳。然伊川后用文正荐劝讲禁中，未几罢去。先是刘莘老论曰：纷纷之论致疑于程顺者，直以谓自古以来，先生处士，皆盗虚名，无益于用。若颐者，特以迂阔之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学，邀君索价而已。天下节义之士乐道不出，如颐等辈，盖亦不少。彼无所援于上，故不闻尔。又以颐辞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举布衣故事具存。是颐之自欲为种放而亟欲得台谏侍从矣，不可不察也。圣人自有中道，过之则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则乱。伏望审真伪，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论曰：颐在经筵，僭横，造请，权势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之间，目为五鬼之魁。尝令其助贾易弹，吕陶及造学制诡谬，童稚[口虽]鄙云云。又曰：颐污下[忄念]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宜放还田里，以示典非刑云云。刘器之论曰：程颐欧阳木，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子弟，晋绅之间号五鬼。又曰：进言者必曰五鬼之号出于流俗不根之言，何足为据，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无不出入权势之门，何尝尽得鬼名。惟其阴邪潜伏，进不以道，故程颐等五人，独被恶声。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盖人之毁誉，必以事验之。令众议指目五人，可谓毁矣。然推考其迹，则人言有不诬者，臣请历陈其说，若陈颐则先以罪去。云云。苏子瞻奏，则曰：臣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因颐教诱孔文仲，令以私意论事，为文仲所奏，颐遂得罪云云。又子瞻为礼部尚书，取伊川所修学制，贬驳讥诋略尽，如苏子瞻，刘莘老，孔文仲，刘器之，皆世之君子，其于伊川先生不同如此，至斥党锢，则同在祸中。悲夫！

【林和靖笔记】：和靖云：绍兴初，士大夫颇以伊川语录资诵说，言事者直以狂怪淫鄙诋之，盖难力辨也。以语录资诵说者，当时士大夫之罪。以狂怪淫鄙诋之，当时言事者之失，非语录使然也。今恶当时士大夫，畏当时言事者，而讳语录，以为不足观。是既助言者以自攻，而又无以服当时学者之心也。岂不误哉？《和靖笔记》云：伊川先生为《中庸解》，疾革命焚于前，门人问焉，先生曰：其有《易传》在足矣，何以多为？尝见别本记，或问和靖据语录先生自言，《中庸》已成书，今其书安在？和靖曰：先生自以为不满意而焚之矣。此言恐得其真，若无所不落于其意，而专恃《易传》遂废《中庸》。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或谓伊川在讲筵，不曾请俸，又不求封叙，若是应举得官，便只当以常调自处，虽陈乞封阴，亦可也。此意如何？盖本以应举得官，则当只以常调自处，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当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难言之也。但云：其说甚长，则是其意要当从科举法，都改变了乃为正耳。一日论伊川，门人云：入释氏。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龟山辈不如此。曰：只《论语序》便可见。游杨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先生参较所疑，及病败处，各能自去求。虽其说有疏略处，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辈立论可骇也。

先生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能，先生屡当奏荐，推与族人。少年举进士过省到御前，试尧舜《性仁赋》，考入魁等，以诗押韵，误失平仄下第，遂不应举。尝言进士科取士甚好，可以收罗寒俊之士，士人应举进身为门户，盖所当为。有欲求试学官者，笑之曰：学官师儒之任，岂可自往求试也。

人有说及近日南方伊川之学盛行，如《伊川语录》、《文集讲解》皆刊行也，此亦可喜者。和靖曰：正不要得此，又却是时文一般，极不便也。先生之学不在文辞，要人躬行。人未能为贤者事，已自务为圣人。或云：伊川尝言吾便是孔子。此非伊川语。顷尝见伊川云：某安敢望明道，以是知之。然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但持此心，欲必及圣人则可矣。闻程十于杨中立，《中庸解· 后跋语》颇及中立，岂可如此？伊川先生尝称新进游杨辈，自

八千一百六十五卷

是门弟子中所得最深者。横渠尝谓伊川曰：子若行道，只恐主掌太杀去里。伊川曰：某安敢如是。伊川归自涪州，气貌容色髭发，皆胜平昔。门人问何以得此？先生曰：学之力。大凡学者，学处患难贫贱，若富贵荣达，即不须学也。伊川初属纩惟先生，与张先生，思叔在左右。人言有十余人，非也。和靖言：某尝谓伊川先生践履尽易其作，传只是因而写成，熟读玩味便见。人有语及欲和靖为伊川作行状，如明道行状以传世垂后者，和靖曰：自不须得。人有说及欲朝廷诸公为伊川请谥者，和靖曰：不必如此。若门人学者请之，却似自私。和靖言：明道论新法之害政，至欲两分其罪，以此见明道存心公且恕也。明道当言职小作章疏，只是开陈详说，要欲以诚意感悟上意。尝于上前，言人主当防未萌之欲，于时相处，言令顺民心。元丰末，朝廷以大宗正丞召，且将大用，遽以疾没。前此或问明道于富郑公，公曰：伯淳无福，天下也无福，似乎前知也。先生之学于至诚，其见于言动事为之间，处中有常，疏通简易，不为矫异，不为狷介，宽猛合宜，庄重有体。或说匍匐以吊丧，诵孝经以追荐，皆无此事。衣虽纟由素，冠襟必严整；食虽简俭，蔬饭必丰洁。太中年老，左右致养无违。以家事自任，悉力营干，细大必亲，赡给内外亲族八十余口。《告伊川先生文》：维绍兴六年，几次丙辰九月丙寅朔，二

十有五日庚寅，门人和靖处士尹火享，谨诣侍讲伊川先生祠而告之曰：某甲寅孟秋，始居涪陵，乙卯孟冬，误辱召命，继下除书实嗣讲事，人微望轻，敢绍前躅，辞不获命，勉赴行庙，有补于世则未也，不辱师门则有之。今兹启行，惟先生有以鉴之，谨告。绍圣中，伊川先生谪居于涪，其后涪人立祠于北山严，和靖避难偶亦居此。被召赴阙，来辞祠下，以文致告，不令示人，忠恕尝跪读，退而录之。

【谢上蔡语录】：伊川才料大，使了大事，指顾而集，不动声色，问何以验之？曰：只议论中便可见。陕西曾有议欲罢铸铜钱者，以谓官中费一贯铸得一贯，为无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费省；私铸者众，费多利薄，盗铸者息。盗铸者息，权归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议，解盐钞欲高其价者，增六千为八千。伊川曰：若增钞价，卖数须减，盐出既众，低价易之，人人食盐，盐不停积，岁入必敷。已而增抄价，岁额果亏，减之而岁入溢。温公初起时欲用伊川，伊川曰：带累人去里，使韩富在时，吾犹可以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成事。后来温公欲变法，伊川使人语之曰：切未可动着役法，动着即三五年不能得定垒去。未几变之，果纷纷不能定。昔在二先生门下，伯淳最爱中立，正叔最爱定夫，观二人气象亦相似。

【吕东莱杂说】：明道先生尝说横渠西铭学者若能涵味此理，以诚敬存之必自有得处。某尝以书问杨中立先生曰：既曰诚矣，又复说敬何也？杨先生答书，言以诚敬存之，皆非诚敬之至者。若诚敬之至，又安用存？伊川先生甚爱表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盖常人之情，才于肆，则日就旷荡；自检束，则日就规矩。尹彦明言：伊川先生尝说释氏见得极亲切，极头处见得极分明，但不见四旁耳。先生曰：近有人说伊川自比孔孟。先生曰：某不识明道，每见伊川说，学问某岂敢比先兄。由是推之，决无此语也。

【陆象山语录】：二程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正叔在经筵，潞公入管刂子要宰相以下听讲，讲罢，诸公皆退，晦叔云：可谓称职。尧夫云：真侍讲。又一人云：不知古人告其君还能如此否？只为诸公钦服他，他又多忤人，所以后来谤生。因说正叔经筵开陈，故及此所论列有处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将做天下一人看，曰：固是。

【宋韩氵虎涧泉日记】：大程涵养，小程持守，见处固有浅深，论辩处成就学者，惟大程有之。

【紫阳宗旨】：明道言当元丰大臣共政，此事昨来已尝论之，然亦有未尽。今详此事，乃是圣贤之用，义理之正，非姑为权谲苟以济事于一时也。盖伊川气象，自与明道不同，而其论变化人材亦有此意。见《外书》胡氏所记《易传》于睽之初爻，亦有不绝小人之说，足见此事，自是正理当然，非权谲之私也。然亦须有明道如此广大规模，和平气象而其诚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后有以尽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窥测此理，又无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设有信者，又不免以权谲利害之心为之，则其悖理而速祸也，为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无疑于明道之言也。胡氏所记， 尹公亦疑之， 岂所谓未可与权者耶！邵子文晚著此书于其早岁之所逮闻者，年月先后，容或小差，若语意本末，则不应全误。且所谓二公并相，盖终言之。召宗丞未行以疾卒，亦记其不及用耳，非必以为二公既相，然后召明道也。又谓邵录多出公济，恐亦未然，盖其父子文体自不同也。天运不息，品物流形，无万物皆逝，而己独不去之理。故程子因韩公之叹而告之曰：此常理从来如是，何叹焉？此意已分明矣。韩公不喻而曰：老者行去矣。故夫子告之曰：公勿去可也。以理之所必无者晓之，如首篇所云：请别寻一个好底性来，换了此不好底情著之意尔。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则告之曰：不能则去可也。言亦顺夫常理而已。反复此章之意，只如此，恐不必于不去处别求道理也。

孟子虽多言存养，然不及其目，至论养气，则只以义为主，比之颜子，便觉有疏阔处。程子之言，恐不专为所禀与气象，盖所学系于所禀，气象又系于所学，疏则皆疏，密则皆

密，唯大而化之，然后不论此耳。德[车酉]如毛，民鲜克举之，孔子所谓为仁由己也，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程子所谓克己最难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盖轻故易，重故难。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难则守宜确。能果能确，则又何难之有？太极图立象画意，剖析幽微，周子盖不得已而作也。观其手授之意，盖以为唯程子为能受

八千一百六十五卷

之，程子之秘而不亦疑，亦未有能受之者尔。大既未能默识于言意之表，则道听途说，其弊必有甚焉。近年已觉颇有此弊观其《答张闳中书》云：书虽未出，学未尝不传，第患无受之者，及东见录中，论横渠清虚一大之说，使人向别处走，不若且只道敬，则其微意亦可见矣。若西铭则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远，于学者之用为尤切，非若此书详于天而略于人，有不可骤而语者也。孔子雅言诗书执礼，而于《易》则鲜及焉，其意亦犹此尔。韩子曰：尧舜之利民也大，禹之虑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谓乎？熹向所谓微意者如此，不识高明以为如何？

宋兴百年，河洛之间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后斯道之传有继，其于孔子孟氏之心，盖异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发明论孟之说，言虽近而索之无穷，指虽远而操之有要，使夫读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义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义可以并其所以进于此者而得之。其所以兴起斯文，开悟后学，可谓至矣。然而体用一源也，显微无间也。是则非夫先生之学之至，其孰能知之。呜呼！兹其所以奋乎百世绝学之后，而独得夫千载不传之传也欤？若张公之于先生，论其所至，窃意其犹伯夷伊尹之于孔子，而一时及门之士，考其言行，则又未知其孰可以为孔氏之颜曾也。《朱子语类• 总论程子》门人问程门，谁真得其传？曰：也不尽见得。如刘质夫，朱公[illegible]，张思叔辈，义不见他文字。看程门诸公力量见识，比之康节横渠皆赶不上。淳按《黄义刚录》同《吕与叔文集》煞有好处，他文字极是实说得好处，如千兵万马，饱满伉壮，上蔡虽有过当处，亦自是说得透。龟山文字却层弱，似是合下会得易。一本止此某尝说看文字，须似法家深刻，方穷究得尽。某直是弃得下工，闳祖问谢氏说多过，不如杨氏说最实。答曰：尹氏语言最实，亦多是处，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怀权断于胸中，且如谢氏说十分虽有九分是过处，其间亦有一分说得是恰好处，岂可先立下定说？今且须虚心玩理，大雅问理如何玩则是？答曰：今当以小说明之，如一人欲学相气色，其师与五色线一串令入暗室中认之，云：辩得此五色出，方能相气色也。看圣人意旨，亦要如此精专方得之。到自得处，不从说来，虽人言亦不信，盖开导虽假人言，得处须是自得，人则无如之何也。孔子言语简，若欲得之，亦非用许多工夫不得。孟子之言多，若欲得之，亦合用许多工夫。孔子言简，故意广无失，孟子言多意长，前呼后唤，事理俱明亦无失，若他人语多即有失。某今接士大夫答问，多转觉辞多无益。大雅

谓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语。非特为品藻二人，盖有深意。和靖举以语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识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则大不是，将无处不窒碍矣。镐　按黄升卿，录同而少异，今附云伊川言思叔持守不及和靖，此有深意。和靖举以语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识得先生意耳。若避自是之嫌，而不言，则将无处不窒碍耳。

问尹和靖立朝议论曰：和靖不观他书，只是持守得好。他语录中说涵养持守处分外亲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吕稽中辈代作。问龟山先生立朝却有许多议论，曰：龟山杂博，是读多少文字。德明问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气质重厚淳固但见识不及，如兼山易，中庸义，多不可晓，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问游杨诸公早见程子后来语孟《中庸》说，先生犹或以为疏略何也？曰：游杨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先生参较所疑，及病败处，各能自去求。虽其说有疏略处，然皆通明，不

似兼山辈立论可骇也。德明问程门诸公亲见二先生，往往多差互，如游定夫之说，多入于释氏，龟山亦有分数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曰：定夫极不济事。以某观之，二先生衣钵似无传之者。又问上蔡议论莫太过，曰：上蔡好于事上理会，理却有过处。又问和靖专于主敬集义处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龟山说话颇浅狭，范淳夫虽平正而亦浅。又问：尝见震泽记善录，彼亲见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见伊川面耳。曰：中无倚著之语，莫亦有所自来？曰：却是伊川语。可学。理学最难，可惜许多印行文字，其间无道理底甚多。虽伊洛门人亦不免如此，如解《中庸》正说得数句好，下面便有数句走作无道理了，不知是如何？旧尝看《栾城集》，见他文势甚好，近日看全无道理，如《与刘原父书》说藏巧若拙处，前面说得尽好，后面却说：怕人来磨我，且恁地鹘突去。要他不来，便不成说话。又如苏东坡《忠厚之至论说》，举而归之于仁，便是不奈他何？只恁地做个鹘突了。二苏说话多是如此，此题目仝在疑字上，谓娟人似有功，乂似无功不分晓，只是从有功处重之。有人似有罪，又似无罪不分晓，只从无罪处轻之。若是功罪分明，定是行赏罚，不可毫发轻重。而今说举而归之于仁，更无理会。或举老苏《五经论》，先生曰：说得圣人都是用术了。

明作游、杨、谢诸公，当时已与其师不相似，却似别立一家，谢氏发明得较精彩，然多稳贴，和靖语却实，然意短不似谢氏发越。《龟山语录》与自作文又不相似，

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说如此，后面又都反了。缘他只依傍语句去，皆是不透。龟山年高与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纲立得脚来健，多有处说得好，又切若有寿必煞进。游定夫学无人传，无语录，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门。他眼前分晓信得及底，尽践履得，到其变化出入处，看不出，便从释去，亦是不透。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顶戴佛。郑曰：亦念《金刚经》。他因赵相入侍讲，那时都说不出，都奈何不得人，责他事业答曰：每日只讲两行书，如何做得致君泽民事业？高宗问程某道：孟子如何？答曰：程某不敢疑孟子。如此，则是孟子亦有可疑处，只不敢疑尔。此处更当下两语却住了，他也因经患难后心神耗了。龟山那时亦不应出，侯师圣太分鹿足束，李先生甚轻之。其来延平看亲，罗仲素往见之，坐少时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见其分鹿足束处。张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称其朴茂，然亦狭无展拓气象。收得他杂文五六篇，其诗都似禅，缘他初是行者出身。郭冲晦有《易文》字，说《易》卦都从变上推，间一二卦推得，岂可却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无可观。周恭叔，谢用休，赵彦道，鲍若雨那时温州多有人，然都无立作，王信伯乖郑问他说：中无倚著，又不取龟山不偏说何也？先生曰：他谓中无偏倚，故不取不偏说。郑曰：胡文定只上蔡处讲得些子来，议论全似上蔡，如获麟以天自处等曾渐，又胡文定处

讲得些子，先生曰：文定爱将圣人道理张大，说都是勉强，如此不是自然流出，曾渐多是禅。淳伊川之门谢上蔡自禅门来，其说亦有差。张思叔最后进，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假之

八千一百六十五卷

年，殆不可量。其他门人，多出仕官四方，研磨亦少。杨龟山最老，其所得亦深。谟程门弟子亲炙伊川，亦自多错，盖合下见得不尽。或后来放倒，盖此理无形体，故易差，有百般渗漏，去伪。

蔡云：不知伊川门人如此其众，何故后来更无一人见得亲切？或云：游杨亦不久亲炙。曰：也是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得透。如邵康节从头到尾，极终身之力，而后得之。虽其不能无偏，然就他这道理，所谓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资禀便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这所学自是从合下直到后来，所以有成。某看来这道理，若不是弃生尽死去理会，终不解得。《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须是契些苦极方始得。蔡云：上蔡也，杂佛老。曰：只他见识又高。蔡云：上蔡老氏之学多，龟山佛氏之说多，游氏只杂佛，吕与叔高于诸公。曰：然。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须理会得到。蔡又因说律管云：伊川何不理会？想亦不及理会，还无人相共理会。然康节所理会，伊川亦不理会。曰：便是伊川不肯理会这般所在。贺孙游、杨、谢，三君子，初皆学禅，后来余禅犹在，故学之者多流于禅，游先生大是禅学。德明看道理不可不子细，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梢皆入禅学去，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他门只[日卓]见上一截，少下面著实工夫，故流弊至此。淳问明道论元• 事须并用，张蔡之党曰：明道只是欲与此数人者共变其法，且诱他入脚来，做问如此。却似任术曰：处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诚为之此数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须是明道方能了此，后来元• 诸公治得此党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温公《论役法疏略》悉为章子厚反驳只一向罢，遂不问所论是非，却是太峻急于当时，如蔡确辈留得在朝廷，岂不害事？德明明道行状说孝弟礼乐处，上两句说心，下两句说用，古不必验。今因横渠欲置田验井田，故云尔。横渠说话多有如此处。可学伊川见朱光庭所编语录云：某在何必读此，若伊川不在，则何可不读。盖乡以下论语录或问尹和靖言看语录，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语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门人所编，各随所见，浅深却要自家分别他是非。前辈有言不必观语录，只看《易传》等书自好，天下亦无恁地道理。如此则只当读六经不当看论孟矣。天下事无高无下，无小无大，若切己下工夫，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拣书来看亦无益。先生又言：语录是杂载，只如闲说一件话偶然引上经史上，便把来编了。明日人又随上面去看，直是有学力方能分晓。嫌记录言语难，故程子谓若不得某之心，则是记得他底意思。今遗书某所以各存所记人之姓名者，盖欲人辩识得耳。今观上蔡所记，则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记多有激扬发越之意。游氏所说，则有温纯不决之意。李端伯所记，则平正。质夫所记虽简约，然甚明切。看得来刘质夫那人[11祭]高，惜乎其不寿。广杨志仁问明道说话，曰：最难看须是轻轻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将来解解不

得，须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节明道说话浑沦煞高，学者难看。淳说明道言语尽宽平，伊川言语初难看，细读有滋味。又云：某说大处自与伊川合，小处却时有意不同。说南轩见处高，如架屋相似，大间架已就，只中间少装折。写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问遗书中说孔孟一段看见不甚有异，南轩好提出，曰：明道云，我自做天里，此句只是带过，后来却说是以天自处，便错了。要之此句，亦是明道一时之意思如此。今必欲执以为定说。却向空去了。可学　以下二程子附年谱行状

又问伊川于陈乞封父祖之问云：待别时说过，谓此句出朝廷合行之礼，当令有司检举行下，亦不必俟陈乞也。答云：如此名义却正。过问伊川临终时，或曰：平生学底，正要今日用。伊川开目曰：说要用便不是。如何？曰：说要用便是两心间，明道诗云：旁人不识予心乐，将为偷闲学少年。此是后生时气象，眩露无含蓄。正叔

【朱子语略】：明道曾看释老书，伊川庄列亦不曾看。明道云：后来须着看，不看无缘知他道理。明道天资高明得容易，问伊川因何而见道？曰：他说求之六经而得，但也是于廉溪处见得个大道理，占地位了。道夫问程子云：昔尝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道夫窃意孔颜之乐只是私意净尽，天理昭融，自然无一毫系累耳。曰：然。伊川好学，论十八时作。明道十四五便学圣人，二十及弟，出去做官，一向长进，《定性书》是二十二三时作。是时游山许多诗甚好，义刚曰：前辈也多是背处做几年方成。先生曰：也不恁底，如明道自是二十岁及第，一向出来做官，自恁地便好了。杨至之问程先生：当初进说只以圣人之说为可必信，先王之法为可必行，不[illegible]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先生曰：也只得恁地说。明道王伯[illegible]子说得好，自古论王伯至此无余蕴矣。程先生所以有功于后学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伊川先生多说敬，敬则此心不放，事事皆从此做去，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若天资大段高则学明道，若不及明道，则且学伊川。横渠问明道可比颜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颜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处。然伊川收束检制处，孟子却不能到。明道说话尽高，邵张说得端的处尽好，伊川之学于大体上莹彻，于小节目上犹有疏处。康节却能尽得事物之变，却于大体上有未莹处。而今看文字，古圣贤说底不差，近时文字惟程先生，张先生，康说节底不差。至如门人之说便有病，看道理不可不仔细，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稍皆入禅学去。

【朱子语续录】：程门诸子在当时亲见二程，至于释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晓，观《中庸》说中可见。吴必大录，　此下，　云子澄作《近思续录》，其劝他不必作者，　盖接续他二程思不得。如龟山云：吾儒与释氏，其差只在杪忽之间。某谓何止杪忽？直是从源头便不同。伯丰问崇正辩如何？曰：崇正辩亦好。伯丰又曰：今禅学家亦谓所辩者，皆其门中自不以为然。先生曰：不成。吾儒守三纲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谓吾儒自不以为然否。又问此书只论其迹亦好，伊川曰：不若只于迹断，毕竟其迹是从那里出来。胡明仲做此书，说得明白，若五峰说话中，辩氏处却糊涂，他不到此，皇王大纪中，亦有数段不分晓。郑问明道到处响应，伊川入朝成许多事，此亦可见二人用处。曰：明道从容，伊川都挨不行。陈后之间伊川做时似孟子否？曰：孟子较活。问孟子做时似伊尹否？先生首之。又曰：孟子传伊尹许多话，当时必是有一书该载，程子说赞化处谓天人各自有分，说得好。

问灵源与潘子真书，今人皆将做与伊川书，谓伊川之学，出于灵源也。恐后人以入传灯录中，如退之之比不知可寓于何书。注破云：某旧十年前闻此事，则半夜起来为作文矣，其好辩甚也。

八千一百六十五卷

江文端明尝言二程之学，非全资于周先生者，盖通书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观通书皆是发明太极。书虽不多，而统纪已尽，二程盖得其传，但二程之业广耳。明道语宏大，伊川语亲切。伊川语各随学者意，所录不应一人之说，其不同如此。游录语慢，上蔡语录险，刘质夫语简，永嘉诸公语。絮尹和靖疑伊川之说，多其所未闻。伊川快说禅病，如后来湖南龟山之弊，皆已先曾说过。湖南正以为善，龟山求中于喜怒哀乐之前。伊川令吕进伯去了韩安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须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程先生传甚备，见徽庙实录吕伯恭撰。原之问伊川不答温公给事中事如何？曰：自是不容，谓如两人有公事，在官为守，今者来问自不当答，问者已是失。曰：此莫是避嫌否？曰：不然。本原已不是，与避嫌异。绍翁窃疑元• 诸公荐伊川先生者甚力，至谓其有经天纬地之才，尊主庇民之术，至是以通直郎判西京国子监。按官制其实教授制词何其寂寥简短，若是中书舍人王震所草，王非知

伊川者。绍翁又详庆元丞相赵公，汝愚去国低胄始颛政，欲以党去天下之正人，必诋以伪学，虽刘德秀从央为是说，然伪之一字已。见于绍兴制词矣。先是孔文仲，刘挚顾临，亦尝以伪诋先生云。

【许鲁斋心法】：先生曰：可以为万世法者，当学孔子，虽学不至，亦无弊也。又曰：象数莫过于邵先生，义理莫过于程先生。

【黄氏日抄】《传闻杂记》明道常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愚按《乐记》有“灭天理而穷人欲”之语，至明道先生始发越大明于天下。伊川谓铸铜钱宁亏本则盗铸息，卖官盐宁减价则盐课增。又谓温公变法，未可动役法，动即三五年不定。其后无一不验。伊川归自涪，见学者多从佛学，叹曰：惟有杨谢二君长进。呜呼！亦岂料其他学者之从佛，未足以惑世，而他日之从佛能动人者，正今日之杨谢耶！伊川尝言今日之祸，亦是元•做成。愚谓理亦有此，但诸贤一时为天下救急，有不奈何恐不可赦小人，而反责君子耳，岂责备果春秋意耶？然无元•诸贤，恐不待靖康而后南渡，虽南渡又未必人心戴宋如此。伊川与韩持国友善，见即久留，因子弟进以黄金叶二十两，诘朝遂归。谓孟厚不治一室，学不在此，洒扫洁净，莫更快人。仁宗以折米六分太甚，止令折五分，及供人进偶脏腑，曰：习使然也。仍令如旧。又进饭有砂石，含以示

嫔御，令勿语人，此死罪也。生荔枝供尽，近侍欲买之，云：买之，来岁必增上供之数，流祸百姓无穷。又一日夜饥思烧羊头，近侍乞宣取曰：取之后必常备日杀三羊，暴殄无穷，竟夕不食。凡此皆明道云然。呜呼！仁哉！伊川云：若熟看语录亦自得，愚谓此当与伊川称某在安用语录之说参考。伊川与尧，夫同里巷三十年，世间事无所不论，未尝一字及数学。愚谓卓哉！人豪乎？为士大夫，而欲攻伎术者可以观矣。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八十九

庚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铭

克己铭

【能改斋漫录】：宋吕大临与叔微仲丞相弟也。为克己复礼铭。凡厥有生均气同体胡为不仁，我则有己，立己与物。私为町畦，胜心内发，扰扰不齐，大人存诚。心见帝则初无吝骄，作我蟊贼。志以为帅，气为卒徒。奉辞于天，孰敢侮予。且战且来，胜私窒欲。昔为冠雠。今为臣仆。方其未克，窒我室庐。妇姑勃蹊，安敢厥馀。亦既克之，皇皇四达。洞然八荒，皆在我闼。孰曰天下，不归吾仁。疴痒疾痛，举切其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颜何人哉，希之则是。

东　铭

【宋张横渠集】：戏言出于思也。戏动作于谋也。发于声著见乎四支，谓非己心不明也。欲人无己疑不能也，过言非心也，过动非诚也。失于声，谬迷其四体，谓己当然，自诬也。欲他人己从，诬人也。或者以其出于心者，归咎于己戏，失于思者，自诬为己诚。不知戒其出汝者，归一作引咎其不出汝者，长傲且遂非，一有则字不智孰甚焉。

【言行龟鉴】：朱子曰：横渠力学绝人，尤勇于改过，独谓于戏无伤。一日忽曰：凡人之过犹有出于不知而为之者，至于戏，则有心为之也。其为害尤甚，遂作东铭。

【韩元吉南涧集】：书尹和静所书东铭，后和静先生手书东铭，修水黄子馀所藏寓，九江时笔

八千二百六十八卷

也。先生少喜字画，尝因书碑，同舍聚观伊川，笑谓之曰：是固无害，第将为人役也。自是不复书，然暮年笔力犹健如此，其教学者必先读东铭，然后看西铭谓从，寡过而入尔子馀其知之也。展玩大息。淳熙改元六月戊寅。

西　铭

【宋张横渠集】：乾称父，坤称母，子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一无其字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尤，纯乎孝者一作其孝。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施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爱一作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以厚吾之生也，贫贱尤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张南轩集】《跋西铭示宋伯潜》：人惟拘于形气私胜，而迷其所自生，故西铭之作，推明理之，本一公天下而无物之不体然，所谓分之殊者，盖森然具陈而不可乱，此仁义之道，所以立人之极也。学者深潜力体，而后知所以事天事。亲者其持循之要，莫越于敬而已。乾道八年七月己夕阝，敬书以遗宋刚仲伯潜父。人之有是身也。则易以私，私则失其正理矣。西铭之作，惧夫私胜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则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识夫一。乃见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则所谓理之一者，斯周流而无蔽矣。此仁义之道，所以常相须也。学者存其意，涵泳体察，求仁之要也。辛夕阝孟秋，寓姑苏以寄学生潘友端。

【尹和静集】：横渠先生作此铭，或疑同于墨氏之兼爱。寓书以问伊川先生，答曰：西铭之为书，惟理以存义，扩前世所款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三者亦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子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二本也。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子比而同之过矣。且谓言体而不及用，彼欲推而行之，本为用也。仄为不及，不亦异乎。

【程子外书】：先生曰：杨中立答伊川论西铭书，云云尾说渠判然无疑。伊川曰：杨时也未判然。

【杨龟山集】《寄伊川先生书》：论西铭。　　某窃谓道之不明，智者过之。西铭之书，其几于过乎？昔之问仁于孔子者多矣。虽颜渊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过求仁之方尔。至于仁之体未尝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言仁之尽最亲无如此者，然亦体用兼举两言之未闻，如西铭之未说也。孔孟岂有隐哉。盖不敢过之以起后学之弊也。且墨氏兼爱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于无父，岂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归罪于墨子者，

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弊，正谓此尔。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则后世有圣贤者出推本而论之，未免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归罪于横渠也。某窃意此书，盖西人共守而谨行之者也。愿得一言，推明其用与之并行，庶乎？学者体用兼明而不至于流荡也。横渠之学造极天人之蕴，非后学所能窥测。然所疑如此，故辄言先生以为如何？

【杨龟山语录】：语仲素西铭，只是发明一个事天底道理，所谓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云：西铭会古人用心要处为文，正如杜顺作法界观样。

【尹和静言行录】《说西铭》：横渠先生初作西铭，谓之订顽。伊川以为太甚。易名西铭或问西铭大意如何？和静曰：人本与天地一般大，只是人自小了，若能自处以天地之心为心，便是与天地同体。西铭备载此意，颜子克己，便是能尽此道。

【朱子成书】《西铭》：朱子曰： 横渠， 姓张， 名载， 字子厚， 秦人也。学古力行， 笃志好礼， 为关中士子宗师。尝于学堂双牖， 左书泛愚。右书订顽。尹川先生曰：是启争端。改曰东铭西铭， 二铭虽同出于一时之作， 然其词义所指， 气象所及， 浅深广狭， 判然不同。是以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 而于东铭。则未尝言。盖学者诚于西铭之言， 反覆玩味而有以自得之， 则心广理明， 意味自别若东铭。则虽分别长傲， 遂非之失于毫厘之间。所以开警后学。亦不为不切。然意味有穷， 而于下学功大， 盖犹有未尽者， 又安得与西铭彻上彻下一以贯之之旨。同日语哉。吕与叔撰行状云： 先生志气不群。当康定用兵时， 年十八， 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 公知其遂器。欲成就之， 乃责之曰： 儒者自有名教， 何事于兵， 因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 虽爱之， 犹以为未足， 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 累年尽究其说， 知无所得， 反而求之六经。嘉祐初，见程伯淳正叔于京师， 共语道学之要， 先生涣然自信曰： 吾道自足， 何事旁求， 于是尽弃异学， 淳如也。晚自崇文移疾西归。横渠终日危坐一室， 左右简编， 俯而读， 仰而思， 有得则识之， 或中夜起坐， 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 亦未尝须臾忘也。学者有问， 多告以知礼成， 性变化气质之道， 学必如圣人而后已。闻者莫不动心有进， 当谓门人曰： 吾学既得于心， 则备其辞命， 辞无差， 然后断事， 断事无失， 吾乃沛然精义入神者， 豫而已矣。先生气质刚毅， 德威貌严， 然与人居， 久而日亲， 其治家接物， 大要正己以感人， 人未之信。反躬自治， 不以语人， 虽有未谕， 安行而无悔。故识与不识， 闻风而畏， 非其义也， 不敢以一毫及之。明道程子曰： 订顽之言， 极纯无杂， 秦汉以来， 学者所未到。订顽一篇， 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学者其体此意，令有诸己。其地位已高， 到此地位， 自别有见处， 不可穷高极远， 恐于道无补也。订顽立心， 便可达天德。学者须先识仁，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 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 不须穷索， 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 何防之有？ 理有未得， 故须穷索， 存心自明， 安待穷索， 此道与物无对， 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 皆我之用， 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 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 若反身未诚， 则犹是二物有对， 以己合彼， 终未有之， 又安得乐。订顽意思， 乃备言此体， 以此意存之， 更有何事， 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 勿助长， 未尝致纤毫之力， 此其存之之

道， 若存得便合有德， 盖良知良能， 元不丧失。以昔日习心未除， 却须存养此心， 久则可夺旧习， 此理至约， 惟患不能守， 既能体之而乐， 亦不患不能守也。西铭某得此意， 只是须得子厚如此笔力， 他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 未有人及此， 得此文字， 省多少言语， 要之仁孝之理备乎此？ 须臾而不于此， 则便不仁不孝也。淳酢于西铭， 读之已能不逆于心， 言语外立得个意思， 便能道中庸矣。伊川程子曰： 孟子之后， 有《原道》一篇， 其间言语固多病， 然大要尽近理， 若西铭则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说道， 元未到西铭意， 思据子厚之文醇然， 无出此文也。自孟子后， 盖未见此书。问西铭如何？ 曰： 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 充得尽时如何？ 曰： 圣人也。横渠能充尽此否？ 曰： 言有两端， 有有德之言， 有造道之言， 有德之言， 说自己事， 如圣人言圣人事也。造道之言， 则知足以知此， 如贤人说圣人事也。横渠道尽高， 言尽醇， 自孟子后， 儒者都无他见识， 弘而不毅， 则难立毅而不弘， 则无以居之， 西铭言弘之道。观子厚所作西铭能养浩然之气者也。和静尹氏曰： 见伊川后半年， 方得大学西铭看。人本与天地一般大， 只为人自小了， 若能自处以天地之心为心， 便是与天地同体。西铭备载此意。颜子克己， 便是能尽此道。朱子曰： 西铭

八千二百六十八卷

之书， 横渠所以示人至为深切， 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赞之， 言虽至约而理则无馀矣。西铭之言， 指吾体性之所自来， 以明父乾母坤之实， 极乐天践形穷神知化之妙， 以至于无一行之， 不慊而没身焉。故伊川先生以为充得尽时， 便是圣人。恐非专为始学者一时所见而废也。横渠之意， 是将孝来形容这仁， 事亲底道理， 便是事天底样子， 直借此以明彼， 以见天地之间， 随大随小， 此理未尝不同尔。其言则固为学者而设， 若大贤以上， 又何须说耶。伊川尝言： 若是圣人， 则乾坤二卦亦不消得， 正谓此也。赞云： 早说孙吴， 脱逃佛老， 勇撤皋比， 一变至道， 精思力践， 妙契疾书， 订顽之训， 示我广居。按先生世大梁人， 父涪州公卒于官， 诸孤幼不克归。葬涪卅公于凤翔眉阝县横渠镇， 因家焉。嘉礻右二年登进士第， 调祈州司法， 迁丹州灵严县令， 为政以敦本善俗为先。迁著作郎渭州佥判， 军府之政， 小大咨焉， 并塞之民尝苫乏食， 力言丁帅， 取军储数十万救之。熙宁二年， 以吕晦叔荐， 被召入对， 上问治道， 以渐后三代为对。除崇文院校书， 既而与执政议新政不合， 二年移疾居横渠， 著书订礼， 与弟子讲行经界。十年以吕微仲荐， 后召还馆， 除同知太常礼院。与礼官议礼不合， 是冬谒告西归，行次临潼卒， 年五十八， 葬土涪州公墓南。门人欲溢为明诚中子， 程纯公以问司马文正公为弟子溢师， 不合于礼。元礻右四年， 张舜民奏： 张某学际天人， 诚通金石著书万言，阴阳变化之端， 仁义道德之理， 死和性命之分， 治乱国家之经， 罔不究通， 盖孟轲之流也。嘉定十四年， 魏了翁奏乞赐谥拟溢达， 又拟诚， 拟献， 皆不果， 定谥明云： 又按家语。孔子曰： 仁人之事大也。如事亲， 事亲如事大。《礼记·哀公问篇》亦云： 西铭意与此合。明道程子曰： 张子厚闻生皐子甚喜， 见饿竽者食便不美， 此即西铭之意，亦其养德之厚。故随所感遇， 蹶然动于中而不可遏， 初非拟议作意而为之也。又按西铭皆用韵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天，阳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阴也。以至顺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禀气于天。赋形于地，以藐然之身，混合无间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体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无息之谓，万物之所资以始者也。坤者顺而有常之谓，万物之所资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而父母乎万物者，故指而言之。朱子曰： 西铭自首至末， 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 分而言之， 便见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 惟称字。便见异也。混然中处， 言混合无间， 盖此身便是从天地来。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乾阳坤阴，此天地之气塞乎两间，而人物之所资以为体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体，乾健坤顺，此天地之志为气之帅，而人物之所得以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帅吾其性，深察乎此，则父乾母坤，混然中处之实可见矣。朱子曰： 西铭大要在此两句， 塞与帅字， 皆张子用字之妙处， 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间。体乃孟子气体之充者， 有一毫不满去处， 则非塞矣。师乃志气之帅而有主宰之意， 此西铭借用孟子论浩然之气处。若不是此二句为之关纽， 则下文言同胞言兄， 弟等句在他人中， 物皆与我初何干涉， 其谓之兄弟同胞， 乃是此一理， 与我相为贯通。故上说父母， 下说兄弟， 皆是其血脉过度处。一书紧要， 血脉尽在此两句上， 乾称至中处是头， 同胞吾与便是个项， 下面便撒开说许多大君吾父母宗子， 云云。尽是从同胞吾与说来， 到得述事继志， 此志便是天地之帅， 吾其性底志，为人子要述得父之事， 继得父之志， 方是事亲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 继得天之志，方是事天， 若是达了此道理， 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这仁， 便是天之贼子。若是济

恶， 不悛， 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践形， 便是克肖之子。这意思血脉， 都事从其体其性两句上说来， 若不是此两句， 则天自是天， 我自是我， 有何干涉。塞者， 日月之往来， 寒暑之迭更， 星辰之运行， 山川之融结， 五行质之所具， 气之所行无非塞乎天地者。问先生解乾健坤顺为天地之志， 天地安得有志？ 曰： 复其见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见， 安得谓天地无心情乎？ 曰： 福善祸淫， 天之志否？ 曰： 程子说天地以生物为心最好， 此乃是无心之心也。向过云谷山， 半遇雨， 蔡季通诸人在焉， 因各人解西铭此雨句， 某亦作两句解， 似说得着， 迤运作全篇解， 盖其体其性有我去承当之意， 一书之骨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其所资以为体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为性者，皆天地之帅也。然体有偏正之殊，故其于性也，不无明暗之异，惟人也。得其形气之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正，是以其心最灵，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体，于并生之中，又为同类而最贵焉。故曰：同胞，则其视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则得夫形气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与我不同类，而不若人之贵。然原其体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尝不同也。故曰：吾与，则其视之也。亦如己之侪辈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与也。故凡有形于天地之间者，若动若植，有情无情，莫不有以若其生，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于参天地，赞化育，然后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于外也。朱子曰： 通是一气， 初无间断， 故民吾同胞，物亦我之侪辈。问理一分殊， 莫是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之意否？ 曰： 民物固是分殊， 须是就民物中， 又各知得分殊， 不是伊川说破， 也难理会。然看久自觉里面有分别。西山真氏曰： 凡生于天壤之间者， 莫非天地之子， 而吾之同气者也。是之谓理一， 然亲者， 吾之同体。民者， 吾之同类， 而物则异类矣。是之谓分殊， 以其理一， 故仁爱之施， 无不遍。以其分殊， 故仁爱之施则有差。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则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继承天地，绕理人物，则大君而已。故为父母宗子。辅佐大君，纲纪众事，则大臣而已。故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长吾之长，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贤者才德过于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则凡天下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非吾兄弟无告者而何哉！朱子曰： 西铭状， 仁之体， 元自昭着， 以昧者不见， 故假父母宗子家， 相等名以晓譬之。人皆天地之子， 而大君乃其适长子， 所谓宗子者， 以继祢之宗为喻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尤，纯乎孝者也。畏天以自保者，犹其敬亲之至也。乐天而不尤者，犹其爱亲之纯也。朱子曰： 西铭首论天地万物与我同体之意， 固极宏大， 然其所论事天功夫， 则自于时保之， 以下方极亲切。若言同胞吾与下， 便说着博施济众却不是， 所以只教人做工夫处， 在敬与恐惧， 能常敬而恐惧， 这个道理自在。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不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也。故谓之悖德[片戈]灭天理，自绝本根者，贼杀其亲大逆无道也。故谓之贼长恶不悛，不可教训者，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也。故谓之不才，若无尽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则与天地相似而不违矣。故谓之肖。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孝子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圣人知变化之道，则所行者无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则所存者无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乐天践形之事也。朱子曰： 圣人之于天地， 如孝子之于父母化者。天地之用， 一过而无迹者也。知之， 则天地之用在我， 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 天地之心， 常存而不测者也。穷之， 则天地之心在我， 如子之继父志也。得其心而后可以语其用。故曰： 穷神知化， 而《中庸》曰：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亦此之谓欤。如知得恁地便生， 知得凭地便死， 知得恁地便消， 知得恁地便长， 此皆继天地之志， 随他恁地进退消长盈虚， 与时偕行？ 小而言之， 饥食

渴饮， 出作入息， 大而言之， 君臣便有义， 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 化底是气， 故唤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 故唤做天地之志。穷神者， 窥见天地之志， 这个无形无迹， 那化底， 却人都见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孝经》引诗曰：无忝尔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则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养其性，则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践夫形者也。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好饮酒而不顾父母之养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恶旨酒，则所以顾天之养者至矣。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材如颖考叔之及庄公，则所以永锡尔类

八千二百六十八卷

者广矣。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舜尽事亲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尽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则亦天之舜也。申生无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寿不贰，而修身以俟之，则亦天之申生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若曾参之启手启足。则体其所受乎亲者，而归其全也。况天之所以与我者，无一善之不备，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体其所受于天者，而全归之。亦天之曾子矣。子于父母，东西南北，唯令之从，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则勇于从而顺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祸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于从而顺受其正，则亦天之伯奇矣。朱子曰：或问此六圣贤事，可见理一分殊乎。曰：恶旨酒，育英材是事天顾养及锡类，则是事亲。每一句皆存两义推类可见。问颍封人申生二子，皆不能无夫处，岂能尽得孝道。曰：西铭本不是说孝，只是说事天，但推事亲之心以事天尔。二子就此处论之，诚是如此，盖事亲却未免有正不正处。若天道纯然，则无正不正之处，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尔。六圣贤事，是无常变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申生皆是变，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则不然，直是顺之无有不合者，问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沉，皆陷父之恶，非中道也。而取

之与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底豫，赞化者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顺受而已。故曰：恭，曾子归全，全其所以与我者，终身之仁也。伯奇顺令，顺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事，不知据何书为实，自沈恐未可尽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则有妄故有阝舀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岂有妄而又何阝舀耶？西铭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着迹论也。按家语：曾子志存孝道，后母遇之无思而供养不衰，及其妻以藜丞不熟因出之，终身不取妻。其子元请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后妻杀孝己，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韩子履霜操解题云尹吉甫子无罪，后母潜而见逐。二书皆无自沈之说，西铭取其顺今云尔。又按所举六圣贤事，虽只平说，而玩其语势辞意，似不无优劣，窃谓西铭自于时保之以下皆开两端说，朱子解亦然，舜禹参乐，且不尤之孝，乐天者也。颍封人申生伯奇，于时保之之孝，畏天者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尤戚，庸玉女于成也。富贵福泽，所以大奉于我，而使吾之为善也。轻贫贱尤戚，所以拂乱于我，而使吾之为志也笃。天地之于人，父母之于子，其设心岂有异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于骄，以颜子之贫而不改其乐，其事亲也。爱之则嘉

而弗忘，恶之则惧而无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朱子曰：敬天当如敬亲，战战竞竞，无所不至。爱天当如爱亲，无所不顺。天之生我安顿得好，合我富贵崇高，便如父母爱我，当喜而不忘。安顿得不好，令我贫贱尤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当劳而不

怨。存吾顺事，设吾宁也。孝子之身，存则其事亲也。不违其志，而已设则安而无所愧于亲也。仁人之身，存则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没则安而无所愧于天也。盖所谓朝闻夕死，吾得正而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毙焉者，故张子之铭，以是终焉。论曰：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会其同哉。西铭之作，意盖如此，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盖以乾为父，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气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蔽。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梏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指也。观其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盖无适而非所谓分立而推理一者。夫岂专以民吾同胞，长长幼幼为理一，而必然识于言意之表，然后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谓称物平施者，正谓称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尔。若无称物之义，则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龟山第二书，盖欲发明此意，然言不尽而理有馀也。故愚得因其说，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与折衷哉。某既为此解，后得尹氏书云：杨中立答伊川先生论西铭书，有释然无惑之语。先生读之曰：杨氏也，未释然，乃知此论所疑，第二书之说，先生盖亦未之许也。然《龟山语录》有曰：西铭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所谓分殊犹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尔。或曰：如是则体用，果离而为二矣。曰：用未尝离体也。以人观之，四支百骸具于一身者体也。至其用处，则首不可以加屦，足不可以纳冠，盖即体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论分别异同，各有归趣大非答书之比，岂其年高德盛，而所见始益精，与因复表而出之，以明答书之说，诚有未释然者，而龟山所见盖不终环境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某书。始予作太极西铭二解，未尝敢出以示人也。近见儒者多议两书之失，或乃未尝通其文义。而妄肆诋诃，予窃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学徒，使广其传，庶几读者由辞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轻议也。淳熙戊申二月已已，晦翁题。龟山杨氏上伊川先生书曰： 窃谓道之不明， 知者过之， 西铭之书， 其几于过乎？ 昔之问仁于孔子者多矣， 虽颜子仲弓之徒， 所以告之者， 不过求仁之方尔。至于仁之体， 未尝言也。孟子曰： 仁人心也。义， 仁路也。言仁之最亲无如此者， 然亦体用两言之， 未闻如西铭之说也。孔孟岂有隐兮。盖不敢过之以起复学之弊也。且墨氏之兼爱， 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于无父， 岂墨氏之罪兮。孟子力攻之， 必归罪于墨子者， 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虑其所终， 行必稽其所敝， 谓此尔。西铭发明圣人之微意至深， 然而言体而不及用， 恐其流， 遂至于兼爱， 则后世有圣贤者出， 推本而论之， 未免归罪于横渠也。时窃妄意此书，盖西人共守而谨行之者， 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 与西铭并行， 庶乎体用兼明，使学者免于流荡也。横渠之学， 造极天人之蕴， 非后学所能窥测， 然所疑如此，故辄言之。先生以谓如何？ 伊川先生答曰： 前所寄史论十篇， 其论甚正， 西铭

之论， 则未然横渠之言， 诚有过者， 乃在正蒙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 矿前圣所未发， 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 二者亦前圣所未发， 岂墨氏之比兮。西铭明理一而分殊， 墨氏则二本而无分， 老幼及人， 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 私胜而失仁， 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 以正私胜之流， 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 至于无父之极， 义之贼也。子比而同之过矣。且谓言体而不及用， 彼欲使人推而行之， 本为用也。反为不及， 不亦异乎？ 龟山第二书曰： 尊示西铭微旨， 伏读竟日， 晓然。且悉， 如停几席亲训诲也。时昔从明道，即授以西铭使读之， 寻绎累日， 乃若有得， 于是始知为学之大方， 因将终身佩服， 岂敢妄疑其失比同于墨氏。前书所论西铭之书， 以民为同胞， 长其长， 幼其幼， 以鳏寡孤独为兄弟之无告， 盖所谓明理一也。然其辞无亲亲之杀， 非明者嘿识于言意之表， 鸟知所谓理一而分殊哉。故窃恐其流， 遂至兼爱， 非谓西铭之书为兼爱， 而发与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 无他， 善推其所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所谓推之也。孔子曰： 老者安之， 少者怀之， 则无事乎推矣。无事乎推者， 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 故圣人称物平施，兹所以为仁之至义之尽

八千二百六十八卷

也欤。何谓称物远迩亲疏合当其分， 所谓称也。何谓平施， 所以施之其心一焉， 所谓平也。时昔者窃意西铭之当， 有平施之心， 无称物之义， 故曰言体而不及用， 盖指仁义为说也。故仁之过， 其蔽无分， 无分则妨义， 义之过其流自私， 自私则害人， 害人则扬氏之为我也。妨义则墨氏之兼爱也。二者其失虽殊， 其得罪于圣人， 则均矣。西铭之旨， 隐奥虽知， 固前圣所未发也。前书所论， 窃谓过之者， 疑其辞有未达尔。今得先生开谕丁宁传之学者， 自当释然无惑也。朱子曰： 西铭本不曾说理一分殊， 因人疑， 故方说出此一句， 看来通体是理一分殊， 遂句是理一分殊， 一篇中错综此意， 自天地言之其中， 固自有分别， 自万殊观之， 其中又是有分别， 乾称坤称， 只下称字， 便别这个有直说底意， 思有横说底意思， 乾之为父坤之为母所谓理一也。乾坤者， 天下之父母， 父母者， 一身之父母。则其分安得而不殊兮。乾则称父， 坤则称母， 不可弃了自家父母， 却把乾坤作自家父母看， 乾父坤母， 固是天气而地质。然与自家父母， 自是有亲疏， 从此处便是理一分殊， 等而下之， 民与物不同， 同胞与吾与不同， 民吾同胞， 与自家兄弟， 同胞又不同， 龟山正疑同胞吾与。近于墨氏之兼爱， 不知其间便自分个理一分殊了， 以至曰： 宗子， 曰家相， 曰老， 曰幼， 曰圣， 曰贤， 曰无告。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兮。逐句浑沦看便见理一， 当中横截断者， 便见分殊， 但其所谓理一者贯乎分殊之中， 而未始相离， 此天地自然， 古今不易之正理。张程二夫子始发明之， 龟山只说得头一小截， 伊川意则阔大， 统一篇言之， 旧尝看此， 笃作旁通图了， 分为二截， 上下推布， 亦甚分明。问龟山说， 知其理一所以为仁， 知其分殊所以为义， 仁是体， 义是用否？ 曰： 仁是流出来底， 义是合当做底， 如水流动处是仁， 流为江河， 汇为池沼， 便是义， 如恻隐之心便是仁。爱父母， 爱兄弟， 爱乡党， 爱朋友， 自有许多等差便是义。且如敬， 只是一个敬， 到敬君， 敬长， 敬贤， 便有许多般样。礼也是如此， 如天子七庙， 诸侯五朝这个便是礼， 其或七， 或五之不同， 便是义。礼是理之节文， 义便是事之所宜处， 吕与叔说天命之谓性。息斩而缌， 丧服异等， 而九族之情无所憾。自王公至卑隶， 仪章异制， 而上下之分莫敢争， 自是天性合如此， 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 到得父各慈其子， 子各孝其父， 而人不嫌者， 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 这便是仁。各亲其亲， 各子其子， 这便是义。这个物事分不得， 流出来便是仁， 仁打一动， 义礼智便随在这里了。不是要仁使时， 义却留在后面， 少间放出来使， 其实只是一个道理， 论着界分， 便有许多分别。横渠用功亲切， 程氏规模广大， 学者用功要当如此， 横渠之于程子， 犹伯夷伊尹之于孔子， 或问横渠似孟子否？ 曰： 横渠严密， 孟子宏阔， 横渠之学是苦心得之， 乃是致曲， 与伊川异。某自十四五时， 得程张二家之书读之， 至今四十馀年， 但觉其义之深， 指之远， 而近世纷纷所谓文章议论者， 殆不足复过眼， 信乎？ 孟氏以来， 一人而已， 然非用力之深者， 亦无以信其必然也。旧尝择其言之返者， 别为一书。《名近思录》云： 张戩， 字天祺， 横渠先生之弟。笃实宽裕， 俨然正色， 虽喜愠不形于色， 然与人居， 温厚之意久而益亲， 终日言未。尝及于利， 乐道人之善而下及其恶， 乐进己之德而不事无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 其和不以物夺志。常鸡鸣而起， 勉勉矫揉， 任道力行， 每若不及， 德大容物， 沛然有馀。常自省小过差， 必语人曰： 我知之矣。公等察之， 后此不复为矣。横渠常语人曰： 吾弟德性这美， 吾有所不如， 其不自暇而勇于不屈， 在孔门之列。宜与子夏后先， 晚讲学而达。又曰： 吾弟

全器也。然语道而合， 乃自今始。西山真氏曰： 张子有言为天地， 为心， 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又曰： 此道自孟子复千馀岁， 若天不欲此道复明， 则不使今人有知者， 即使人有知者， 则必有复明之理， 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朱晦庵训蒙绝句】：人因形异种移根，不道其初同一源。直白源头明说下，尽将父母属乾坤。

【度正善性草藁】《书悔庵所释西铭后》：程子尝谓韩退之《原道》之文，非其胸中识见之高，安能于千百载之下？辩别是非断然如此，然其言止及于治天下之道，而未及乎性命之蕴，其于本末犹有未备若张子之西铭则原道之祖宗也。自今观之，汉魏晋以来，溺于权谋功利之习，无有能言人学之道以觉当世者。独韩子于《原道》之篇，凌正心诚意以为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说，是其所见固已超出乎诸儒之等夷矣然。其所以为言，则断自正心诚意以下，而不及夫所谓致知格物者，何哉？夫欲明大学之道而不自致，知格物以推之，岂惟天下国家之理有所未尽，反之，吾身亦将有所不察，此张子西铭之书所从以作也。欤先生尝谓正曰：乾阳坤阴，此天地之气塞乎两间，人物之所资以为体。乾健坤顺，此天地之志为气之帅，而人物之所得以为性。某初读西铭时便得此意，其后因补葺之，以释西铭云：先生之于西铭，因张子之意而推明之精粗、本末，无不曲尽，然此二语者，盖先生释西铭之纲领，而学者之所当知也。览者更自求之。嘉定六年三月戊辰，门人度正谨书。

【朱晦庵文集】《答汪尚书》：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开发良多，此足以见间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谦虚退托不自贤智，如此区区下怀，尤切欣幸，第顾浅陋，不足以当诱掖之勤，兹为愧惧尔。然窃思之，东西铭虽同出于一时之作，然其词义之所指，气象之所及，浅深广狭，迥然不同。是以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而于东铭则未之尝言，盖学者诚于西铭之言，反复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则心广理明意味自别。若东铭，则虽分别长傲，遂非之夫于毫厘之间。所以开警后学，亦不为不切，然意味有穷而于下学功夫，盖犹有未尽者，又安得与西铭彻上彻下，一以贯之之旨。同日而语兮。窃意先贤取舍之意，或出于此，不审高明以为如何？至于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语，则近尝思之前此，看得大段卣莽。子细玩味，方知此序无一字无下落无一语无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盖自理而言，则即体而用在其中所谓一原也。自象而言，则即显而微不能外，所谓无间也。其大理密察，有条不紊乃如此，若于此看得分明。则即西铭之书，而所谓一原无间之实，已了然心目之间矣。亦何俟于东铭而后足耶。若俟东铭而后足，则是体用显微，判然二物，必各为一书。然后可以发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审高明又以为如何？《太极图》西铭近因朋友商榷，尝窃私记其说，见此抄录，欲以请教未毕，而明仲之。仆来索书，不欲留之后便，当拜呈也。然顷以示伯恭渠，至今未能无疑，盖学者舍胡覆冒之久。一旦遽欲分剖晓析而告语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语及前此妄论，平易蹉过之言称许甚过，尤切皇恐然窃观，来意似以为先有见处，乃能造夫平易，此则又似禅家之说，熹有所不能无疑也。圣门之教，下学上达自平易处，讲究讨论，积虑潜心，优柔餍饫，久而渐有得焉。则日见其高深远大，而不可穷矣。程夫子所谓“ 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谓此尔。今日此事，非言语臆度所及，必先有见，然后有以造大平易，则是欲先上达而后下学。譬之是犹先察秋毫，而后睹山岳先举万石，而后胜匹雏也。夫道固有非言语臆度，所及者，然非颜曾以上，几于化者不能与也今日为学用力之初正当学问思辩而力行之，乃可以变化气质，而入于道。顾乃先自禁切不学不思，以坐待其无故，忽然而有见无乃溺心于无用之地，玩岁[十曷]日，而卒不见其成功乎。就使侥幸于恍惚之间，亦与天地人心叙秩命讨之实，了无交涉，其所自谓有得者，适足为自私自利之资而已。此则释氏之祸横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隐忧浩叹而欲火其书也。旧读明道行状，记其学行事业累数千言而卒，道其言不过力排释氏，以为必辟之，而后可以

入道。后得《吕荥公家传》，则以为尝受学于二程，而所以推尊称美之辞甚盛，考其实，亦诚有以大过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诵其言，则以为佛之道与圣人合，此其师生之间，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审台意平日于此。是非之际，何以处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盖不容并立而两存也。愚昧无知，误蒙诱进，敢竭愚

八千二百六十八卷

虑，庶几决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终教之，幸甚幸甚。《答林择之》近见莆中西铭，解义其胡公说，莫是向来所说，吕氏别本否，谓之胡说固非，然恐亦不是吕说，似初无甚发明，不知何人所作，而如此流行误人，兼其后有数段言语，极可怪也。《与郭冲晦》丛书云：理出乎三才，分出于人道，西铭专为理言，不为分没，熹窃谓西铭之书。横渠先生所以示人至为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赞之，言虽至约，而理则无馀矣。盖乾之为父，坤之为母，所谓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则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为同胞，物为吾与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谓理一者也。然谓之民，则非真以为吾之同胞，谓之物。则非真以为我之同类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谓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吾与，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圣，曰贤，曰颠连而无告。则于其中问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谓理一者，贯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离尔。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发明之，非一时救弊之言，姑以疆此而弱彼也。天地之塞吾其体，云云塞者，日月之往来，寒暑之迭更，与夫星辰之运行，山川之融结，又五行质之所具气之所行，无非塞乎天地者。塞字意得之。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近见南康一士人云：顷岁曾闻之丁先生，其字有我去承当之意，今考经中，初无是说。西铭承当之说不记有无此语，然实下承当字不得，恐当时只是说禀受之意，渠记得不子细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二句所论甚当，旧说误矣。然以上句富贵贫贱之云例之，则亦不可太相连说，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则其事亲也，不违其志而已。没则安而无所愧无亲也。仁人之身，存则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没则安而无所愧于天也。盖所谓夭寿不贰而修身以俟之者，故张子之铭以是终焉。似得张子之本意。又云：西铭止以假金，非终身之学也。熹窃谓西铭之言指吾体性之所自来，以明父乾母坤之实，极乐天践形穷神知化之妙，以至于无一行之不慊而没身焉。故伊川先生以为充得尽时，便是圣人，恐非专为始学者，一时所见而发也。

【朱子经济文衡】：论人物无资天地之说，《答陆删定》此段专以陆公之言为非是。某所论西铭之意，正谓长者以，横渠之言，不当谓乾坤，实为父母，而以胶固斥之。切疑之，以为若如长者之意，则是谓人物实无所资于天地，恐有所未安尔，非某本说固欲如此也。今详来诲，犹以横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与乾坤。虽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尝有二体，但其分之殊，则又不得而不辩也。论西铭首句之义。《答陆子美》此段谓古之圣贤， 只要人明义理之言行， 义理之实。西铭之说，犹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论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则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则万物同一父母矣。万物既同一父母，则吾体之所以为体者，岂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为性者，岂非天地之帅兮。古之君子，惟其见得道理真实如此。所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其所为，以至于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谓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与乾坤都无干涉，其所以有取于西铭者，但取其姑为宏阔广大之言，以形容仁体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则是所谓仁体者，全是虚名，初无实体，而小己之私，却是实理，合有分别，圣贤于此，却初不见义理。只见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语，以增饰其所无，破坏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则其立言之失胶固二字，岂足以尽之。而又何足以破

人之梏于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圣贤千言万语，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则不务立论，而所言无非义理之言。不务正行，而所行无非义理之实。无有初，无此理，而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始为此言以救时俗之弊者。论西铭宗子之说，《答林侍郎栗黄中》。此段推明宗子为适长之义。论西铭予曰无可疑处，却是侍郎未晓其文义，所以不免致疑。其馀未假悉辩，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错，读了尤为明白本文之意。盖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嫡长子，所谓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尔，非如侍郎所说，既为父母，又降而为子也。林曰：宗子如何是嫡长子？予曰：此正以继祢之宗为喻尔，继祢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嫡长子而何？此事他人容或不晓，侍郎以礼学名家，岂不晓乎林乃俯首无说而去然意象殊不平。《论西铭天地之塞之说　答黄道夫》此段谓五行，　五常感动之善。西铭天地之塞，似亦着广充字未得，但谓充满字天地之间莫非气而吾所得以为形骸者，皆自气尔天地之帅则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问也。五行：谓金、木、水、火、土尔。各　其性，则为仁、义、礼、智、信之理，而五行各专其一人，则兼备此性而无不善。及其感动，则中节者为善，不中节者为不善也。

【朱子语续录】《问西铭》：帅总心性言。与如与国相与之类。于时保之，畏天不尤乐天贼，贼子济恶，积恶化有迹神无迹，旨酒砍也。不弛劳横渠鲜无施劳，　亦作弛。豫。如《后汉书》言：　天意未豫。问西铭自乾称父、坤称母、至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处是仁之体，于时保之以下，是做工夫处。先生云：若言同胞，吾与了，便说着专施济众却不是，所以只说教人做工。夫处只在敬与恐惧。故曰：于特保之，于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惧，则这个道理自在。又曰：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来，下面一句事亲，一句事天，如匪懈无忝是事亲，不愧屋漏存心养性是事天，下面说事亲，兼常变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变。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则不然。直是顺之无有不合者，又问理一而分殊，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则为墨氏兼爱，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则为杨氏为我，所以言分殊而见理一底自在那里。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夹杂。刘用之问西铭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与夫民物等皆是理一而分殊否？先生云：如此看亦是，但未深，当截看，如西铭劈头来，便是理一而分殊。且乾称父坤称母，虽以乾坤为父母，然与自家父母，自有个亲疏，这便是理　而分殊，等而下之，以至为大君，为宗子，为大臣家相，其理虽一，其分未尝不殊。民吾同胞物吾当与，皆是如此。杨龟山正疑此一着，便以“　民吾同胞、物吾党与”为近于墨氏之兼爱，不知他同胞吾与里面，自有个理一分殊。若如公所说恁地分别，恐胜得他也不多，这处若不分别、直是与墨子兼爱一般。问西铭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就事，天事亲处分否？曰：是乾称父坤称母，只下称字便别，这个有直说底意思，有横说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龟山说得又别也。只以“　民吾同胞，物吾与及长长幼幼”为理一分殊。曰：龟山是直说底意思否？曰：是，然龟山只说得头一小截，伊川意则阔大统一篇言之。曰：何谓横说底意思？曰：乾称父坤称母，是也。这不是即那事亲底，便是事天底。曰：横渠只是借那事亲底，来形容事天底，做个样子否？曰：是。西铭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为父，以坤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子兹藐焉。混然中处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分殊而理一，“　民吾同胞物吾与”

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于篇末亦尝发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类，皆如此推之，旧尝看此，写作旁通图子，分为三截，上下排布，亦甚分明。西铭大纲是理一而分自尔。殊然有二说，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别，自万殊观之，其中亦自有分别。不可

八千二百六十八卷

认是一理了，只衮做一看，这里各自有等级差别，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级之别，所以乾则称父，坤则称母，不可弃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 民吾同胞，与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别龟山疑其兼爱，想亦未深晓西铭之意，西铭一篇，正在“ 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两句上。西铭通体是一个“ 理一分殊”一句，只先看“ 乾称父”三字，一篇中错综此意。《西铭解义》云：乾者，健而无息之谓，坤者，顺而有常之谓。问曰：此便是阳动阴静否？先生曰：此是阳动阴静之理，混然中处，言混合无间，盖此身便是从天地来。圣人之于天地，如孝子之于父母。西铭龟山二书皆非，终不识理一，至于称物平施，亦说不着。易传说是。大抵西铭前三句便是纲要了，得即句句上，自有理一及分殊。后来已有一篇说了指其名者分之殊，推其同者理之一。方云《西铭》一篇，先生曰：首三句，却似人破义题，“ 天地之塞帅”两句，恰似人做原题，乃一篇紧要处。“ 民吾同胞”， 止无告也。乃统论如此，“ 于时保之”以下是做处。或问太极西铭曰：自孟子已后，方且见有此两篇文章。或问西铭理一而分殊，曰：今人说只说得中间五六句，理一分殊，据某看时，“ 乾称父，坤称母，”直至“ 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唤做乾称坤称，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则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是我继其志。又如存吾顺事，没吾宁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当顺事之，死当安宁之。以天地言之，生能顺事而无所违拂，死则安宁也。此皆是分殊处逐句浑论看，便见理一当中横截断看，便见分殊。因问如先生后论云：推亲亲之恩，以示无我之公，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实，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铭一篇之统体，可见得理一分殊处分晓。曰然。又云：以有之自有父母言之，则一家之内有许多骨肉宗族，如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以下，却是以天地为一大父母，与众人厮共底也。

【朱子语类】：道夫问尹彦明，见程子后半年方得大学西铭看，此意如何？曰：也是教化自就切己处思量，自看平时个是不是，未欲便把那书与之读尔。道夫曰：如此则末后以此二书并授之，还是以尹子已得此意，还是以二书互相发？故曰：他好把西铭与学者看，他也是要教他知天地间有个道理，恁地开阔，道夫昨夜说尹彦明见伊川后半年，方得大学西铭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盖且养他气质。淘汰去了那许多不好底意思，如《学记》所谓“ 未卜[衤帝]不视学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盖天下有多少书，若半年间都不教他看一字，几时读得天下许多书。所以尹彦明终竟后来工夫少了。《易》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须是如此，方得天下事无所不当理会者，才工夫不到，业无由得大，少间措诸事业，便有欠缺，此便是病。或曰：想得当时大学，亦未成伦绪难看在。曰：然彦明看得好，想见煞着日月看，临了连格物也看错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说，是看个什么。或曰：和静才力极短，当初做经筵不见得，若使当难剧，想见做不去。曰：只他做经筵，也不柰何？说得话都不痛快，所以难能解经，而通世务者，无如胡文定公。然教他做经筵官，又却不肯，一向辞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盖他有退而着书立言，以垂后世底意思在。无那措诸事业底心，纵使你做得了，将上去知得人君是看不看，若朝夕在左右说，岂不大有益，是合下不合有这著书垂世底意

思故也。人说话也难，有说得响感动得人者，如明道先生会说，所以上蔡说才到明道处，听得他说话意思便不同，盖他说得响，自是感发人。伊川便不似他，伊川说话方终是难感动人。或曰：如与东坡门说话，因是他门不是，然终是伊川说话有不相轧入处。曰：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便是说话难，只是这一样说话，只经一人口说，便自不同，有说得感动人者，有说得不爱听者，近世所见会说话，说得响，令人感动者，无如陆子静。可惜如伯恭都不会说话，更不可晓，只通寒暄，也听不得，自是他声音难晓，子约尤甚。

【程若庸增广字训】：性情古今人物，本本原原，初无或异，是曰理一，亲疏贵贱，贤愚厚薄，万有不齐，是曰分殊。理一而分殊， 本程子论张子西铭。理一专以理言， 分殊专以气言。亲疏者， 亲亲之杀。贵贱者， 尊贤之等。智愚贤不肖，以昏明粹驳之分言， 贵贱贫富寿天， 以高下厚薄之分言。程子曰：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无兼爱，以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龟山曰：理一而分殊，犹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等差尔。或曰： 如是， 则体用果离而为二矣。曰： 用木尝离体也。以仁观之，四肢百骸具于一身者， 体也。至其用处， 则首不可以加履， 足不可以纳冠。盖即体而言， 而分已在其中矣。朱子曰：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小大之分，亲疏之等，至于什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反其同兮。西铭之作盖如此，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受之蔽，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梏于有我之私。又曰： 言理一而不言分殊， 则为墨氏兼爱， 言分殊而不言理一， 则为杨氏为我。所以言分殊而见理一底自在那里， 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 不相夹杂。厚斋曰： 理一分殊， 犹木同一本，而枝弃自分也。理一而分殊， 分不殊， 不足为理一。

【宋黄勉斋集】《西铭说》：尝记师说西铭，自乾称父以下至颠连无告，如棋局，自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棋，未晓其说，丁夕卯夏，三衢舟中，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予混然中处，此四句是纲领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帅塞为吾之体性，言吾所以为天地之子之实。民吾同胞，至颠连无告，言民物并生天地之间，则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党与，特有差等之殊，吾既为天地之子，则必当全吾之体，养吾之性。爱敬吾之兄弟党与。然后可以为孝。不然，则谓之背逆之子，于特保之以下，即言人子尽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体，养吾性，爱敬吾兄弟党与之道，尽于此矣。

【宋道学名臣言行录】：杨时致伊川书曰：西铭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伊川答之曰：横渠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西铭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弊，私间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以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子比而同之过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

为用也。反谓不及，不亦异乎？问《龟山语录》曰：西铭理一为仁，分殊为义。曰：仁只是流出来底，便是仁，各自成一个物事底，便是义，仁只是那流行处，义是那当做处。问：无逃而待烹，申生未尽子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献公也。人有妄，天则无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听受之。西铭理一而分殊，不是伊川说破，也难理会。并未语问：西铭只是仁孝继志述事？

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说孝，只是以人所易晓者，明其所难晓者尔。问：向日曾以西铭仁孝之理请问，蒙令截断横看，后来见得孝是发见之先，仁是天德之仝，事亲如事

八千二百六十八卷

天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亲，即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于疲癃残疾，皆如兄弟颠连而无告乃始尽。故以敬亲之心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以敬其天，以爱亲之心，乐天循理，无所不顺，以安其天。方始谓之性，窃意横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说孝，是将孝来形容这仁，事亲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样子。人且逐日月把身心来体察一遍，便见得吾身便自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帅，许多人物生于天地之间，同此一气，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党与大小等级之不同，便是亲疏远近之分，故敬天当如敬亲，战战竞竞，无所不至。爱天当如爱亲，无所不顺。天之生我，安顿得好令我富贵崇高，便如父母爱我，当喜而不忘，安顿得不好，令我贫贱尤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当劳而不怨。或曰：先生谓事亲是事天底样子，说尽西铭之意矣。西铭有个劈下来底道理，有个横截断底道理。窃意当时语意，似谓每句直下而观，则事天事亲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断而观之，则上专是事天，下专是事亲，各有攸属。西铭一篇正在“ 天地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两句。乾为父，坤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子兹藐焉。混然中处，便是分殊而理一。问：天地之塞如何塞？曰：塞与帅字，皆张子用字之妙处，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间体，乃孟子气体这充者。有一毫不满不足之处，则非塞矣。帅即志气之帅，而有主宰之意。问西铭。曰：更须子细看他说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则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气，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气，从这理便彻上彻下，都即事一个气。朱子语。张南轩与朱子书曰：西铭近日常读理一分殊之指，龟山后书终未之得。盖斯铭之作，政为学者私胜之流，昧夫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极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乱，盖如以民为同胞，谓尊高年为老，其老，兹孤弱为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龟山以无事乎推为理一，引圣人“ 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为说，恐未知西铭推理一之指也。朱子曰：熹既为西铭解，后得尹氏书云《杨中立答伊川论西铭书》，有“ 释然无惑”之语。伊川读之曰：杨时也未释然，乃知此论所疑。第一书之说，伊川盖亦未之许也。问自恶旨酒至勇于从，而顺令此六圣贤事可见理一分殊乎？曰：恶旨酒育英材是事，天顾养及锡类，则是事亲。每一句皆存两义，推类可见。明道曰：西铭某得此意，只是须得子厚，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已后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要之仁孝之理备于此，须臾而不于此，则便不仁不孝也。西铭原道之宗祖，自孟子后未见此书。观西铭能养浩然之气者，游酢得西铭读之，即涣然不逆于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之语言之外者也。又论弘毅曰：西铭言弘之道。西铭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见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晦庵先生朱熹淳熙十五年始出《太极通书》《西铭》二书，解义以授学者。

【敬斋泛说】：张子厚以戏言戏动，自诬诬人长，恶遂非，莫斯为愚，作铭戒之。目曰：砭愚，以父天母地，民吾同胞，忍为残贼，莫斯为顽，作铭戒之。日曰：订顽，久之又以始目克核之太至，乃改砭愚曰东铭，订顽曰西铭。是固以长者之心，出长者之辞，名长者之名也。亦岂知人之状万殊，而人之情义万万之殊乎？故贤者以贤治人，终不若以人治人，

以贤治人者，君子以情用。以人治人者，乃小人以刑用也。二铭以贤治人，高矣，远矣，其辞婉矣。柰之何贤者一，而否者百千也耶。吾若与张子并世，必语之曰：盖从其初。惜吾之生也后。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张横浦先生集】《西铭统论》：余观西铭大意，以谓人梏于形体，而不知我乃天地之子。下与动植同生上，与圣贤同气，要当穷神知化不愧屋漏，存心养性，以尽为子之道。又当恶旨酒育英材，以为持己接人之方，以合天地之心。而遇困苦，遭患难，当如舜、如申生、如曾参、如伯奇。以听天地厚我，贫贱尤戚。为天地之成我，存则顺天地。没则安天地，乃为大孝之子尔。呜呼！岂浅学小识所能见此兮，学者当自重焉。《西铭解》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乾吾父，坤吾母，吾乃乾坤之子，与人物混然处于中间者也。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吾之体，不止吾形骸，塞天地之间，如人如物，如山川，如草木，如禽兽，昆虫皆吾体也。天地之帅吾其性。吾之性，不止于视听言貌思，凡天地之间，若动作、若流峙、若生植，飞翔潜泳必有造之者，皆吾之性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既为天地生成，则凡与我同生于天地者，皆同胞也。既同处于天地间，则凡林林而生蠢蠢而植者皆吾党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大君谓人主：吾为天地之子，人主主天地之家事，是大君吾父母宗子也。大臣相天子以继天地之业，是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高年先我生于天地间者，有若吾兄，吾能尊之是长天地之长也。慈幼孤，所以幼其幼。孤儿弱子，后吾生于天地间者也。有若吾弟，吾能慈之，是幼天地之幼也。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圣人，合天地之德者也。贤人，特天地之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孤独鳏寡，吾兄弟颠连，而无告者也。疲癃，老病也。残疾，废疾也。孤独鳏寡，老而无子者，幼而无父者，老而无夫者，无妻者，皆天民之穷者也。然数等无告者，与吾同生于天地，其困苦如此。是乃吾兄弟颠连而无告诉也。吾其可不恤乎？于时保之，子之翼也。畏天地之威，若畏父母之严，保其心而不敢少肆焉，是子之敬者也。乐且不尤，纯乎孝者也。乐天地之命，虽患难而不尤，此天地纯孝之子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违天地之心，是不爱其亲者，故谓之悖德，害天地之仁，是父母之贼也。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世济其恶，是天地不才之子，践履天地之形，以貌言视听思之形，为恭从聪明睿之用，是克肖天地之德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天地之事，不过乎化，天地之志，不过乎神，故知化则善述天地之事者也。穷神，则善继天地之志者也。不愧屋漏为无忝。天地之心无幽明之间，止不欺而已。故不愧屋漏之隐者，乃无忝于天地。存心养性为匪懈。心性即天地，夙夜存心养性，是夙夜匪懈以事天地也。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崇伯之子，禹也。禹恶旨酒，酒能乱德，今恶旨酒，乃顾天地父母之养者也。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颖谷封人请遗羹于母，以起郑庄公之孝心，今我育天地之英才，则是以孝心与其类也。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舜祗载见瞽叟，夔夔斋• ， 瞽亦兄若，是舜不弛劳而致父母之悦豫，其事父母之孝，大有功于明教，吾能在困苦中，竭力为善，以致天地之喜，是乃舜之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大舜逢父怒大杖则走，小杖则受，申生不明乎道，乃以死为恭，而成父之恶，不可为训者也。横渠之意，以谓遭遇谗邪，此命也。顺受其死，以恭顺乎天地，如申生之恭可也。顺其受而归全者，参乎？曾子之疾病，而易大夫之簀，是顺其受，而不以父母遗体处于不正者也。吾今能处天地之正，而不以患

难易其节，是于天地有曾参之孝也。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吉甫惑于后妻虐其子，无衣无履而使践霜挽车，伯奇从父之命，而顺父之令，不敢有辞焉。人当患难之际，顺而受之，无怨尤于天地，是乃若伯奇之孝也。富贵福泽，将以厚吾之生也。富贵福泽是天地欲厚吾之生也。贫贱尤戚庸玉汝于成也。贫贱

八千二百六十八卷

尤戚，是天地爱汝，欲成就我也。此天将降大任之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吾存，则顺事天地而不逆，吾死，则安于其心志而不乱。是乃终始听命于天地，而为天地至孝之子焉。鹤林精舍，鹤林先生，晚岁欲作书堂，以理义之学，淑其寓乡之士友，志不果就而没，制干君于苦块荼苦之中，不暇他及，亟建堂于墓左，以绍先志，鲁区区远来，方渍絮以吊公墓，而制干君为设讲席，属友朋俾诵所闻于斯堂，以发其端，辞而不获，谨取西铭一篇，述其大旨以塞嘉命云。乾称父，坤称母，子兹藐焉。至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西铭一书，规模宏大，而条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尽，然其大旨，不过中分为两节，前一节明人为天地之子，后一节言人事天地，当如子之事父母，何谓人为天地之子，盖人受天地之气以生，而有是性。犹子受父母之气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气，即天地之气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举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为大父母，故以人而视天地，常漠然与己如不相关，人于天地，既漠然如不相关，则其所存所发，宜乎无适而非己私。而欲其顺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赋予之本然，亦难矣。此西铭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广之，言天以至健而始万物，则父之道也。地以至顺而成万物，则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于其间，禀天地之气以为形，而怀天地之理以为性，岂非子之道乎？其下继之以“ 民吾同胞物吾党与”，而同胞之中复推其大君者为宗子，大臣者为宗子之家相，高年者为兄，孤弱者为弟，圣者为兄弟这合德乎父母。贤者为兄弟秀出乎等夷，疲癃残疾茕独鳏寡者，为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则皆所以着夫并生天地之间，而与我同类者，虽有贵贱贫富长幼贤愚之不齐，而均之为天地之子也。知并生天地之间，而与我同类者，均之为天地之子，则天地为吾之父母也。岂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节，明人为天地之子，何谓人事天地，当如子之事父母，盖受父母之气以生，则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则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节父母之身，故事亲者，不可不知所以保爱其身。人之性，节天地之性，则事天者，亦岂可不知所以保养其性邪。此西铭之作，所以既明人为天地之子，而复因事亲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乐天者，不思不勉而顺行乎此性，犹人子爱亲之纯，而能爱其身者也。畏天者，战战竞竞，以保持乎此性。犹人子敬亲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违乎理，纵欲以害其仁，无能改于气禀之恶，而复增益之。则是反此性而为天地悖德贼亲不才之子矣。尽此性而能践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穷神知化，乐天践形者之事也。存心养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践夫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则为顾养，以此及人，则为锡类。以此处常而尽共道，则为底豫，为归全以此处变而不失其道，则为待烹，为顺令爱恶逆顺处之若一，生顺死安两无所憾事亲，而至于是，则可以为孝子。事天而至于是，岂不可以为仁人乎？故曰：后一节言人之事天地，当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谓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呜呼！继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亲也。存心养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亲事天虽若两事，然事亲者，即所以为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为善事其亲者也。制干君作堂以绍先志，而因取友以辅其仁，继志述事，存心养性，二者盖兼得之矣。故愚敢述此以为勉，而并以念同志云。良淳桉鹤林先生， 即前吴公泳以，

蜀人寓居德清制干君名磐。

【陈埴木钟集】：西铭之书，以无亲亲之杀。程子曰：西铭理一而分殊，墨氏二本而无分。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刘炎迩言】：西铭以天地为父母圣人事也。人能以父母为天地，约而求之，仁亦不可胜用矣。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而况于人乎？而况于物乎？

【陈亮龙川集】《西铭说》：伊川先生曰，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又曰，西铭仁孝之道备矣。须臾而不于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铭之书，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之学者，穷究其理，浅则失体，深则无用。是何也？是未尝以身体之也。今之言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彼以其分之次第自取尔。非吾心之异也，取之虽异，而吾心则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为言，则象尤亦尤，象喜亦喜。直应之云尔。而吾心未始有尤喜也，能好人，能恶人，直应之云尔。而吾心未始有好恶也，如镜纳万象，过而不留者，盖止于此。而释氏以万法为幻化未为尽，不然也，将以一之，而终不免于二；将黜异端，而终流于异端。是未尝以身而体之也。尝试观诸其身，耳目鼻口肢体脉络，森然有成列而不乱。定其分于一体也。一处有阙，岂惟失其用，而体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说也，是推理存义之实也。西铭之为书也。乾称父，坤称母。塞天地者，吾之体也。师天地者，吾之性也。民为同胞，而物则吾与也。大君为宗子，而大臣则家相也。圣其合德，而贤则其秀也。老者视吾之亲，幼者视吾之子，鳏寡孤独者，视吾无告之兄弟。此之谓定分，定其分于一体也。一物而有阙，岂惟不比乎义，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为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则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当其定，分而不乱，是其所以为理一也。至于此，则凛凛危惧而已尔，心广体胖而已尔，凛凛危惧，畏天也，敬亲也。心广体胖，乐天也，宁亲也。违者，自绝也。害仁者，自丧也。济恶者，自暴也。惟践形者，为能尽其道也。察万化这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穷至神之所自来，能卓然以继志也。隐显如一可以为无忝矣。自强不息，可以为匪懈矣。寡叹所以敬身也。养善所以广孝也。自尽而有所感通，则生足为法；不通而无所自尽，则死可无憾。完其固有而归，则不失其所受；顺其正命而行，则不失其所从。达以自遂，穷以自修，存以自尽，没以自安，是其心无造次之不存，无毫厘之不体。周流乎定分，而完具乎一理。鸢飞鱼跃，卓然不可掩于勿亡勿助长之间，而仁孝之道，平施于日用矣。极吾之力，至于无所用吾力，然后知西铭之书，先生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

【侯氏静一泛言】《张子西铭说》：侯氏曰，唐虞三代，圣人道统正派。至孔孟没，不得其传。濂溪周子，二程夫子，实接不传之统。二程之后，便到横渠张载。盖以西铭垂训子世，明道曰，西铭原道之宗祖，须得子厚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见此书，省多言语。朱子曰，自读张子书四十馀年，但觉义之深，指之远，信乎孟子以来，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无以信其必然也。夫朱子命世之大儒也，注解西铭，止书喜

学，其尊信此书之微意可知。愚伏读之，始实先尊缙山先生之手泽，宋儒吕大临，张九成，朱熹氏之解。比岁先师李舟轩昌道复，以西山后人蔡模演说。命愚录诵已上诸儒，总为一篇，似涉易览。今拨冗之暇，纂附成书，合而玩之。发明奥微，庶几方寸之中；融会洞达而有一得之说。其去先生任道之本指未远也。元儒王奎文曰，是宜冠四书之上。先读西铭，方读《大学》，次及语孟《中庸》。即胡宏所谓《周子通书》，直与《易》《书》《诗》

八千二百六十八卷

《春秋》语孟流行乎天下之论同也。奂然谓东西二铭，与曾子合。西铭主宏，东铭主毅，至于克已复礼一也。洽谓西铭主爱，根乎仁；东铭主敬，根乎礼。至于动静交相养一也。

【元牟[山献]之陵阳集】：俞好问摘西铭，玉成二字，揭之座右，俾其子若孙，因名思义，克遂有成。天地之心，主于万物。其生维何，凝冱摧剥。蒹葭苍苍，受变乃成。霜露皆教，而况在人。贫贱尤戚，是为福泽。德慧术智，是为灾疾。曾益所能，空乏其身，于维此意，未或不仁。父母于子，大岂不爱。厥既爱之，曷骄以败。思之过甚，如饱则伤。所以古人，教必义方。旨兮西铭，造化全体。维好问甫，以训其子。他山之石，攻玉之工。物有相假，始就厥功。彼粗而厉，此温而密，宛其成矣，错落圭璧。如琢如磨，君子自修。既恂且栗，镐发孔周。匪玉其美，伊石其力。匪召其力，生成之德。

【源流至论】：愚尝敬诵明道之训矣，曰西铭之书，仁孝之理备乎此。须臾而不于此，则不为仁，不为孝矣。语录吁精矣哉！横渠之道也。至矣哉！明道之训也。夫西铭一书，埋义奥门[困]，发前圣未发之蕴，启人心未启之机。真可与天地同其休。浑浑乎无所名，恢恢乎无所不及。范围不可得而过，形器不可得而系。口传士西铭赞故伊川一见，不以性善养气者称，则以原道宗祖者言。明道一见，不以达得天德者语，则以极醇无杂者论。然究其旨要，大抵切切于仁孝道。且乾称父，坤称母，此西铭之纯乎孝。人君有见于此，则事天如事亲，事亲如事天，而孝子之职举矣。或谓申生恭，而未免[卧晋]父于恶，而乃取而侪诸大舜之底豫，而遂疑其[马交]，不知横渠之意，非谓舜之孝果与申生同也。特以明事天者，天寿不贰，而修身以俟命尔。夫何疑，民吾同胞，物吾驰。此西铭之纯乎仁见上人而有见于此，则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而仁人之事毕矣。或谓孟子亲亲仁民，自有次第，而乃合而归诸大君之长幼，而遂惑其泛，不知横渠之意，非谓大君之心，果爱无差等也。特以示圣人之心，一视而同仁，而能称物以平施尔。夫何惑，学者尚能志其所志，学其所学，澡身浴德之地，斋心克己之时力于此焉。而求之则孔孟之道可传，曾颜之学可企，而横渠之望于后人者，亦无负矣。呜呼，知西铭者，固以西铭之言为当。病西铭者，复以西铭之言为过。今观龟山之言，有曰言体而不及用，曰有平施而无称物，此犹可也。见上鲍若雨何人，而亦非之，刘安节何人，而亦议之，甲可乙否。互相矛盾。吁！横渠其果可疑乎？如其果尔。则二程何信之笃也。如彼，如曰不然，何二三子复疑之深也。如此兮。疑之者是，则信之者非，信之者是，则疑之者非，二者必有一焉。曰：皆是也，信之者所以知之，疑之者亦所以求知之，信之者固无疑矣，而疑之者亦岂终于疑兮。吾亦见其不能不终归于信而已矣。鲍若雨向尝疑也。及闻伊川管窥天之喻，则幡然而改。《语录》刘安节向尝疑也，及闻伊川造道有得之言，则频然而觉。同上杨龟山向尝疑也，及闻伊川理一分殊一语，则条然风飞，判然冰释矣。又何疑焉。见上愚故曰：终归于信而已矣，嗟夫，人疑先天易为考数之书，得陈莹中之言而悟世。疑太极图加无极之妄，得晦翁之言而释。见《太易图》条。然则西铭一书，所以信于人心，信于天下后世者，幸有二程先生遗训在。

【四书章图总要】：朱子曰：西铭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盖仁是泛然兼爱处，义是截然分别处。故天地化生万物，则为理一，然乾称父，坤称母，其分未尝不不殊，民物并生天地之间，其理未尝不一，然“民称同胞、物称吾与，“则

其分未尝不殊与大合。天下之人，皆吾兄弟之亲，其理未当不一。然至于大君家，相长幼、圣贤、残疾、皆自有等有效期，又其后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盖无适而非所谓分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立，而推理一者，理一处使有兼爱之仁，分殊处使有截然之义。不然爱无差等墨氏之仁尔，岂足以论西铭之大旨兮。右所列西铭之图专以理一分殊者言也朱子又云西铭纲领浑在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二句，盖又主以理气为说者也。沈毅斋先生遂衍其义，有曰自贵贱尊卑之等而言之，则属于天地之塞以气言也。而同一根源，则未尝无理一者，存不可以其一而不差其分之殊，此推行之仁也。自圣贤善恶之别而言之，则属于天地之帅以理言也。而未尝无分殊者，在不可以其殊而不归乎理之一，此存养之仁也。仁之存养者，同乎天而无别，则仁之推行者，施于人而有别矣。虽然气在性分可得而变，厚薄清浊是也。气在命分不可得而变，富贵备短是也。恶旨酒以克己育英才，以辅仁所以求变其在性分者，劳佚生死不二，其所之富贵贫贱，一安其所遇，所以不变其在命分者，惟其付命于天者轻，则其责成于己者重。所以存顺没宁，无忝于父母也。先生此说，发明备至愚，故因即朱子之意而图之，并述其说于左。初学之士，详玩其所以为理一分殊之旨，又参以理气差别之说，则西铭旨义，庶乎其尽得之矣。